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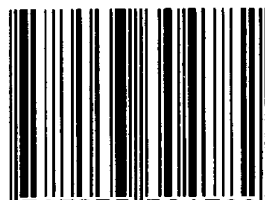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二)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 一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 一二八

省括編二十三卷

〔明〕姚文蔚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楊廷筠刻本

..... 一九九

智品十三卷(一)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斯行刻本

..... 七〇三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

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

一卷(二)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九子

品彙釋評二十卷》提要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二十七

從吾

焦

青陽

翁正泰

泰院

蘭鳴

朱之蕃

國鼎

抱朴子

晉葛洪撰也字稚川自號抱朴子

嘉道篇

抱朴子曰有懷立先生者

苦

秘六奇以括囊合琳琅而不吐謚青音則莫之或問

輝澤則世不得親其光也

蓬戶絕軌躋於金張之閭

以玉帛為草土杭靈規

藉翠蘭之芳茵

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

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用其神

然而嘆曰客皆有頂領之駭

者真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

王守仁曰此言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躍玄杳收斂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王操五斷之風世泰川時云或有一作則

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王石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胡越

本言歡則末梗怡顏如工笑威則偶象顛顛而滂沱抑輕則

黃河清則不能沾方惠令衆著私勤於皇家名與朝露皆

稀詩漢又露體與蜉蝣並化其明生暮死不能久存 忽崇高

於聖人之賢志川逝於大壑嗟窮為先生不取焉

徐州山曰此言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躍玄杳收斂

富不以財也信雲鵬以高逝故不繫於腐鼠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惡之之會是未吝也若夫要離城家以

以自得不結網而魚居之

夫為不結網而魚居之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惡之之會是未吝也若夫要離城家以

以自得不結網而魚居之

夫為不結網而魚居之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七



醉鵝酒以止渴也

昔莊子觀濠者而流泣

為象筌其子莫曰尼父問偶然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問夫  
顯微不覺何而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瘵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  
官叔孫子孫曰公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鵝為以告悲  
賴金勝以親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格命  
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變之德不以激烈風  
起斃末事不以載瑋壁而稱多  
才嗟立罪及宜其然也夫  
之文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爭析璧羽之積則沈舟  
三至之言人月參同名者  
曰曹參殺人其母識自若填又米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中有一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  
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市之尤無明矣三人言而威虎矣  
故江亢疏賤非親於元儲  
致漢子自叙後母做繼非密於  
伯奇伯奇為後母所誣其父  
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  
誣破天性之愛又况其安  
自必嗟乎五負所以懷忠而還  
尸  
伍子胥為吳王太宰臣  
今伐越夫  
使浮之江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  
勿頸也蓋徹見所為果  
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登  
雷同伏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觀金雞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御  
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  
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  
有也畏元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遠亦猶

醉鵝酒以止渴也  
昔莊子觀濠者而流泣  
為象筌其子莫曰尼父問偶然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問夫  
顯微不覺何而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瘵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  
官叔孫子孫曰公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鵝為以告悲  
賴金勝以親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格命  
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變之德不以激烈風  
起斃末事不以載瑋壁而稱多  
才嗟立罪及宜其然也夫  
之文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爭析璧羽之積則沈舟  
三至之言人月參同名者  
曰曹參殺人其母識自若填又米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恐溢而冰涼潤情影而不就陰  
人有惡其影者愈行而影  
穿舟  
而息漏猛而止沸者也  
可止不如絕薪而去之  
夫七尺之骸靈之所生不可受金而歸淺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遊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  
即耕田而  
飲  
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行  
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  
足矣此以言素位而且夫道存則  
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  
者一為以隋珠而彈雀  
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智者  
必不何必須權而顯侯祿  
而哉言不藉權勢且夫安貧者以  
無財為富  
胸中有至  
其卑者以不仕為榮  
吾身有至  
故幼安浮  
海而登神胡子其心於退耕  
逢比  
龍逢有令德之罪信布  
顯布

醉鵝酒以止渴也  
昔莊子觀濠者而流泣  
為象筌其子莫曰尼父問偶然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問夫  
顯微不覺何而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瘵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  
官叔孫子孫曰公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鵝為以告悲  
賴金勝以親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格命  
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變之德不以激烈風  
起斃末事不以載瑋壁而稱多  
才嗟立罪及宜其然也夫  
之文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爭析璧羽之積則沈舟  
三至之言人月參同名者  
曰曹參殺人其母識自若填又米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醉鵝酒以止渴也  
昔莊子觀濠者而流泣  
為象筌其子莫曰尼父問偶然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問夫  
顯微不覺何而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瘵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  
官叔孫子孫曰公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鵝為以告悲  
賴金勝以親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格命  
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變之德不以激烈風  
起斃末事不以載瑋壁而稱多  
才嗟立罪及宜其然也夫  
之文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爭析璧羽之積則沈舟  
三至之言人月參同名者  
曰曹參殺人其母識自若填又米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醉鵝酒以止渴也  
昔莊子觀濠者而流泣  
為象筌其子莫曰尼父問偶然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問夫  
顯微不覺何而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瘵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  
官叔孫子孫曰公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鵝為以告悲  
賴金勝以親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格命  
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無時而變之德不以激烈風  
起斃末事不以載瑋壁而稱多  
才嗟立罪及宜其然也夫  
之文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爭析璧羽之積則沈舟  
三至之言人月參同名者  
曰曹參殺人其母識自若填又米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則市虎以成

逸民篇

屈順之曰此段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抱朴子曰余昔遊于靈芝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  
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歲  
之遐武穆辟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石山棲外  
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  
來無乃去張毅之內執就豹之外望晏盪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迹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遽濡足之泥涇投爐冶而  
不覺或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雄鼠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  
庭粒者安知鸞鳳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為鵲若夫太山  
若星天之雲擁扶雞羊角而上古九萬里雲霓負青天然而  
南其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鵬  
不知晦朔朝菌不知晦朔也朝菌而夕華又云上古有真人  
以八千歲為春朝菌之性大椿之性海可以居海者均於  
虛蛇之性也班固答袁載云惠龍潛於潢子誠喜懼於  
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章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  
之志焉

王應麟曰此段  
本太公談士  
之問見如非  
招致美矣之

仕人曰借使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  
道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  
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賢貴德樂育人才而其於刑殺不脩仁  
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  
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愛

孔氏曰此段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為仕進問答

高上之士可不謂頽甲胃以完月又兼之浮冰以射走之儀又  
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巢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涸魚之池  
則神龜不遊則凡獸之胎則之鹿鹿不時其如子至河而為  
魚則蛟龍不令徐陽獲果殺仰則鳳凰不翔何則子歸傷其  
類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賤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  
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車是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  
遺孽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足金以還曰死馬且買况生  
者乎不其年而賦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

劉純仁曰此段  
又為問答  
又為問答  
又為問答  
又為問答

仕人曰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空賤凡人易之老嫗  
逐之賈嬴不售屠釣無獲地買劉泰王曰太公望之匹夫  
向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乎何獨慮伯華之沮眾和設令殷  
紂以上逃道收而飲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刑魏武帝亦  
刑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白陳不樂出身武  
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上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  
草創皇基後三分鼎足亦一妄矣紛擾日久而求競成俗推賢  
賄以龍躍或階黨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無後生昧然儒訓  
遂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  
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吳起荷戈一人之力  
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大儒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  
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鱗焉也則鍾鼎



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主旋阿左泰曰此言士之虞世不在選民答曰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標位林位功伐何可以言立德善德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駛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崇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義牛之文繡服冕乘輅被義牛之文繡房何之香餌房何之香餌張夫之炎熱夕成永冷之委灰張夫之炎熱夕成永冷之委灰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貧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厦而懷悲鴻鵠登萬岳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修德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田之積王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四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之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也德立言德立言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言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言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縻之為濤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道樂孫卿所尚道義既必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

盛德身滯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細然邪頤毛之士何其細然邪仕人曰潛遠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猶然縱肆不為時用隤隤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吐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心也隤隤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吐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心也而代庖人烹割且扶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我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我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禹稷顓淵易地皆然矣嗟予亦謂孔子賈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高望禹稷顓淵易地皆然矣嗟予亦謂孔子賈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高望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龍犀不沮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感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龍犀不沮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感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翼翼也若無者其背諂屈其支軀俯仰其容儀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道相賴以取近曲公以避遐俗人之不

身集一枝而餘髮皆落。天下成敗由許由。蛇蟠梁上。新井。所用天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餲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  
下為不憂不喜。斯為尊樂逾之無物也。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澄清情理發揚埃穢雕鍛瑩鍊也  
純啓道聰明飾崇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  
在正道於是乎脩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已即孝不特修身也  
皆此物此志也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動之夙夜以勉之命  
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言非李  
以干當  
也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其騎乘之易事猶  
須慣習然能後善即薄伎與射御猶藉  
於習則遷安可貴也况乎人理之曠世德之  
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細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  
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揚子所云甘  
受和曰受采之意故瑤華不琢則耀  
夜之景不發王不琢磨則  
夜光不顯丹青不治則純鈎之勁不就鑄地鈎  
者不治  
丹青則火則不鑽不生火麗於木无  
鑽之則火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  
流不積不深莊子云水之積也不  
厚則負大舟也无力故質雖在我而感之由彼也  
登閨風捫晨搔然後知井谷之闌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  
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孝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臨淵羨魚不  
如退而結網  
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躰不勞而致遠  
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西施俊麗加  
以粉黛猶麗而宿瘤以羞宿瘤加  
以粉黛  
其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迷千雲之梓木為善則槁之  
類公輸子內之結縛以此定下章  
樹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千雲之梓木為善則槁之  
類公輸子內之結縛以此定下章  
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域不也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舸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手載籍欲測淵微而不涉杵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收素絲訓誨所以移家蔽擬雲雲而揚大明即披雲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萬物之狀皆必然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見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埋可令齊堅乎金玉如金石之堅曲木可攻以應絕壘木從繩墨則曲者可使直百獸可教之以戰噴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麟可動之以聲音機百可感之以精誠物類皆可使之化又況乎含五帝而稟靈著乎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馬之低昂中度勢擊之會貴之馴也以馴習有素與彼九馬駟焉本實一類此以飾竟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潦之流不輟有崇一贊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一贊之功不已有特而至於峻極崇成太華岑四句即此意大川涌濤則虬螭群游大川之內有虬螭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釋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兜囊珥鳴蟬杖劍而足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縣自直此子路初見孔子時言也欲任振強之自然尼父善誘崇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居政子房鄙人而灼聚幽獨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礼於王公子房後封章直免於庸陋以是貧人悲寓世之倏忽人生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李德裕也覽周念之作

狂悖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寸陰大禹惜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光陰如白駒過隙如割遊情之不怠損人間之末務洗憂食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收猖獗之遊戲矯書懷坐睡之懈急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絕黑君大賢載文盈玄仲舒命世不窺園門董仲舒下帷三年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絕湖以寫書黃霸抱樞樞以受業黃伯當帝時人係獄中雍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與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科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風令聞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濤商羊有一飛公朝下殿前舒羽而鳴存侯道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方音誕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火出家語言鳥登而洽東甬齊有集於庭而死括矢貫之石望長尺有必陳昔武克商通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諸齊實而言色味是來貢于是商侯貢梧天石器矣出史記諸齊實而言色味是問於孔子曰此澤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也訊土狗而識墳羊管仲曰吾嘗井得羊也對曰丘聞之土狗怪蹟畢也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得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會樽俎間問何骨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塗離畢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獻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即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蘭余之錯何神之有夢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堂後為思



老而憊悴雖救之能辨亦奚別乎贊哉。

抱朴子曰文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記

物而三善皆得者世世子已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

後可以為父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

操刀傷割即泰所嘆人求利之也今君子愛世而以政猶未

操刀而使割割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

也其傷實多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

長乎婦人之手愛懼之勞未嘗經心無憂懼或未克於強保之

中而知青紫之官未離襁抱絕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能勝

位操生殺之威能生人提黜陟之柄能黜人榮辱決於典奪

人利病感於唇舌或於愛惡無時暫愛惡毀譽括屬於耳

設巧言交構之吏千端萬緒百出巧弄所不能詳毫末所不能

窮也即言不能窮書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於此數者

者則則者正者真偽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傾

果覆車之禍乎先哲居焉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以義方雕琢

切砥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賢之

以博覽史之通示之以成敗事之達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

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飲之乎檢括之中授錄若跟

掛於萬仞惴然有如乘奔以履水持臨深履薄故能多遠悔各保

其貞吉也昔諸實家道教之福霍禹受夢意之禍中山東平以

好古而安藥刺由而前事不忘今之良鑑也湯武桀

伊呂其鼎新然辛癸乎推崇其志忽為朋友師傳尤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懷者其經術

如仲舒武帝時仲舒桓榮者明帝時桓榮強直若龍王士者

處士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存亡之軌迹以洗濯

垢泥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居仁曰君道中  
尊之德政身以  
爲天下先特直  
化澤洽末端事  
理然拱思危不  
休朝庭夕惕斯  
又君道所以傳  
也此一設詳其  
道正君德物固  
本防乱之則具  
悉之矣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濁黃判而下流言地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而取諸兩儀即在天地也而君臣道立設官分職

而雍熙之化隆於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先正躬以率萬民去偏黨以平王道善照偏仁黨王道平造私情以操至公公道以率物擬宇宙以籠

萬殊宇宙爲量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真偽既別

見耶耶木打我矣而加之自開  
水以進善進善勾絕玄以黜惡昭德塞違左傳云君人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言

照曜善德開塞惡和庸親昵賢庸用也使規畫其圓矩竭其方使箕者得  
之才繩肆基直升効莫斲斲斤之用匠之以六藝六藝書數射御九

三十九子昂稟釋評  
卷十七 卷抄朴子

有以伸之激濁揚清使使物無詭道事無

非分之朝收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戴即戎者帥者將莫敢憚幾  
顧命豐危亡至悅近以慍遂修文以招攜招亡攜則阜有姓之

財粟聞進德之廣金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  
化治則匿暇藏疾五教在寬書數五教在寬外物音多士於武內建

維城之穆詩宗子維城使親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本茂而沅離盛而無替源之勢沅離而石盤岳詩國勢

陽城口人進也。還觀覲見狐鼠潛匿覲者式焉絕之。見三由之傾殄，則知流川之未可恃也。  
者鼎由之不守，則覺厥噬之不足賴。金城湯池未若人和是

以賢君抱恨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德庭而非休焉  
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夫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民有飢寒則曰百姓有罪則謂之在

予以武王境萬百姓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

於宜易之調不取反迷於朝過之金虎牕以邀暴防之鹿蹄

位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闕善處飛匱概天則懼役夫

之勞瘁百姓之勞茹荼茹苦百姓之失肯綮則憂散授百姓之失失時百姓之失

三才品彙評  
卷八

之美味則屬賦歛之慘烈暗珍麗則忍厚歛於遵放勛之嚴喪  
臨下曰堯之治天下也采椽不斲民而有慘裂之苦  
斧炭不斲冬日鹿裘夏曰葛衣衛文公大帶  
准衛文之大帛記大帛之

衣追有憂卑宮識露華不果文帝作露華召公結之計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

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襄耽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  
今百里有號泣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冤

子胥諫吳王不聽  
賜之鴆夷浮之江盜操舟之杜伯惟人力之呼承廢嫡則戒晉  
獻之巨惑晉獻公寵驪竝庶則念劉表之殄已蒐改川集夫伏

而得士文王出獵以歸識弛網而悅遂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詩  
得呂望以歸識弛網而悅遂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詩  
飛燕之專寵趙飛  
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趙高指恭



顯弘恭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哮喘漢祖所即生之說刻印  
 曰爲下可高祖方食飯吐哺臣孝景之銖銖銖銖從之銖銖銖銖從之  
 帝誅銖銖以防人治之變於六宮之中漢呂后殺戚夫止汗血  
 之求於絕域之外武帝好大勇功外事征除惡笑以遭酒醜之  
 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市駿骨而良馬至軋怒鼂以勸勇越  
 屢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避螳螂以勵  
 武齊莊公出獵有螳螂非足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對曰此  
 下勇士矣迎車隨之聆鷹骨之說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  
 於是勇士多掃之  
 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鴻鵠之舉也惟六翮耳腹背之毛益  
 出歸于餘用人當盡其所長

藏淵中之魚察見淵魚為不祥 操利器之柄怒不越法以加屬  
法不以私言測不可至也 喜不喻憲以厚遺下以私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  
怒而虐 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  
 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  
 功使夫遭劇孟明有脩來之効遭劇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表地  
頃臣之上顏色一變而辭氣不 魏尚張敞雪恥之積射鈎之  
韓三戰之所獲一朝而反之 賊臣晉仲連公 者匡合之弘勳晉仲連公  
公中鈎 為立伯有名高 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韓信伐魏河李左  
其 天下光臨釋縛之左車 吐止戈之高策韓信伐魏河李左  
策則鶴舉化為鸞鸞皆應為也 和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斤園  
斤園荒回可 夜光起乎泥潭泥潭汚濁之地 是以淵蟠若仰赴  
以兩嘉禾

山樓者俯集荆楚山樓皆隱炳蔚內弼煥闕外御政得於上而  
 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遠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畔  
 於敷澤漢高實成見文王之化耕者讓畔行  
 是以七政不亂漢書在德乳王典以齊象於玄枵寒溫不謬節  
 而錯集四靈俗規謂四月足華灼其靈淋灑以膏稊稂種娜  
 而盈箱詩云乃求萬斯箱丹貶逐於神潢趙早乾之神玄厲  
 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木之恭楚時風好風南箕  
 之物無脆時之謂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田園擊囚者五刑  
 寢屑不用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韠裘皮服山樓河窰莫不  
 合歡華面言衣服所不至天地感和重譯夷國寔禽首於彤庭

夫根深則木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造父善御者○馬非造父安能致千里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唐堯虞舜善治  
民而致同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僣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  
天之化君人不可使民困必振矣民則離而傾立至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懷悚而慮  
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微雖日分百尋之秋毫  
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而枚筆端武則鈎銘尼矩切推於指  
掌心於童篇之誦口播清波之辨猶無捕於土崩不救乎危鮮

而後聽斷數苦役而東高易工造費不<sub>急之益</sub>衆珍玩<sub>園聚</sub>

馬行不遠而庸主縲步控縲而自以爲過  
按轡徐行自以爲安而思危欲微交手僉而自逸安其

功成治定而悲急匪荒或綴旒視若物累外左傳累十二紀而  
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然則之沒曷用肯欽明之高濟  
哉亮辭之欽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九子品類彙編 十七卷 卷十七

廿四

臣節篇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侯群詰之翼亮用縶魏又之  
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積其疑四門穆又百揆時序實無僧  
憂之憂阿閣有鳴鳳之巢也東齊特無阿閣之元首方  
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  
者備乎覆餗之敗功勳足折其公陳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  
放之禍不至放  
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竊緣令犯頑戾又  
匪朽者安上之民翰也忠主保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言諛  
臣過爾遠者杜稷之體也言骨類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正言  
極東雖伏斧鑕而盡言而不避忠而見疑諱而不得者待  
放可也必死無補特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  
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托無所容申絕不顧私明刑而不  
濫乎所恨私怨審賞而不加諸附已實不為不專命以招權  
感庶事之不康也儉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  
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以砥節自  
居已則以羔羊為飾詩羔羊言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  
特衡執銓斯平懷而無彼此儀肅公之宇宙張陳之畫奇張  
陳平出  
奇制勝  
追周金之畫規准二鮑之直視地求地宜節

依此其行臣等  
以此為悅

後漢書有不能執恬殺之守終其此離絕象身之分  
彼韓英失忠之禍信以出不辭勞入不數功勳勳引過讓以  
先下專誠祇懷恒若天威之在頽也左傳云天威宵風虎視有  
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托則以伊周為師表公補或王首輔  
寄托官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像則宜特贊相送往視君則竭  
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驚雀莽行疆場則恭親終  
李牧之高縱李牧傳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以文翁  
臣為民興利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威  
祀而無憚况出屏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責以顯親託良哉於輿  
歌善哥元昆吾藝器能者鑄動輿間后稷亦何人哉

二十九子品  
卷之七

抱朴子曰人臣動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孫弘然而功  
不茂則羞命之安高也無德而廣高優信思順天人修養  
聖居謙聖居謙而乃終有慶易勞謙君泰足則蹈道度杭手則  
奉繩墨重雖濫而悔辱亦必遠矣雖未蒙重而必遠悔  
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  
謬而誦笑贊善教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冷色取悅上蔽  
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人臣之義內樹背公  
之黨人臣無背公雖才足餘非言足文過專威者趙高趙高  
有指鹿為檀朝如草未有不身高刻銘家靡湯火者也然而  
愚瞽合正即和遠真信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無禍之集賢

良規篇

抱朴子曰翺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群之禽夫翺鳥不擇木而  
出而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為士者不相時  
也則飄乎猶應龍之望雲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失  
陸人之失時猶是以智者藏其器以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  
若乃高嚴特實非細縷所綴若之將墜龍門非獨  
遇天之所水豈則不苟且於乾役言射利也利為利為  
不投險於僥倖矣投出張揚傳始為小吏範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  
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孫琳

胡流言載路謂公將不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則霍光  
於及身家亦尋滅其後頭為雲孫琳祭陰未移首足是所皆笑  
肯未絕而號跳已反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  
可救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事以歸罪故周公藏策金勝內包豺狼之禍心後以曲於伊  
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





五

抱朴子曰德踐言其大立言行金根指錄清紫其貝富美何

卷之四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其次立言行全操操清操其具雷美和

必王帛之崇乎此吾心之至雷又焉其志不降不辱而行不

斯則貴矣何必清紫之薰乎以吾人之所薰建俗民不能證其力

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

蹈蹻乎言不必用世凌雲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躡蹻

短乏是則深矣其深也人莫何必洞河而淪海乎言不必垂然洞河淪海以

為四海奇備一身兼括四海雖室有懸磬之憂即貧而室如懸磬出左傳可以無虞

乎鑄山而煮海矣昔禹鑄莊山之金管仲煮海以爲海○言已無疾於是身處鳶獸之群

隱居與造物豈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姜維公碑云珥香貂乘王輪勝則綺繡仇誇區藉則

東坡評本七卷本

王璫青眉動具華童生具  
五男○言已不謂於是

抱朴子曰潛雲侯慶雲以騰飛而騰霄漢以墮致風以

虛藉勁風以凌空素艷眞如發而躍曰魚躍入王冊白雞

合周公旦轉成王而來朝重譯始獻白雉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光武皇帝本紀第五十五

而成漢業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

高節以外物也則量貴可遺高節起世之夫故支離之儻在

而怡彼遊心於比人實更棲高岫而得意焉彼恣意於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言不必求全能事不可單兼言不能並兼故懸

3

子 134—16

泉明而可蔽自月可山川而可移移山川可金玉剛而可乘  
時而堅堅水密而可離時而解公巨不能與宿民跟跲於憑  
雲之峻伯氏高峻即周仲尼不能與呂梁較技於百仞之溪  
呂梁之水則仲尼不能與之較崇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則其音日月不能  
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  
情其大五岳不能制其峻以副陞者之歆其高故廣重不能脅  
其輒以首通於狹路廣重安能高士不能擢其節以同塵於隘  
俗高士安肯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陰陽二氣三光以普照著明三光  
日月星無萬華以藏疾為曠萬華至北運以舍垢北運以舍垢  
稱大北海至廣大凡川碩儒以與進弘道道大則曲成遠數以  
博愛容眾愛情可以  
抱朴子曰雲龜之甲不為戰施龜甲自有可用麟角鳳爪不  
必為開設麟鳳之角爪自有可用故雉生不釋劍於平土雉不釋  
亂世始佩擊柝不輟倫於思危夜行擊柝用戒不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重者璉璉不以居深而止潔  
潔者自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時有否滯而守正者不以莫  
賞而苟合君子所守至正豈以貪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登玄圃可浮溟海者識池沼之

福福以福被被九九典典乃乃覺覺牆牆而而為為鼓鼓九九典典被被而而而而聞聞至至實實乃乃  
知知拘拘俗俗之之多多迷迷一一剛剛至至道道則則拘拘俗俗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其本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  
分分寸寸之之燼燼無無炎炎遠遠之之熱熱其其本本以以隙隙穴穴之之中中無無炳炳射射之之輝  
虎豹虎豹之之文文鈎鈎曲曲之之形形無無繩繩直直之之影影望望影影之之直直參參差差之之上上無  
整齊整齊之下之下望望之之整齊整齊  
抱朴子曰不觀瓊瑤之煥爛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以瓦礫與瓊瑤  
之之可可不不觀觀虎豹之文蔚則不知大羊之質漫以大羊之質漫  
較較始始知知大大羊羊之之質質漫漫以以大大羊羊之之質質漫漫  
如如下下里里巴巴人人之之足足識識儒儒雅雅之之汪汪滅滅爾爾乃乃慙慙不不學學之之固固陋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王王盤盤不知不知全全用用之之埴埴填填寸寸裂裂之之錦錦被被未未盡盡  
完完之之常常布布故故夏夏姬姬之之無無禮禮夏夏徵徵詩詩之之母母有有不不如不孤孤遠遠之之侵侵襲襲  
貴貴之之多多非非不不如不貧貧賤賤之之履履道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右右關關美美既  
內內不不揆揆德德進進取取又又外外不不量量力力猶猶輕輕羽羽之之投投洪洪鑪鑪以以輕輕羽羽未未有有不  
化化飛飛雪雪之之黍黍沸沸魚魚湯湯之之沸沸委委之之以以朝朝雨雨之之試試于于將將朝朝雨雨之之試試于于將將  
則則斷斷之之羔羔犢犢之之犯犯虎虎也也以以君君子子貴貴自自度度也也  
抱朴子曰三辰三辰星也星也蔽於天則滿景暗於地雲蔽之根藏於  
政則柯條瘁於彼柯條自瘁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緣於

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履頭者

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腰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楚葉城過胡

而禍發帟帳始皇築萬里長城以衛胡而漢武懸旌萬里而功

而變起蕭蕭不年有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時世為奇役御

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玄霜結則五明不用有

大多漢公卿大降暑熾則裘鑑退漢公卿大則武夫奮節武夫奮節則文儒

則良弓發後免多則鷹鵠走于戈興則武夫奮節武夫奮節則文儒

起

王九子聖賢評王九子聖賢評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瞻積石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瞻積石

源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參而去繁柯源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參而去繁柯

失本匙不枯記叛聖遠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江河辨源五河分派起單注海日卑下而注於

九折而珠金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感悲香非一而並

芳味不等而悉美言其致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飭為其末粉飾文為壯化俗以德而言

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裘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俗而文辯可以化民變

抱朴子曰衝騰謚氣則轉達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承理故未

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實而俗負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者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地

而引沉鱗於江海池深則江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

之禽樓設象於禁蓋而翠鳳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

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至而壯士雲赴出陣有

其勇其勇而輕疏故公曰此何也此何也天下勇士矣天下勇士矣

句踐曲躬於怒龜而戎卒輕死死出見怒九

頭齊桓公而和角之俊至枯骨掩西伯而三分之仁治

抱朴子曰昔讓在參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

唐以鹿裘臻太平竟治天下齊桓以拍紫止奢競齊桓公

而止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音者明者觀機理於玄

微之末形察理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師

不統其子識殷人塵臺之禍於象著之初王之王王初著者將

此以求天下不足矣夫方珍異之物為宮

抱朴子曰三儀天地人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

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明破

有德之人則而非儒非儒所能用也以立威惠下逮則遠人懷

德則遠者來而非食者所能辨也之儉各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謂於風也故保利涉之謂涉險也福可以利成謂利成則福至善治政者必戰戰兢兢於得失謂戰戰兢兢於得失故君子惟求之虞故閭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堯舜隆於機則尋常遠於謂尋常遠於則堯績以朋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遺澤之失謂賞猶春雨而無遺澤之失而無遺澤之失謂賞猶春雨而無遺澤之失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無也謂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無也伏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謂伏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謂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謂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實則之柄術利器也謂實則之柄術利器也人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謂人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勢去則謂勢去則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用常所以奪齊也謂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用常所以奪齊也握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謂握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謂索遺劍楚人南射於水膠柱不可以謹言謂膠柱不可以謹言膠柱不可以謹言謂膠柱不可以謹言故聚蓋不設於晴明謂不設於晴明非為蔽目也朱輪不施於涉川謂朱輪不施於涉川朱輪不施於涉川謂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謂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也非如絕薪之去火也謂也非如絕薪之去火也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謂丹書鐵券王者賜丹書鐵券謂王者賜丹書鐵券以封國刺牲飲血盟約不能救虐約之契則難以結絕檢矣謂以封國刺牲飲血盟約不能救虐約之契則難以結絕檢矣五刑九伐謂五刑九伐五刑九伐謂五刑九伐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譴諍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謂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之謂先意而許之未若察其事而試其用謂未若察其事而試其用其可用則用之而距之者謂其可用則用之而距之者距而不納謂距而不納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謂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實則倭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謂實則倭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驚震輿望於大輅望大車之駕謂望大車之駕戎龍馬揚鑣而電騁謂戎龍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謂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謂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朽木遇大風則折謂朽木遇大風則折舍隙之屋雖以值滔天之濤謂以值滔天之濤頃刻而崩謂頃刻而崩故七百之祚謂七百之祚祚三千之世謂祚三千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謂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也謂也虜雲之禍謂虜雲之禍虜雲之禍謂虜雲之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謂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謂信耳而疑目者信耳而疑目者謂信耳而疑目者則疑之所見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主嘆息於韓非之書而相其為人謂則疑之所見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主嘆息於韓非之書而相其為人漢武慨然於相如之文謂漢武慨然於相如之文司馬相如之文謂司馬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懷或納諍而誅之謂既得之終不能懷或納諍而誅之雷而歸之謂雷而歸之此自遠患也謂此自遠患也不以治非使自致謂不以治非使自致或放乎散此蓋棄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



色也葉公若室皆難盡以龍於足天龍為雲

抱朴子曰摩尼名不實朗則無別於積礫也化紀不凌霄則

才沉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鮑靈終此於淵濤結集驥驥於

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上說龍乘雲而直

抱朴子曰棄金壁於塗路於野外則行人止足足不謂不錦統

於泥濘則見者驚咄惜之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固之伍高世之士不庸固之伍

為病由來久矣

達者不極其窮或責其久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力則無懷山之源崇峻不凌霄則

無彌天之雲山高則雲興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則施澤厚才不遠

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方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則周

章九咳即九凌風踊雲不蹶不閱者以其六翮之輕勁者夫良

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才智之士為

抱朴子曰湛術忘歸不能無絃而遠處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

器哀起俗接華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練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於涸源

王守仁曰此語

抱朴子曰朱練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於涸源

源之燿耀之膏詩云燿耀膏行不能使高望形志盡利

不能使芳風遐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黿黿龍不吐吞舟浪滔天

峻山不極天則不能翻林琅描雲雨山高則雲雨降立德不

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

勳而凡夫朝為蜩翼之善為善性微夕望立陵之益益受氣猶

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望收成之富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

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寒裳以越境

海濱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寒裳以越境

抱朴子曰泥龍雖深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鴻烈之龍安

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按禽安能凌風此四句即

狗雖飾以金翠狗狗用以而不能躡景以遁近才雖豈其

祿我之亦雖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地之烈則

抱朴子曰毒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者司短也

之才小任大則泣血連如荼霍荼霍為戒厚矣既之鑒明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飲山季之塵山季之塵山季之塵

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弱草摧弱非

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弱草摧弱非

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弱草摧弱非

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弱草摧弱非

有口者  
抱朴子曰佳煉之畢樓不肯為御鼠之戾天御鼠戾天以共

有口者  
天玄蟬之繁機機故清靈不願為螭卿之穢飽是以禦寇子刻不

者不拘於勢利  
納鄭陽之惠曹參不美晉楚之寶即晉楚之富下及也五句意足

者孔教曰淡泊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千鈞之鍾是以

者不拘於勢利  
漆園莊周為思惠有捐金之數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海順之曰君子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熊羆力能制八狐狸有捕獵之獲能金鶚不競擊

次坎其所失  
於小鳥鷄焉飛揚捷翻鸚鵡張耳未遇時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爲外抱關

王應麟曰人君  
朱亥蚩勇於鼓刀名池

王應麟曰人君  
抱朴子曰懸魚感以芳餌魚以芳餌而受懸檻虎死於籠狐虎為狐而受害不

可以釣緇致者必脫網也不交路約不可以機奔誘者必離虞

王應麟曰人君  
也麒麟騶虞不入机弊世有

王應麟曰人君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滯九鼎雲凡天馬知濟下情之苦屢責者赴

王應麟曰人君  
怒辟下之勞知下人之勞然根朽者尋本不能保其千里之後

王應麟曰人君  
也舜大之木根朽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民至地

王應麟曰人君  
能保有天下

王應麟曰人君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寢思也不敗

王應麟曰人君  
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小魚假身於龍之側魚久不散以網罟加之

王應麟曰人君  
蚊集鷹首則鴛鴦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蚊不謹杜

王應麟曰人君  
風不素同意何

王應麟曰人君  
者其所以然也

則知仁曰吉人

抱朴子曰靈察默然而吉凶昭著於無形夷易安和而吉春建

者信必著

何孟春曰正

抱朴子曰筮巫之俗惡旋盤之容素其端之狀被髮之域博量

法之教曰但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穀之燔焚山救之炬燭非撮壤不能

全有十日廣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犴獨虎萬雀不能抵鷹疑其撲撲不及希

三十九子曰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處當首其分猶林守

五世秀曰

抱朴子曰震雷動於幽岫之中不見天曰疑水懷悖而不

素貞子曰

抱朴子曰震雷動於幽岫之中不見天曰疑水懷悖而不

能周欬冬之華霜水宋臨礫石而不能靡蕭之木故至霜行

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彌弩危機弩機嚴鐵銜弦嚴鐵至可忌也而勇雄觸

之而不猜猜而不預聞政亂邦惡疾妬能甚難則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之未使人不交禍敗奄及而

不振禍敗奄及而不知避乃大智之所去也智者明於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

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韓信之功不著長君繼

軌則伊霍伊尹霍光之勳不成尤顯昭立故病困乃重良醫世

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多欲多人情好榮畏辱則憎毀之情意

得失人事有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於愛惡窮通不足以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外物

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吾心之和不為利害浩浩乎非詭

所以為大音和氣所以崇我貴安黃遠遊而不與其曠死生本

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胡恤焉



之餘力。不能洞鑿。發強弩之末力。不西顧之落暉。不能照山。日暮西山。安能遠望。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鍾日月有不可以比。營燭之真。權火也。黃河雖混。渾不可以萬。沼止溪間之清。澄山雖明。猶峻於丘垤。

虎雖齧。猶猛於豺狼。言荒雖瘠。而威則倍。賢人君子。抱朴子曰。神農不夕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四經治。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禹治水。玄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深淵之鱗。龍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至人。無欲。非。故呂望有

鴻立之夫。河涓繁伐。檀之民。詩。坎。伐檀。子。其。力。意。於子陵之巷。子陵高卧。不屈。光武王。蒲輪。虛及於徐生之門。徐稱明帝。以蒲輪。迎之。徐稱不應。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聞九韶而深沉。飛鳥魚。故交。棄之。燥煥。不能悅。裸卿之目。采麥之清音。楚。平。作。不能楚。練之耳。深。卿。楚。練。其。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伏。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痛。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憎于裸跣之卿。裸。身。其。賤。絕。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其。曲。水。心。食。其。饗。餐。者。疾。素。絲。白。者。之。皎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豈。高。操。之。孤。立。之。陳。猶。賈。駘。之。惡。同。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聞九韶而深沉。飛鳥魚。故交。棄之。燥煥。不能悅。裸卿之目。采麥之清音。楚。平。作。不能楚。練之耳。深。卿。楚。練。其。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伏。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痛。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憎于裸跣之卿。裸。身。其。賤。絕。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其。曲。水。心。食。其。饗。餐。者。疾。素。絲。白。者。之。皎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豈。高。操。之。孤。立。之。陳。猶。賈。駘。之。惡。同。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憎于裸跣之卿。裸。身。其。賤。絕。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其。曲。水。心。食。其。饗。餐。者。疾。素。絲。白。者。之。皎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豈。高。操。之。孤。立。之。陳。猶。賈。駘。之。惡。同。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憎于裸跣之卿。裸。身。其。賤。絕。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其。曲。水。心。食。其。饗。餐。者。疾。素。絲。白。者。之。皎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豈。高。操。之。孤。立。之。陳。猶。賈。駘。之。惡。同。

利。人。嗜。利。見。醜。女。之。害。國。色。文。婦。卑。視。醜。女。見。利。同。利。者。惡。之。醜。女。之。害。國。色。文。婦。卑。視。醜。女。見。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君子之非。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火大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傳喻篇

抱朴子曰：盈平萬鈞，必起于鎗銖。鎗銖之積，始於疎秀，凌霄必起。

於分毫。分毫之積，始於毫末，而南溟就無涯之曠。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遠景而不勞。言騁馳，因風凌波者，雖

濟危而不傾。言舟楫，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

抱朴子曰：環璽瑤樹，無涉川之用。言璽瑤之器，徒有介

之能，無涉之乎？是以介榮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徒有介榮而無政事，不足以

足以致亂。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才。徒有儒雅而無治畧，不足以

王世貞曰：將者，大者不窮細。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無侯坵垤之懸，黎結綠

玉不假觀於瓊瑤。美石似玉者，是以美儒不群，而幽惠之分駭峻極

獨立而衆會之響振。

抱朴子曰：衝颺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言水之用，不涸於小，大鏃金石

而不能耀烈以泥涇。言火之用，不涸於微細，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批理治

之策，信能戰而終侯扶社稷而之承對之給，而無應對之才。

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受命為難。好名之人，重身者，不以近欲

一毛於連城。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聖之遠規。凡九遠，騰小鳥，不知鳴，

之非匹。鴻鵠冲天，鳥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米，淺識者嘆孔

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犀兕之鋒，則宣惠之良，効於明

試，明試有功，則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皆無殊。同者，否者，並

與斗，並任則駟騏驎，駟駟不異。並任，何以別？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

是以鷦鷯，雖小鳥，倦翮猶不越乎蓬松。其飛也，不遇蓬松，則

眇而戾蒼昊。一舉而翔，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疆隩所以表靈，權柯碎棄者，區惠所以

增勢。是以夷吾控檻，管仲之囚，而達匡食之績，九合應侯，國

折而著入秦之動。伯樂成

抱朴子曰：精銳舛迹，則凌遲者，慢強弱異科。力有強弱，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頭擢，權信受策，而庸諱怛慎，以疾其趨武

安功焉。言起功，而范睢飾談以破其車。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音口之藥。言音口之朽爛，材不受

雕鏤之飾。雕鏤無用，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精忠徒至，田

豐見微而夷戮於直言。直言卒至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琴不能以大夏孤竹

不能莫吹而吐清聲。蕭管不以無絃而吐聲，是以官軍者，稷尚不能康

續官卑即稷禹之權薄者伊周不能錄升平稷薄即伊周之聖不能共功權薄者伊周不能錄升平聖不能共功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深者禍生於周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李斯為秦所族乃思欲牽黃犬上東門不可得也東越有悔盈杭之文種文種投首於越雖悔其何及焉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實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北鍊而南金不虧其直其質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其性也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達仁捨義雖善願不足吝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亡隋時人不肯遠仲由其心以赴刃斷難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繫繫繫繫繫憂虞不可以一勸沮化是以惠施  
患從車之苦少在周憂得魚一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冰火而炭然躁靜有飛沉之異自飛沉者自是以墨翟以重爾怡顏其更以道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傾蓋徒交蓋駐車孔子之刺道也道異則白首而無愛卿陽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者知  
抱朴子曰餘腥鷄首餘腥鷄首名鷄首也涉川之良器也也擢之以比狄則沉漂於波流焉清汗血馬也迅趨之駿足也也御非造父則傾債於險途焉青萍葉曹也刻鋒之精絕也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掀亂之神物也用者

非明哲則速有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謹詭不可以巧言弭弭弭不巧言恨不可以虛事釋不在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水以灌火懷水不可重以却暑重不可遂尤以逃影影不可逃穿舟以止渴矣穿舟以止渴矣  
在水穿舟以止渴矣在水穿舟以止渴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非所堪而虛任虛任不堪而猶水既之盛沸湯水既盛湯之包烈火綴金鈞於腐索腐索萬鈞萬鈞加倍載於扁舟扁舟之小扁舟之小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負薪施有反義負薪之喻九成六九成六  
變節之樂一成至六不為龔夫設龔夫設高唱遠和高唱遠和  
庸患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力下竭矣而後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性求猶斷根以續枝續枝續枝之根差以接其以裨腹創背之肉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慶變以也隅俗猶刺高馬以適車車削附驟也以統攝統攝斷長劍以赴短繩刀鞘割尺璧以納促匣匣也促匣促匣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鱗也不出窮谷之隘隘也窮谷窮谷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培塿之卑培塿培塿

不吐庸微之口金版之高第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板則足  
以知其本之不細其未暇親汪藏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  
遠者其文博  
抱朴子曰桑林鬱鬱所以無補栢木之連涸常帶日負  
之無解黔敖之家伏有飢者家扶輻輳買然米黔敖左奉石  
右執領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然爾綿綺之  
差疎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然不食而死然爾綿綺之  
自出桑林千倉萬箱於是乎生青壤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  
末  
抱朴子曰體粗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古詩云落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史云吞舟之魚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不相  
能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德不配位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良藥苦口嬰甲  
胃之重令者所以捍鋒鏑之集甲胃所以潔操履之拘苦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苦操履而拔萃之業可成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  
惑也言之廣心者  
抱朴子曰驚風競粒於庭場則愛襲於鴉鵲龍麟雜廁於芻蕘  
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商山棲峻以播遐世之操下隨赴深  
抱朴子曰浚井不深則泥渾滋積毒教不耘則莠穉彌盛而  
不思則疑闇言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  
其有共於貧窶貧而無用則雖欲選漂於心不寄意於  
其有共於貧窶則未知其有別於庸微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女也校治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賜  
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帛接網組帳重綵則醜安弱矣丹帛組帳皆華麗  
朱添致飾錯金炫耀則枯木隱矣朱添則枯木隱質是以六藝  
俗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舉集則孤陋遊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鬱鬱則羽族雲萃鳥歸之玄淵浩汗則麟群競  
赴淵歸之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王有  
賢人之聚此而錄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馳驅之足追風而不能騁逸放於呂  
梁梁之水非凌波泳淵之屬修鱗竟能而不能陟峻而攀危  
陵峻崖而攀危故離朱古有明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辨八音  
之雅俗折秋毫而予野合通靈之絕響即師曠之而不靡指  
白黑於咫尺能審音而不能辨色  
抱朴子曰四聰廣闊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能交赴故博  
采之道弘則異聞興異庭燎之耀輝則公族附則奇士叩角  
扣角而歌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  
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



議治表也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龍駭危苦於峻峻之中，不樂啼守之役。吉光醜濁，水獺之野，不願犧牲之飽。狐竹不以絕粒易鹿麋，富貴之財，子薄不以困賈買銅山之璽。文帝時使書相相郵通曰：富貴之財，子薄不以困賈買銅山之璽。

抱朴子曰：棄衣燦爛，非隻色之功。道素五色之服，萬世之峻。

抱朴子曰：一匱之積，故九子任而康，疑之績，懸其疑，四士授而佐命之勳。文王任四臣而成功。

抱朴子曰：翠鳳無翅而天飛，虺無足而雷走，不為足上，虺無耳而善聞。文子曰：虺無耳而善聞，不為足上。

抱朴子曰：明無口而揚聲，故舉音而與，辨者同功，晉野而。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寒賤者實未必副其名。故才不能咀嚙其舌，為時二為舌，不能別味，靈耳不能望其聲。

抱朴子曰：識氣金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狀足不能尋常之遊。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而失養由之射，養由基善射，去。

抱朴子曰：垂陰萬畝者，必出於極之顛，滔天寒陵者，必發於。

之源，遊世之軌，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抱朴子曰：衡鴈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蜚螭值之而反滅。

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恨重華出於父類母類不可以祖  
稱量衡霍也衡霍去病皆漢武臣  
抱朴子曰志得則類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足  
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隱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綠竹金石五穀貌  
顏而快耳不異繳飛以生絲係矢鈞沉以蓄舉宜抑以取歡  
而有獲同功樹助音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曹者害厚實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窟羽南禽  
穴豹死於文皮豹之死以皮鯉鯉積而玄淵淵虞鹿聚  
而繁林焚金主崇而冠盜至名位高而憂漬集  
抱朴子曰南風蕭蕭則絳扇扇風寒故麻之絳扇扇風寒故麻之  
舟車舟車所以登危干戈雲擾則文儒退以亂亂既平則  
武夫黜武不可用於  
抱朴子曰價值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  
者不候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  
乎潢汙之中矣潢汙潢池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童角  
之徒矣童角童角者安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莖芳秀不礙於仄園  
之壤是以受玄主以告成者生於四野門門水玄主告成  
故曰生於四野之門承曆數於文祖者出於頑腐之家頑腐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  
宋野有退舍之榮榮公三言言殷朝有外奔之昵昵屬四環王  
自遠廣之表應者鹿馬變於蕭牆之裏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即荆卿朱公朱公力比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  
馮婦孟賁馮婦生拔牛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  
辨於淺近之徒達人儒士不變觀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嬰帶非  
廟堂之飾貫甲嬰帶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行刀爭垂紳振珮不可以行刀爭  
矩步不可以執火拯溺矩步不可以執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  
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  
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任姒女英女英之妻太女英之妻太不以至纖為  
首首言不以至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言不以至纖為首故澄視於  
三辰三辰者不遑紆轡於井谷清聽於韶虞者豈暇垂耳於三辰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移能仲尼以表  
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外錄而如家供伊尹形春攝



二句出及龍陽朱朝龍陽縣王美人即得魚而歸猶士偶之冠

夜光籍儒童卸猶錦統之乘塵埃也

抱朴子曰勳華堯曰放勳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堯之

內亦下肖是也商於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微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水霜霜殺不

能凋殺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四句喻大者風

湧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草發華四句喻細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諸以擗景沉間孟勞須楚砥以飲錄

驛驛之馬待玉孫而致遠令使侯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龍焉於庖人之室王結且

幽饑而不樂為珠於濯龍之庭是以撥蠅之隻王結且芳萬物

於分林垂綸之生即唐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員舛狀近止具歸故渾象導於行健天至尊

貴於安貞也至貴七政日月五四時之氣以周流成功五

獄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嵩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采墨藉中

以載馳存國千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立固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

壽

心勞故抱蔓灌園者欲於台亭於陳仲子梓三區繁如穀者美

平鼎食伏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即為飲食歸宗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即周公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驕虞仁獸側足

以踰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指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

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秦攻韓急韓王遣非說秦秦王悅

患不如而刑孫臆臆以法斷臆而足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倘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

雖露穀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問巨關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慮長才日月扶重

鳥之食寸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山不害凌山

之流奢惜不足以廢夷吾魯仲齊奪田不可以薄蕭何蕭何為

宅以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司馬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並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臨於不露

之日擊雉免則驚鳳不及鷹鷂鷹鷂善搏雉免者引耕犁則

龍騰遠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憂如之世碩生逸亦不

平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綽而項領則驕驕與寒驕同矣寒驕良馬也失林而居檻則後伏與驕驕等矣驕即後退類驕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  
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繫維之駿責匡世之勳於駑騁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損茶如蒿者必無識其之心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北鄙之音其音殺以淫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九成奏而天神地祇格含吳秀而伏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惟悅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遠移於道行故策抑淵濤窮而困則遺愼問之心振燁宸衷振燁耀之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係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僞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慮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尚父即太公望也姚賈對秦王曰韓信者乞食之餓子韓信未遇時蕭何當其布者刑戮之亡隸蕭何當其布者刑戮之亡隸當其行能安於危殆之中二句言未遇則彼庸伍謂為其倫類  
抱朴子曰四靈四靈龍虎鳳麟也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希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恭而御驢羈絆於憂責哉有用之人用也

用戎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汨不以身外榮修生者不以名汨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表外極能而授者不負責於力盡故城堯燭者不煩滄海堯燭之職不煩滄海之水扛鼎者扛鼎者項羽也不事為獲獲力能運薪薪蓋不宜枉驕驕之脚驕驕任驕驕不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依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大白之艘王戊釣造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千鍾之物名詩燭耀霄行不能並表微之豪長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所限也  
抱朴子曰逞人美下里名之淫電而薄六莖之和音六莖頌頌白五莖庸夫奸悅耳之華樂而惡利行之民規故樂其其  
抱朴子曰瑤琨瑤琨王琨美石似玉者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王琨不能抑林山水所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細疵謂巨美語大則不可以累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張良舍韓就漢而吐六奇六出奇計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彭越起而連弘勳以佐  
抱朴子曰五嶽五嶽東嶽西嶽南嶽北嶽中嶽魏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魏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而此民宣尼汎愛而與進汎愛孔于六

貴賢篇

青陽曰明主必  
得美臣以成功  
主以顯其德此  
自其始也  
之好與與士而  
不用求因先充  
士之志乎抱利  
貴矣之始矣有  
為國者宜深察  
之

汪見坤曰以下  
既近世弱國  
而不知用者

抱朴子曰舍輕輿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  
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鵠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鴻鵠六翮以凌虛淵  
亂之天淵者靈鷲之偕也靈鷲偕以飛騰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  
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  
士而不用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合騏驎之良夫拔立國之否  
滯淹滯立國之舉遺陋之幽人滯淹滯立國之舉遺陋之幽人  
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  
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已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  
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  
尚不汲汲於聞達者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  
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範必  
須良佐也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意以下又列為一段議論  
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中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  
之何理承家繼體承家繼體于崇替崇替也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  
游宴般于敗德般于敗德而于酣樂酣樂沉湎沉湎聞淫聲則聽  
見艷色則改視見艷色則改視後應明止此二事後應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術  
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尚上可以安社稷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尚上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  
而至自禹夏而至自禹夏外外新器新器示味示味無而而者無而而者定傾之器能行定傾之器能行  
危定傾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暴良臣棟衡之禍

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穿井求水以救火而止  
田哉田哉其何能為其何能為夫庸謀猶不可以不斟酌而卒盡其力安可  
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篇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存臣實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  
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說哉言平昔  
者荆子終南而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見綱子賤起  
家而治大和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說苑子賤為單父宰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數以治齊桓殺兄而立為歡其行被譽  
以之術也齊而理民不忍欺齊桓殺兄而立為歡其行被譽  
蔡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即管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聖起  
秋暮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耗政外無削侵見家人之士浸  
疹瘳習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  
高決策於玄微定勝乎千里史記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則不  
如良平張良治兵多而善戰信將也何無所向無敵  
則不如信布勢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超未若託乘乎  
足良馬尋飛逐走未若假伎平鷹大夫勁弩雖殺而可以摧堅  
遠遠大馬雖乘而可以致重深猛將雖御而可以折衝據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委倫昔管哀肅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  
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  
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棄舜乃為之復  
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  
也

欽士

抱朴子曰由夷在戎而秦穆惟愛由今在戎而戎則李斯爾  
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穀出而燕壤穀人以此計去樂種  
入而越楚范蠡而遂伯破國亡家失士者豈徒有之者重  
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兄冠之銳况於挫之於朝廷  
者乎千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到都之眾  
使勁厲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走生仲達以此禦侮則  
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  
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譽之  
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轡秋白屋境天子之位七  
年布衣之士所歸而師者十人所友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踈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  
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穰丘雖頻璧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  
申簡文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  
其明段耳以貴其德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  
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  
哉此先設問明君不致治不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  
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鋒也以刑罰施  
平世是以甲冑并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  
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改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  
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道求修煉之法熊掌木而自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遷爲者尠成能得  
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其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  
之以毒烈若廢和韻之方醫和韻謂而藥於音之道則出故者則納新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起  
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美義伏希之風則亂不  
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刑  
用獄著於噬嗑君子折獄用刑繫以獄繩存乎習坎然用刑其未尚  
矣逮乎軒轅黃帝軒轅氏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疆尸塗  
鹿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所載伐干戈亦  
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豈  
天用刑竄殛放流舜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殛鯀天下咸服天下乃服漢文玄默地  
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索故無不直之木

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肯陽聞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  
融風飭則枯痿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成功  
成焉溫而無寒則蟪蛄不蟄振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勸正必罰以沮和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  
民設教濟其寬猛使儒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聲是法不可廢  
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惠於令  
煩而不行也敗軍非無禁也惠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愚譎譎而  
下賄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  
梟磔梟磔謂斬首也則儻僕息情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處處謂待教而敗故  
制禮以崇之德渥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  
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虐虐其仁如  
天而不原四罪見上章姬公友于兄弟而不救二叔魯叔季仲  
尼之誅正卯孔子為政於魯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漢武之殺外甥妻妾漢武之殺外甥妻妾惜法蓋  
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  
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刺灸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廢者以啟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  
大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古少斷斬以之則古少  
不奮擊故反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疾

異端巨擘又  
申言刑不可廢  
者乃輕刑薄法  
則犯法滋多至  
令奸臣當國獨  
秉神祕如田氏  
六京趙高王莽  
之事可謂明鑒  
也已

學

1

用何言起修哉  
世非三五之風  
唯至仁可以興  
教化斯禮讓又  
何必賞罰以爲  
國乎

十



楊慎曰其說又中言法不可不察也

公行兇鉗不足以懲無恥旅誅不能以禁觀觀重目以廣視  
耳以遠聽抗燭以理帶事焦心以息好源而猶視朝有吁嗟之  
音邊鄙有不聞之狂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書國  
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  
歌救出溺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  
以模道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於水遂刻其舟曰吾  
忝天而射五步淮南子曰越人學遠秦天而射劍在五步之內今學者效秦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損犀  
兕之甲以彼不測之淵袪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腫之解結  
順之搔背其為憤憤莫與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  
善使伯氏無然於失邑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唐內知恥而無  
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申韓用峻刻之法申子曰有天下而喜老  
莊之誕談然而為政實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  
所謂土拌瓦載無救朝饑者也遺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與  
遂落迂闊鑿鑿乎將劍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金舟不  
能凌陽侯之波王馬不往神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

沈括曰此論周秦之得失言周所以得天下者秦所以失之者

楊慎曰秦以信賞必罰基帝業取世至於大亂要所以失之非由於刑也

桔槔係其手桔槔其陳國圍欲罷有司威刑書縛于戈平城池  
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捨衛量膠離朱之目言蔽塞子野之耳  
其意汎然不擊友乎天收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開爾若無  
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老子云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  
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足斷其鼻割其耳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後至者斬畢力賞罰皆有竿戮考其所為未盡  
之令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後至者斬畢力賞罰皆有竿戮考其所為未盡  
仁也及其叔世周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  
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遠為長蛇伐木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  
漢或流之於壑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  
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剪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  
威定伯吞噬四鄰咀嚼辟地攘我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  
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  
里離宮千餘鐘鼓女樂不涉而具驪山之役太平之賦問左之  
戎坑儒之酷比擊徐虛掩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  
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嘆白骨成山盡祭布野徐福出  
而重號咷之仇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  
所以亡豈由嚴刑以為秦以嚴得非以嚴失之也所以得秦失秦  
下具刑刃地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

刑之在平也  
明主之治民也  
若加罰必當厚  
則太五可也  
幾成刑教治

王守仁曰又言  
古之刑刑可也  
若肉刑足以殺  
之則人觀世亦

常以復刑刑  
子亦以為肉  
刑正復也主  
道者亦以為

者能令惡偽不作凶和改志若網絕網素若網在網得罪下  
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  
用之與不能用夫癰疽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面老彭之  
壽也蓋當膏肓而不嚴彈遠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  
簡于張釋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  
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觀亂則  
則若雍切由之芟蕪穢虞實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  
之軌不足廸今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夫夫古之肉刑  
亦可復興抱朴子曰苟為而不可哉昔周在肉刑積祀七百漢  
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太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  
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  
杖或過赦令則身無損且免其更生之憂擬作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中而  
於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  
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  
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有非謀反大逆惡于  
君親及用軍臨敵犯君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  
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  
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

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罪不重也然漢之三目行埋棄之不  
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為懲戒也多昔魏世數議  
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肉刑而意異者駁之  
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腫未瘳遠人不能統至理  
者卒聞中國則人肢肱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  
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十七卷終

從吾 焦 坊

青陽 翁 春 泰 閣

蘭 嶠 朱 之 蕃 園 點

劉子北齊劉靈和傳已不遇天下步逐播遷江表改改此  
書時人莫知謂為劉超又謂劉超劉孝標作非也王  
麟能海云北史靈著  
箱壁言高才不遇

精神

人不照於昧金而內外明而照於堂鏡者以堂能明也堂則妍不  
鑑於流波水清則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靜則清則  
防慮

三十九子中選釋評十八卷

萬人齊心以向一德則能無中  
耳日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煙生於火而煙藉火水生於水而水過火故煙微而火盛水沸

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性熾則性威是以珠堂則塵埃不能附性

明而情慈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者風推之也

所以和者慈之也慈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土渾之人之性貞

抱燭則還自鑒身抱慈而還自害故燭盛則木折木通燭則慈

熾則身下未有不正者將收情慈先歛五關則耳目口鼻身

關者情慈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色色命之伐性之斤也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耳樂蓬萊命曰坎心之鼓  
味足以尊  
之域以召  
蜂蟻指  
蜂蚊小害  
之蜂蟻在千  
勇夫為之  
太情

魚不畏網而畏鰓  
無心而鳥有情  
時不如接  
財之何者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  
若無慈之不慈也

青 龍 九

舉以羽自殘  
肌石以把能碎  
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

也若使擊欽翻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未脫人解其龜曳尾

於賜谷之泥則銷灼之患不至什凡白也去腐于元氣不

腸之患丹伏先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未絕石元體於玄

則割琢之憂不及故窮義曲由之梓樂生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王世貞曰養生所  
不養性亦性不  
以情慈所不

崇寧

川賤而岸不枯焉自新口狹而齒肥焉

伊傭人而可怠哉

用而手不並運也與秋通國之書與也當與之思有吹塵過者

其而聽心難則夷貊矣非奕道其深情有聖聞聖預之也  
其也 隸者黃帝時人天下之善舞也鳴鳴過者華子擬之  
之將樂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難子  
有泰味鴻亂之也鳴鳴過者華子擬之  
驚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天蟬之難取而能之如振卷耳  
易採而不盈傾筐詩未上卷耳不盈傾筐  
者必精動專心以入袖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于耳而不  
諦于心諦見也譬如擊者之教故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于口  
則越散矣

辨樂

五帝殊時不昧治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動德應時之變  
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禮以樂舞教子國樂雲門大卷大  
五帝帝樂曰大英堯曰咸池  
大夏一帝也湯曰大夏  
異名也先王開五音播百音非為欲愉心爾耳聽其鏗鏘而已  
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  
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圖立  
澤方澤地則幽抵樂  
則瑞禽翔奏一樂為一成至千九成上廣感動天地下則移風  
易俗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代風俗

雅樂廢廢而通音聲與故其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夷殷辛作  
靡靡之樂始為北數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淇水采中之曲楚越  
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者  
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悲殺聲彈音緩之聲應樓上之音  
作則淫沃和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靡之色  
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昏頤未寒之服荆軻入秦秦意擊筑歌于  
易水之上聞者瞑目髮直冠冠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出山  
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沃悽愴懷思之教非  
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履信

齊桓不立盟之盟晉又不棄其原之盟楚越不虧移之盟  
親侯不棄人之期晉齊攻魯求其冬也  
李公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馬為國信者亦臣之  
國也公云在信不在馬一言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為難  
也乃獻冬馬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  
乃使季路子路辭之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  
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而辭子路曰彼不臣而濫其言是不義  
也由不能矣夫柳季上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衛門而嚴戰于大  
下故齊桓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思順

今使孟說言說即孟引牛之尾尾斷續裂不行十步若環之徐以背其鼻牛必半鼻磨以鼻觸被髮牽手斷而曳之風于

廣澤必半鼻磨以鼻觸被髮牽手斷而曳之風于廣澤必半鼻磨以鼻觸被髮牽手斷而曳之風于

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司馬刺賸天下之攻擊刺者也

則公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刺其指即太阿劍持而不怯以陷腐

本而况金申乎甲為金若限其觚而掉其鋒順以雖則凡人

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二句出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通情而動和執劍鋒款無傷其可得乎後稷雖善播種不能使禾

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決川不能通水而流逆地勢也人理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慎獨  
遷緩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盜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異鉢耕于烟野夫婦之敬不虧與執其妻之敬

之獨立不慚影獨懷不愧余  
貴表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然之雨水也相為國之恃民如人之恃足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

祥旦正辰集嫩華陽氣情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于東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非無桑妻也而后

紀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素組害於女工有用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

源也饑寒並至而散棄人為區是揚火而欲無災大揚之盛災梳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水流之則清濁不分衣食足知榮辱倉

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桑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于棄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

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下和把石皆變為隋珠隋侯珠以報效白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璣璣之年則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目之鑑代月之光明月之珠歸於無用也以無益

何異畜為西施刻畫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甚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嚴

嚴告蓋不可以代寒衣如懸磬如磬之懸言危也昔師曠謂不修草木不以當穀草木非穀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故災厄也充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

大旱不聞饑饉相望積蓄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蠶蟻秋生而秋死一時為



愛民

其坤曰仁以愛  
民民必懷之

水濁魚掉尾之魚水渾濁而魚不迷土垠魚威蕤之木土磽确而木不榮長政煩

無逸樂之憂。故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  
人佚而國寧。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  
本。有而不朽者。

祝世宗先王  
正順時布冬仁  
受之慈未與子  
國于中

所賴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麋鹿未擊書史曰立秋日  
 曰羣羊始擊當從天兵不張罽羅張罽羅所以擊禽者霜露未晞不伐草  
 取財惡以成要賄之謀  
 木草不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不知猶識仁愛以及之矣

丰亨

劉子十八

在人而不愛之乎。昔太王居邠而入隨之。仁愛有餘也。風化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

後化

齊桓公好衣紫國境盡被異綵而虎服幸晉文公不好服美裘亦之服

釋祥皆衣牂羊祥音臧○牂羊乃毛褐賤者服也魯哀公好儒服墨國皆著儒

之於偏于上  
習生乃棄太  
徐折乃晉與  
然尚安歸不  
也哉

衣趙武靈王好鷄鵠鷄鵠一名鷄鶩其毛柔其色鮮明五采炫耀人用以飾冠國人或言鷄冠紫非正色雉特非美義儒非俗服鷄鵠而競之者謂君

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史云楚靈王好細腰  
死越王勾踐好勇而推闢蛙。楚越王屢伐吳歌人之戰也  
蛙曰為其有負故也。國人為之輕命矢死者衆命若人之所重。  
于是勇士聞而歸之。

下不步以办問  
式是伏煩然  
讓意如飛泉

仁息漢文帝儉誤文帝却走馬衣不曳絛露體惜有金之費后宮不曳絛之衣而人庶奢嚴人帝服

壬戌年

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况其聖賢豈能一於萬民哉。

法術

聖曰法不可  
參先之不立  
甲而制數也

神農不施刑罰而入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神農無不治刑罰。后人決

संस्कृत-विभाग

後約曰實以物  
義可以廢也  
而如何耳

空懸小利足以勸善。利之小者徒足以勸人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威之強者徒足以懲人知復張厚賞以餌下。餌所以得魚此借用字又潘云堂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審名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脰。周人玉璞。其實死氣。



知唐昇二八雲二流睦之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謀仲尼

在衛趙執折謀千木處魏秦人罷兵晉奇未亡獻公不侵于玉

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敵讎者本實之效

也夫連城之壁壘也影刺山夜光之珠潛輝也玉無異而

飛珠無聲而行二句出揚聲於章華之堂楚靈王所築者炫燿于綺羅

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蓋于幽岫

之腐智於繁華者士遠華蓋人不能自為未有為之舉也以無

也其

故黔自碎首以明百里北却劍頭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辟

者為國薦士滅身无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滅文仲不顯展禽

知柳下惠之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養生仲舒為漢儒

夫不與立之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養生仲舒為漢儒

將為如賢震立不為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東閭不達士為

國人室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破曉蒙顯發見斯前識之

良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

夫火以吹葉生光明鏡以堂拂成鑑強勿之火不吹則無外

耀之光鏡不堂必關內影之映故吹為火之光堂為鏡之華人

之寓代須聲齊操揚其以業光華林舒猶比火鏡假吹堂也今

維智如樗里才若賁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已之談望迹流于他

聲聞于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與藁之行不顯未免

於三黜之屈與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秦

雖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教流于萬世

賢吹堂也

北附

夫含氣賦品未有不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

風以成含奎之勢杜詩云幾行南陣排雲騰蛇附于春露以布

凌霄之遊慶鼠附於蛩也張凱也以攀追日之步碧羅附于

青松施于松上以成凌雲之志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

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况於人而無附托以就其名乎故

所托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日出也

則目察輕煙威之將暴則潛卷雲中即雲華也自之能見之

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

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質之載石於舟

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颶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

以其所托舟揚牛之重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萬里即香魂

非其翼至所托迅也托鸞尾棲李人足捷追越奔光若駕飛

則日不淡一舍非其脛遲所托寒也以是觀之附得其

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淹溺迅足成寒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与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遇泰遇伸不



不見容于公卿。慶曆滿族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慶曆滿族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慶曆滿族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

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言相命皆定。言相命皆定。言相命皆定。

義女媧感雄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

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

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頤懣感黑帝而生。

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高祖而高祖神遇黃龍。高祖神遇黃龍。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

生者也。相者或見肌膚。或見骨節。或見骨節。或見骨節。

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清暖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雲。

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鼓之音。善觀察者。循風胡之別劍。

孫陽之相馬。覽其机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

肩頤頤駢駢。兎肩八乘。舜目重瞳。子出出。子出出。子出出。

湯膺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孔子返字。河月而臨。河月而臨。

生者也。顏回重瞳。臧周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純王勾。

長頭鳥喙。非善終之象。禹亦長頭鳥喙。史王莽之重瞳。

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珍相。故殺子豈下。

叔與知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公以故。叔服來會。公以故。

後千。魯國衛青方顯。豈徒明其富貴。若曰貴人。人官至封侯。青。

羊。射擊射叔姬。姬其戚祖。命相吉凶懸之于天。命當富貴。

之。分限而妄觀。妄觀之命在於貧賤。而妄觀之命在於貧賤。

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

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垂盛。矣。雖天地。

之大。三光日月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訾病也。故天有析之象。

地有裂之。析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

南故百川水。際地也。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

五星有牽連之妖。是年十八年。有竟有不意之非。是年十八年。

謗也。子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

之。分限而妄觀。妄觀之命在於貧賤。而妄觀之命在於貧賤。

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

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垂盛。矣。雖天地。

之大。三光日月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訾病也。故天有析之象。

地有裂之。析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

南故百川水。際地也。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

五星有牽連之妖。是年十八年。有竟有不意之非。是年十八年。

謗也。子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

之。分限而妄觀。妄觀之命在於貧賤。而妄觀之命在於貧賤。

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

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垂盛。矣。雖天地。

之大。三光日月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訾病也。故天有析之象。

地有裂之。析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裂地也。

南故百川水。際地也。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日有薄飲之變。

五星有牽連之妖。是年十八年。有竟有不意之非。是年十八年。

謗也。子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武有殺主之訖。

之。分限而妄觀。妄觀之命在於貧賤。而妄觀之命在於貧賤。

食隆之目。晉文有不臣之數。伊尹有誣居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君。以夫兩儀也。七曜日月之。不能無虧。況在舜湯武之聖。不能無於謗。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城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依耶。是以荆湘之王。必含織瑕也。驪龍之珠。亦有微瑕也。王有瑕。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昭賢。是善空而尋迹。彼水而覓涸。不可得也。

定國之臣。言國家請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受之庖厨。史記言伊尹負鼎。傳說殷之胥靡。伊人百里奚。唐之亡虜。史記言百里奚。魏之大阻。此四子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昔魏文侯問于李斯。曰。吳起何如人也。對曰。吳起貪而好色。起為人貪。然其善用兵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說之曰。平雖大夫如冠玉耳。陳平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也。漢責。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權為護軍。得施其策。故冠玉疽瘳死。為陳平反間。得施其策。而楚國亡。開氏開陳。而陳軍全者。曰起之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過。言起之謀。六奇之計。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彼二主。以

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隆替。未可決也。而吳起光埋名於貪好。貪好。陳平陷身于盜盜。盜盜。笑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肩上好行細索。乃謂其有士。有大趣。不修容像。不惜小儉。而望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囊。曰。剪樹而棄之。規得錦一寸。點。乃全足而燔之。林桓深知。寧感。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諫之。曰。穽威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義。此士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而凡之。以為知相。凡令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盛也。以是觀之。聖賢之量。相去遠矣。人量之。如相遠。牛蹊之。水所注。處乃不生。魴鰈。大也。小。亦莫不。其大。其小。亦莫不。不。容。鰈。鰈。之。不。崇。山。耶。澤。不。辭。污。穢。溪。谷。不。辭。大。石。山。之。輔。古。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无。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畧非也。雖有微門。小。樑。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敗。之。卒。蕭。何。計。實。之。吏。吏。布。刑。墨。之。謀。周。勃。排。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敖。臨。鄒。中。之。大。淮。也。而。威。諸。侯。顏。獨。鄒。梁。父。之。太。室。也。而。為。齊。數。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污。若。大。量。得。也。未。可。決。



適才

何寬曰適用各有宜无美惡徒而選用均也茲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玉音君佩  
 製以為裘李陽身披李蒙製如荆王此日裘以  
 美也不微昭歷落若剗編以裘葉微疎索黯若朽索此卉服之患也  
 卉服常服也裘雖異被衣則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補戶洞  
 房則裘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裘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  
 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元歌採菱曲牽石拖舟則歌嘯興  
 乎和之聲即詩云伐木許許非無激楚之音清商之音也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  
 抽力不如嚙嚙之宜也以牽石引重宜于虛與也亡莊子之昇殿庭也鳴臠  
 趨踰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允懷袂鼓肘臠目震呼非不如撥  
 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鹿也八音繁合使以嚙犬嚙牙  
 聲而人悅之則不及髣師侏儒之美蛇御之珠百代之傳豈以

之彈鵲以彈彈雀則不知泥丸之勁也。橐籥之飭天下之鈺也。  
用之獲德出孟子曾不如鈞鑠之功也。峩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  
廢用各有宜也。昔野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得。越王退吹簫  
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出呂氏春秋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簫不及野聲  
然而美不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  
物而皆有施。矩馬方權衡準馬五繩平六法殊形而各有

任故伊尹之與土工也長短者使之歸錫也強脊者使之育  
上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僕者使之歸地出淮因事施用仍使効  
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齊威飯牛和角而歌齊桓用之下客各有所施不可棄也若使儻子即齊結客于孟嘗則未克追  
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耗於齊桓必不先輔于霸道允  
合諸侯也時酒過闌宴若鷄鳴欲隆霸王意差商歌商歌之雅  
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非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  
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君雖使孫吳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  
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東一國之倭邪也而能歸季孫雖  
使其蘇甘茂秦騁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懼而遠遁也大盜  
倭民之殫害无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  
明智鍊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閼雎吳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  
擊而有別也詩注雖鳴生有足偶而不相離鳴吳於獸而為雅之  
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詩切也鳴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

詩人歌咏以為美談矣。况人有一而可兼乎。夫松栢之斷也。其

文武

規者所以為圓。裁局則垂矩者所以象方。製鏡无背。負者不

者所以輾地。入地則溺也。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頭也。何者方

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必

必藉涼風。寒交水結。无處温室。夏不御袍。非憎惡之。夾有餘也

冬不卧。重作。然之帝自足也。不以春日。日而發。然

均任

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大羊之蹄而觀追日

之狀。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小蜂不能化。蠶蠅大蠅而

能化。其於中。今詩雖有子。然其勢之。然其勢之。然其勢之

也。越難不能伏。即如雞伏之。二也。出莊子。鶴之。其子者

也。蒼蠅與螟蛉。其子也。魚鰾與越鵲。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





微于陳學及其為害大於牆倒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前  
急於水火其害曰然豈在明不見是為故然不在大亦不在小  
英榮不戒能焚昆山消消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  
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雖不允危  
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卷水擊木揚雲風能飛  
木入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陳火之風揚塵不為之動毛髮  
不挂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大風即血而威害者小  
即中肌即中肌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二字出故漢祖免曹高之廷親  
后泄張繡之讎此出通韓信削少年之辱出後史中受辱下之事  
安國釋田里之慢此皆遇美達之害見耶之於得以深怨而不  
為讎也曹酒薄而期期國主然乃要兵與齊攻齊一日曹繡兵  
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國如曹羊羔偏而宋師敗中山君  
馬子期在馬羊美不趙于期怒元帝好關而孫以開難亡身  
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高之貪者或弄木鷄也齊侯以笑嬌峻國皆以輕蔑細  
馬關者其象也鷄也平亡高之貪者或弄木鷄也齊侯以笑嬌峻國皆以輕蔑細  
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成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  
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力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戒盈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五行之性金不水大功成  
尤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則衰樂極還悲此人

之恒也昔仲尼觀欽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欽容焉曰  
正使子路取水試之而欽則欽也欽則欽也正鑒損益而嘆曰此  
察象而識類親類而知米也雷澤則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致盈  
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  
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非增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  
安而念危也夏禹之饒受饒而七起周公一沐理髮而三握食  
不遑飽沐不及晡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于接士處于謙  
光也  
明謙  
天道下濟而先明出易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  
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進高則損而退故謙必以下為基  
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身處在貴而故能以下貴下民以己  
下處乎處高而遠高忘其身忘其身故能高而後卑以己之貴  
民也處高而遠高忘其身忘其身故能高而後卑以己之貴  
大貨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香王可碎而不可  
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割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  
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貞亦如茲者也亦如茲者也  
其貞首子問之劫也劫之白乃而其心不傾要之也要之也  
曲就而其志不回言不曲就公合士大大盟盟者皆成則而  
子春秋血而進言不曲就公合士大大盟盟者皆成則而  
我戰于五兵將推之曲兵特約之是子白而利而肯其君

十也胡以而失其志非勇也五其推之曲其  
窮之嬰不之華也洋好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山壁如鍾山之玉  
寒嶺之松比之孺珉梓柳無殊也此之與石及其燒于爐炭三  
日而色不改王不處於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不後知其  
異于他王衆木也

辨施

天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上深  
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財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  
使然也懷璧之子即千金之子未允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  
之資也以其被禍之子士貧而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  
之資也故也今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无見疎慢  
也

三十九子品

非行之失被情使也而情使而者策駟登山不涉而  
行泛舟入海不待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  
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逼之富而賑  
物德不為難貧而儉盡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於不  
足也崑山之下以王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大四句出而人不  
愛者非性怪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隼求父而人不悵非性  
好施有餘故也口非飽瓜不沽不食身非木石不澣不衣食不  
滿腹豈得輟口惠人自食尚不況未不蔽何能露体而施物自  
施物于人非性儉悵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不足故  
也多稔之秋饗及四隣有餘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隣人

之善象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穰也  
之太豐則恩情生寧之則仁惠廢也一富一貧相馬者失之  
于瘦千里之步虧焉瘦則不恤相人者失在于貧恩惠之迹缺  
也貧則不能施恩惠昔太史公有言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  
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曹處稟  
聖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

夫歐治者造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故劍無折必加其錫歌  
劍無卷又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  
也人之含性有似于劍者徐偃王執而用之則公而暴而暴  
出左此性太柔之失也柔則卷之太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卿子  
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剛則折之太楚子西寬而  
招敗却莊公懷而自禍此性偏急之失也西門豹性急佩  
常皮以自緩重安于性緩佩絛絛以自急見被各能以一物  
所長攻其所短也

殊好

秦樹洞房味簾主康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愛簾石悅而  
結機依簾二之所便也人上而懷簾五鼓六鼓成池蕭韶  
人之所樂也歡聞而振懸傾碧潭開波向湧魚龍之所安



人入而畏飛龍井煙走類美鐵鴉鴉蛇人好易為獸獸與人  
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秉二  
像之氣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抱仁義禮智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  
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常熱履冰知寒此之為識  
未宜有殊也聲色香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彼照言露不可以  
皂為白以羽為角以吾為耳以是音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  
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  
顏頤王理昭視巧笑此色之美者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  
言醜嫫母醜人貌不易洛英之麗客洛英美人也漢書傳作  
也貴帝愛幸之陳侯悅歡給之龜狀弗買陽文之婉姿漢列女傳陽文之  
所雲文王嗜富滿之殖不異楚肝之味陽春白雲宋王對雲王  
過數人而凡曲弥高而和亦寡漢書琴瑟之屬之響魏文侯好  
也而漢順德山鳥之音云勝絲竹竹聲之屬之響魏文侯好  
槐齋之較不貴金石之扣金名玄愴春蘭秋惠此味之參弄  
之所秀也海人悅至楚之夫不愛芳艸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  
所偏也就其所好而與衆相友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  
羽佩猶量沈氏味香亦也漢書美醜難辨形愛憎無正分  
也

其術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晚則爭起而戰鬪生焉神農氏  
木為弋刺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  
戰銷金為刃剗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九顓頊  
爭於不周典共工戰堯戰丹水堯戰舜征有苗舜征有苗夏討  
有扈其民不殷攻葛伯其民不周伐崇侯崇侯虎西伯  
伐桀其民不夫兵者凶器財用之盡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  
弗能弭者所以營養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  
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賤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  
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出孫武王者之  
兵脩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詭變而取勝  
天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治之以廟堂  
今咸受命既已則設民衣鑿門臨軍之日則忘其氣  
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  
志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特者先明天時力地勢練人  
明天時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  
地勢有識七令之形列九地之勢九地者一曰死二曰生三曰  
下山入中山九上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  
智信仁勇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謀謀信以約東仁以柔人  
勇以臨敵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兼通之德  
奇之府也

兵者詭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等上殺孫臏之部孫臏之部  
其言當至焉孫臏之部伏可伏矣刀所大樹自著之曰孫臏之部  
下見白者乃鑽木項之千牛但奔田單之策孫臏之部即至田單  
萬等俱發驅逐逐自則孫臏之部千牛但奔田單之策孫臏之部即至田單  
戰大明而敵若死狀士因擊之城上士大深然始大敗其後牛  
三先逐及齊城漢毛設二方而進之宋使使與齊而傷道  
戰子城漢漢漢毛設二方而進之宋使使與齊而傷道  
使却之漢之漢毛設二方而進之宋使使與齊而傷道  
舒車乘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當生之巧孫臏之部以攻宋  
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數擊寡以明攻昧矣  
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安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  
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柔故水因地而行兵因敵而制勝則矣  
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適勢孫臏之部而應變孫臏之部以爲孫臏之部  
以成妙故風而有形則可以惟幕操舉無形不可以開鑰過  
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無常處善守者敵  
不知其所攻如尋雲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  
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  
源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  
以權次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列宿爾爾天不足龍月若  
而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近戰不如十人但至今求同心  
之衆元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者庸者臨危而不懼廢

水而不懷以其將刑而不害生也今士捨白刃而不顧死赴水  
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許衆心允與同患著  
不張蓋孫臏之部不張蓋孫臏之部不張蓋孫臏之部不張蓋孫臏之部  
臨險不棄孫臏之部不棄孫臏之部不棄孫臏之部不棄孫臏之部  
食飽然後取食軍井孫臏之部然後飲飲所以同飢渴也孫臏之部  
軍合戰必合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孫臏之部故醉勝注流  
車下通醉孫臏之部車下通醉孫臏之部車下通醉孫臏之部車下通醉孫臏之部  
飲下流味不加孫臏之部飲下流味不加孫臏之部飲下流味不加孫臏之部  
而卒戰自正也孫臏之部而卒戰自正也孫臏之部而卒戰自正也孫臏之部  
如快獲孫臏之部如快獲孫臏之部如快獲孫臏之部如快獲孫臏之部  
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執能當之矣孫臏之部  
司馬法曰國家雖太好戰必亡夫力雖安志戰必危也戰則民  
影不習則民急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  
倫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脩政焉以脩不虞  
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孫臏之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孫臏之部  
殺也以教爲名順秋氣也孫臏之部殺也以教爲名順秋氣也孫臏之部  
也木初華成養而取之無祥也孫臏之部也木初華成養而取之無祥也孫臏之部  
治兵習戰敵也出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孫臏之部振旅孫臏之部  
言振衆也還師而飲至孫臏之部還師而飲至孫臏之部還師而飲至孫臏之部  
順必長辨等列習威儀孫臏之部順必長辨等列習威儀孫臏之部  
則主表號言不相聞故爲古孫臏之部則主表號言不相聞故爲古孫臏之部

制雄鷹折羽而後于萬千之以宜其見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有曰雄鷹羽毛之屬

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款不成行故士未

戰而振慄焉未馳而沫汁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

主官人教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臨水火而不

顛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閭閻習武試其人於五

湖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覆處民爭入水火

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以金退也豈其惡生而貪死當

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弱與

造夫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不謂良難殷佳善射善斷

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吳善戰不能戰不習之

卒統統戾戾而黃帝教之戰應鳴鶴焉而羅氏教之擊夫為

無知之情猶進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美况國之士

民而不習武乎

明權

溺而擇父祝則名居不為其名勢不特已權之所設也意

愛者人之常情然大豪威親戚親直榮由於美也是故意愛方

豪二者相權豪重則親可戚若震聲之故弟象周公之誅管叔

石碣之殺子厚以殺子厚大故事先季友之既拔牙以存智文

豪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弊取不告弦高矯命

者以此嗣之罪重于不告矯命之過輕于威圍權之豪也

貴速

成務雄均機速為上言智者欲成決謀雄同運緩為下言謀強

今焚燬燔室則飛馳灌之以水以灌之滿波漂人必

奔游拯之若水漂人須若奔井而救火則燧燭撲矣言勢

整舟而拯溺則乘江魚之腹中矣言勢無驢所以見珍者以其

日行千里也蒲旬而取至方至千里則與驚馬均矣言勢

所以為貴者以其發至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言勢則與不

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言勢則與不

而後知是言勢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黃孫攻之起

欲討離而捕矢玉尾見胡揚虎在關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

之以代見人謀不斯而德德兩報其和河謂爾時而知矣

運如張祿之入秦言勢魏冉冉不先索而後行故勇後而

身逐鼎錯之穴孺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憤憤而致正

史智不早失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魯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

施非智也施施而不能應運者亦非智也嗚呼力貴疾智貴卒

卒然此之謂也

謝量

天曲思於細者先忘其大統精于近者必略于遠言勢

則事不無通小有所保大无所忘也故仰而青針望不見天

而拾蟲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于針豈故也是

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損其細微舒其情性以  
 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遠志廣度亦可知矣是以  
 明之夫觀焦亮之節知非防風之脰防風氏身被九誅其臣知其  
 至禹之視象之手知其天子家也象手大見狸之尾知其小  
 於豹也豹尾大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瞻遠  
 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松柏無松非水土之性有  
 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得薪而粟非苟為艱難由性  
 偏悞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和款李萬人敵若歸信不學一  
 不食其食不食其食下非其心不愛藝不愛味由其性大不細  
 業也晉文種來會子植羊非性閑悉不辨方隅以其遠大不習  
 小務也智伯人亡失一個而即知之轉轉將及而不能細知  
 卿士楊園亡一枕而即覺之其有亡也而不能知斯有氣憤乎  
 小而亡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簞緇簞緇而釣也芒鈞芳餌以意何  
 之秋釣者何者不能與爭爭者何者大也大也弋者挾繁弱之弓射者  
 會指之前加以滿置之巧滿五者不能與爭射者大也大也  
 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何者術大故也江河之流  
 大故也金孟之水何者術小故也金孟之水  
 小之生數寸而抽拔之生數寸而抽拔  
 耶豈非有以者技藝說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環

則悅澤而無涯徇人之情尤刻鵠而煩細印上觀之越舍之  
 寬臨之量斯可識矣  
 隨時  
 霜風降烈周榮名不執禾夫氣錄錄曹明不製表知時  
 不可也貨重甫者不造閭越術也赤烏者不入疏使疏使人使知  
 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  
 尺之玉不如與之短梗短梗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不  
 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渴之時珠玉寧能救生紀哉是以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能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  
 形而古者以之蓋危玉算所以飾首而亮矩以之往哉非徒  
 之不美無用於彼也無用於士庖丁解牛子商海航  
 傾朱平屠龍無所用功苟幸世務維有妙術術手無用故老時  
 至西戎而効德言憂禹入罽國忻然而解裳出在非欲忘孔便  
 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性見利玉衣錦吹笙非苟達性隨  
 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前代君傭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  
 燕噲為秦而滅失則殘亡噉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棄儒  
 墨而遇之非仁義需墨之不行行非于時之所致也  
 利害  
 高甫去雲氣而末袖堪若石止藍鵲之痛而朽茅根腐爛  
 先生俊思與取小利而大不利惟本整而負重害也厥疾

胸而不敵銀毫尾發耐而不所止非好疾而愛毒以絨所之意  
甚度發也醜酒也 盈厄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  
在爐盛者不閉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虎在前 詩註地也此有  
嗜珠維食如盜賊則手不暇拾懸較向心路有西施雖難如意  
防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患急也昔  
貨美錦于市盛於衆中而窮乏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益錦于衆中  
對曰但見有錦不見有人 而不見人之意 故取之耳若斯人  
若眩于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者墨錫以  
見利而忘身且休於莊周 莊周近于離皮之樊說一異論也  
集并 是以智者見利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遷  
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非以明矣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為禍  
四句老子 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  
勝之有者則妖為福福之為祥吉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大  
祥以福為福也而有枯榮之因越接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刑之  
罪自當于里矣  
而宋或進金則  
禍福為吉凶反行  
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至獲全之福 宋人有好行仁者其年  
以同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上謂其一年父無故而富其年  
以同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上謂其一年父無故而富其年

楚攻宋圍其城丁此皆棄城而死者大半此北更有胡馬之  
人以父子有疾者免及解圍而疾與廣出莊子此更有胡馬之  
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史塞上之  
亡入胡人吊之謂曰安知非福乎後漢書馬援傳胡人吊之謂曰  
之禍口安知非禍乎其子時隆而折臂人吊之謂曰安知非禍乎  
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傷者以數敗而父子相見不祥而  
保故以此史知禍福相因而面生也 出維南子  
情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即祥遠為妖矣武丁之時  
毫有宗穀共生于朝 太戊時宗穀共生于朝 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  
其志乎武丁恐懼側身備德宗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求殷  
道中與帝幸之時有雀生為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  
家元王帝幸慈暴漢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呈便也怪憂者  
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及成吉怪憂不勝善言則  
禍轉為福

**貪愛**  
晉侯侯性貪暴惠王聞而欲伐之山爾峻險矣路不通乃琢石  
為牛象與金日置牛後號牛養言以遺晉侯侯貪食之乃斬山  
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  
天下笑 出 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 其為貪 楚白公勝其性貪  
去既殺子西獲有刑國積財室填之府庫不以分衆 府庫充  
人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收存下之機故以形于胸  
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聚矣 今楚其府無金彼聚  
以害我又不能散及聚公入乃焚天府之財以聚衆出府庫之





子九子集卷之八

託以吳均... 文也故以蛇為經者唯易才不失其味... 為雅聲者惟鍾期不測其音... 以選后為美玉者惟倚頭不謬其真... 仲尼先啟泰時者掩口笑... 於嘆謂吳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于誦者豈不難也

激通

衡魁之激則折木滿波之湧必標石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傷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 六國之印... 五鼎之食... 之辱不懷復現之心... 晉武終建西成之績... 而後觀其數路皆因困以發志緣究而顯名

惜時

自昔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身之盛而珍分寸之陰故仲尼栖栖突不暇黔... 行拯立救溺立功垂模邇有世今人進不知退是獨榮華刻絕嗜欲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選不能被策樹助此贊明時... 無聞之人發成一棺之土... 子休明之去已矣夫... 王眉盈庫言其不可琢為珪璋... 謂牧園以綉紉純然而怒... 兼行去則華貴為輕... 時殊月明而知霜結思古詩最勝... 舟人聞風而驚

五經曰言榮潤  
之國經者有以事

秋葉誠危古詩莫遣西風吹落  
因微風而飄零葉即落也音大

知人不能自知神能滯物不能自津故神龜以智見灼

如素餐無遺菜不去避騰腸之患靈蛇以和易損洞以神為

其中斂首作臥天乙垂典兮斤下出等斤其言市前

非斧鉞也

為禾貝不仁故財粟者謂之匱匱者謂人之疾物各重其

所立而桀討之。徇可以大亮。桀之犬吠堯。非不仕。故堯

之泣望空馭而前仲尼遭屈而悲天多悲天辱至而然人食

前嘉善縣志卷之六

軌而植禾淮疾無所及也公秉耆魚公仅休于魯相好魚而人

屈到者羞雖非至味人皆共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腍臄豈

哲以量腹節食而主之與弟異也

道首在再則主龍首主男頭山以空虛為太青車為公直立

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卷之六

命且未荒彝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尊者所廣

文繁難可窮究也以上言儒家陰陽者子常即衍桑丘南公類也散

順天曆象日月星辰恭授人時軌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

藥公詩一竹又一以上言朋 君之并士之忍施人系連之一

也其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

攻穰其故作乘山之冠以表拾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然而壽者涓本梳末分所明辨為斤華同以上言身夫金

到李愬韓非高執之類也其初在于明賞罰討陣整法誘善懲

惠仲明軼慶以爲源本然而高者南仁房蓋重仁開所屬牧愛

垂髮幼童一口及卡令專與無最大忍卡開及而專是前太女

儉而誰遵也以上言 游惰者闕子名子 隴煖錄秦張像之類也

其本本于仁講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事不受辭臣事而

以上諸經  
皆下  
山  
廿  
畢  
五  
三  
及  
真  
丁  
今  
乃  
之  
五  
要

需墨合名法也。挺橫納農植。蝕顛取與不拘。堵然而露。省則。

[illegible]



彈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先言事外之能小人  
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  
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  
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  
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為善使人  
不能得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此獨巧也未盡善巧  
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  
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  
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  
群欲獨群勇欲獨勇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  
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智獨能之勇不可為德此四者  
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  
不相棄能不相道能不相道則能相齊功賢不相棄則  
賢愚并處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  
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  
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  
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尤遊宦諸侯  
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  
侯者名限之也彭象曰唯鬼在田舉人逐之分未定也鵲水  
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  
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赤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  
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  
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  
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盡讓  
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二國無聘者衛有鮒  
夫時冒娶之果國色也然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殊美于是  
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外遠名而得實美楚人  
擔山雉者路人問何為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  
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要之  
將欲欺走王經宿而為死路人不逞情金惜恨不請以欺走三  
國人傳之咸以為其鳳凰實欺以欺之遂聞楚王主感其誠  
于已召而厚賜之過子買鳥之金十倍親田父有耕于野者得  
寶玉徑尺弗知其至也告鄰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  
也富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曰父雖疑猶解以歸置子墓下其  
夜王光明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也  
棄然可銷於是遠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親王親王  
召王工相之王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  
未嘗見王問價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郡僅可一觀親  
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食士大夫操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焉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足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美行非而得有美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公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違待時則昌棄幽厲之敗或成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收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召忽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略秦以求友國懷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賣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化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典元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誣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哀時之禁行下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子攝齊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殺

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顯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譚足以誦和學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集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子產誅鄧析史付以六子者異立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溫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手彭蒙莊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理出於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彌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立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緣施于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也衆人是貧賤則慢而疎之是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先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且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先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疎之於人情終不能不以富貴貧賤為慮故謂之大惑焉

仕始

陳子守勝別王子王子曰仕之始也不可不慎也夫君子應以

道一子

驗術矣履以稽終矣造以善成矣入以慶至矣陳子曰請問焉

王子曰定方以志濟事以才固守以力含美以幾終始之道也

陳子曰請問焉王子曰端委纁于以變化紳于交向往起于微

性直奪于勢是故貞者以獲戾也佞者以蒙澤也鮮弗惑矣故

曰定方以志也故者集事殷也強者勝乎重也通者乘乎時也

振者懲乎弊也故曰濟事以才也夫條而持權之惑抵矣奮而

立抵之惑仆矣恬而居誘之或越矣是故相時而渝汗也通成

而復弱也故曰固守以力也段階于善忘戢于妍怨深于若夫

君子任而相親實而虛中端而微而微故曰含美以充

也夫志定非才不濟矣才濟非力不固矣力固非充不全矣故

曰終始之道也

秘書

張老紳于數然而世無遇也問于臺澤子臺澤子曰天道已彰

神道已明人道已露物道已垂棄而除之其道彌光故實者或

侵其美矣虛者或懷其慧矣仇者或違其履矣仇者或淫其征

矣聞者或相其行矣愚者或違其親矣此六者數之為也妻除

之道也故天道貴微神道貴微人道貴微物道貴盾存也聞其

道也偏其端違也蔽其輪克化其積夫天神人物之道畢矣



其父窺其迹不肱其舉天地以子不游隱其度鬼神以子不游  
 隱其情人以子不游隱其紀物以子不游隱其德大則深折澤  
 好揭玄以示者忘之歸也宜子之不達也夫所謂棄除者也是  
 故君子冲以為體直以為用運以為宅默以為章恍恍惚以為象  
 希夷以為形以索以存不荷示人百福其疑夫子信之矣

疾瘳

王子消仔子曰子疾且瘳矣何為乎歸仔子曰子疑予予語  
 子予聞之病國有六病君者八病民者四達爵廢刑毀階裂志  
 離德對推六者病國莫大焉比倭疾貞玩我親險梁田厭政損

威最隱八者病君莫大焉故遂捐廉藏利嗜利之心病國莫大  
 焉故君子之仕也非以榮而已將以瘳之也吾聞之救過之金  
 不可以極累客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鮮不囑矣余書

有大疾五不見於色怙廉業且件人亢戾俗信泥古案取法未  
 仕者之謂何將止下之疾是務去而予身之不瘳其何能為子  
 之歸也屏慮而寂處動作而和衷接固而行恕其意也而後為

夫行意者不憂謗俗大者不輕以試美予先大夫曰裕而施焉  
 範人以察其兄有功于弗取辱先大夫之命王子乃謝曰子觀

重師

人誠不足以知子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弗崇易以陵  
 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為夫士國之材也師教  
 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之之

失則何以舉之之非人何以官之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用治由  
 官否也官與良由舉官也舉匪人由教也故師也莫重焉易  
 為以居昧其職也子聞之師道有五一日正習二曰勤業三曰

介子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優而道費象莊而行和枝繁而本  
 利是以正習之為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為貴蒙  
 接而惰行與市焉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為貴群而修

以保本也失者親獲美生焉其進乃懷是以崇恬之為貴夫右  
 賢左劣植率什梗乃能動美是以篤善之為貴行其五者以  
 可以淑士矣士淑兼用以戒舉藏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政

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  
 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神註

子微既久請于神曰蓋聞之洞然者吳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  
 不折妖體元離亂魄見梟款囊每建政刺聖之邦元斷毒孽之  
 鳩元覆掩正之綱元裂墮良之罪元夷是神戰也予之微也美  
 罪待命殺時俸肢憤志恍分忽今吟神之難一難曰醜士魁奸  
 修夫短鸞東家之宴西隣怨詎是故握珠珍而贊尾孽彼存機

子云曰一進  
 格二不進  
 單抗尚退  
 則進未  
 林健德曰  
 小大若君之心  
 一也若君位  
 保當勢而不  
 言失勢久不  
 之野為耳君子  
 爭思此耶  
 刑罪曰此皆  
 陽之說神聖  
 正意焉為也  
 言陰句能是  
 取小人若之  
 子云九品  
 刑至王民可  
 對矣  
 陳嬰曰曰國  
 助我言言打  
 動人點言打  
 出來人點  
 刑具

稱之駭駭却姬之昏而曰是則明眸改也蒙病在伊讓其不  
 游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昏却姬明跛蹇而拘尾架也改奚無  
 罪予曰天之罪予厥鑑湛々乃緇其事說中以谷則予豈改予  
 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殷者瘠依言勢忘  
 失也虎豹遠山見威于犬悍夫不成或孺嬰焉奮折其翼而為  
 承朕汝乃捐垂背要而昔心不核夫金陵趙堅誨擠者也去重  
 即輕筋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矢勢矣固昔憎所棄而  
 往所便也改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  
 耳胃嘗食主人之利而悍進若刺于夫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  
 虎搏隣羊操狐不射非已利麼人布羅獲禽立君見者弗禁有  
 在野也警腹可飽忍劍咽肉喘喘切膚也故捷却之辭以相盛  
 大虎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配乎大爵之口而飼之人貽  
 國人以富而并以其身賣矣夫存隣羊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  
 然而毀虞羅虞虞之疾是政者為也改奚無罪予曰梟搏雞雞  
 其毋奮翅知不能庇愛船也已夫聞帝助戡良所弗忍予不知  
 罪四難曰聚直頌行不勝單倭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黠夫使苦  
 惠口是屈故堅餘不伐伏蹠不道鑠燭不撲族官不解奔輒不  
 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孱士之庇改奚無罪予曰吾  
 害五步之賊誠不能使勁者之內鼻也且覆惠以求立此德復  
 以避抑也曷可說美予不知罪五難曰不後之道存乎氣也氣

龍蛇而變化者殆仙者流歟方將揚帆鼓枻拉窮極遠日出入  
何物非其手江湖浩蕩之中烟霧窈窕之際則尋源訪石恍惚連值安知  
不其入其彀中而遊耶子謂弗比過矣

歸故

吳子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倫而遂安不然矣美者階後不  
守子開而故務濟奸固之憲以賈戾而嘗其軀犯而能窮上用  
窮焉諺謂賢也夫儉刑後者也詐雙淳者也唯去澤不若也  
而卒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其不越而施度以臨不虞後至氣  
蕩其具及于浸淫波其宿昔之讓而一朝遂為其患且倍孽不  
而谷其決矣且夫聖哲權世明察濟偏頗守故于

不溺性聽而與更商濟之道也抑聞之旅在途而迷指之其空  
而令之婦邑之舊也子務婦之而已故崇實抑華滋其陰也修  
執辨物閑其惑也樹惠代頑昭其向也明德揭典肅其侵也然  
而不浸者否也且子瞻而鮮嘗通而不教峻而寡爭倫而遂安  
子之有也布子之有而舊是復何憚於遂安

仁理

齊魯之民先于理錢子注焉人曰錢子諸法而明文稽以其優  
我弗獲美子曰信然民且重克何能獲焉雖九乱夫憫寬而使  
也亦唯昭其恕思而務求有一之生以界焉已其顛越而因以

執之也不然授之民命而令嘗其術驍驅利獸而內之困憊得  
且噬焉其無乃非人仁之意也乎夫矜諄者不度恃明者不疑  
不度不疑其何以復波恥不獲而務遂焉民且斃矣無故悅而  
意舍之憎而意繫之上下其負而文法之務就盡之民局能  
與知故慘刻之教哲人惡之驚悍之吏聖王尤戮很戾之長庶  
抵感焉且夫滯法者情道情道法亦弊任文者實病文為虛  
是我且為其能臨民茲役也定唯憫寬之故亦曰試之矣知  
其仁仁能度疑疑明斷生焉庶其有獲若曰文法一微吏解之  
笑豈以待錢子

居誦

因是先生誦且行有問于子曰先生與子曰否曰戚子曰然曰  
獲戾以貞犯衆之忌有是節也終吾身情義繫而虞一厄沮喪  
竟克而值者則然先生豈有是焉子曰否夫舉國之憲者期无  
濟也而弗濟焉維弗攝抑已其頭其曰將以獲戾而成吾恃焉  
是利弗濟也夫憲天下之紀也舉之弗濟憲且墮焉墮國之憲  
而崇吾節然且利之其不可矣且雖身非辱道為榮辱之  
瑞君子審焉已身是處道用抑焉是戚夫有敵而伺吾一惟  
弗攻攻之不克敵且張笑故擊惡者先斃不斃藉其忿也吾節  
務成而貽惡以藉焉其在茲夫墮厥而戒者怯也幸弗濟以貽  
吾節視快均焉先生其能樂之

王訓石曰此禍  
我非弟役衆明  
白易曉  
文道林曰言我  
且受敘事既而  
入門語頭道出  
母子兼孝之狀  
婉然在目  
不士表曰因人  
康之以下許者  
必深令人有嘆  
息之悲

蔡慈萊劉母夫人周氏者也母今即守遷一居其子烏母之卒也計自越君仰天泣究絕曰嗟一傷乎予之罪也夫予之罪也夫乃予何用生為美予之仕也母番乏焉省者九越歲每書致弗欲仕而頌朝夕省則曰勿歸我健無恙無念我俾我親改成用茲輟歸圖而今也有慈故也是予之罪也夫嗟一傷乎予何

用生為矣國人表之以為賦慕茲或曰孰則慕焉曰言居慕也乃國人亦慕也或曰何也曰國人之慕也以君故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人之不詳而以胎禍故鳳不字巢蘭不出蕭野土之植無腴而并株之實無苦其然由也婦人之行無闕瑜也其

**THE**

三

爲能顯于立用彰厥子觀厥子知母矣君之治國也不以民邦  
已不以奉賈秩觀君儉已是故知母之儉也已不以撓撼守不  
以誘易適觀君貞已是故知母之貞也已不以賢蓋人不以疵  
敗良親君弟妬已是故知母之弟妬也已不以毛務蓋直績不  
以口惠惡其民觀君弟煩弟欺已是故知母之弟煩弟欺也已  
教者君之良也而母出焉是母之良也慕君斯慕母矣故國人  
之言曰何傷乎是國人之罪也夫天乎其昌不壽毋而奪止君  
是故言善者稽其善養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立弟揚嗟乎  
讀此詩者知孝矣

以設河口肥山  
力爲人料立字  
訓鮮到像瓜以  
眉山并等文字  
最增精切意融  
理到詞工句上  
但真誠實的之  
言是榜規模似  
錢莊氏十來

吳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曰是恆  
吾衷以號焉曰立齋予乃序曰夫飭時蹈立者莫如立矣夫唯  
立是謂道根道根是謂物宰乃克乃不拔不拔之謂能永  
存存者純是故垂偉情約粹志幽或智行亂思重撼守夫五  
著之謂物交物交者吾以觀吾立通克不立通不克不克者  
下夫道或成或敵或主或隸或局或闕成其良敵弗張為群物

厚齊曰：屈肅然  
張理成  
何學曰：法立而  
上以下，論力之  
亦則當一氣而  
唐劉川曰：離強  
狂瀝竭結山峰  
峭立，比巖作峭  
結

謹衆物之淫僞之弗忘主於一練乃役為辟物辟辟物之辟乃  
登無極局而捫闔惟時為辟物捫辟物之捫樞之不遠夫是之  
謂詠立者豈莫佞約莫悻幽莫惑紛莫亂重莫抵夫是謂物  
莫之克夫遠者不擇不擇者狂妄窮者不固不固者喻乎昭約

卷之六

卷之六

曰明守固曰貞山且明為立之根立之根是為疆之衛辟之域  
机之門不然且愧兹山

請年

楚伯考曰人為  
物故肝寄於膽  
其形內有胆汁  
以助消化故寄  
於膽之勿其有  
病狗生以來之  
故必謁於膽而  
中道夭者論年  
之論要于死生  
南倫史記作於  
知可止

夢澤子見舟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何以曰  
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能無笑子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讐我  
言我亦不德我恩我者害我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賊我  
亦生我我亦樂我德我亦讐我讐我亦憂我讐我亦德我德我  
亦我害我百惡我害我亦我恩我百賊我生亦我賊我百毒我  
亦我生我百故我生於之生於美輕生子重生於輕倍生於

務取者或奪或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者有之用矣知其有者有之用矣知其無者有之用矣知其有者有之用矣

故曰視強則盲耳听甚則聾心思過則亂是故事天者務盡修

者務盡閉者非徒盡其欲而已也亦將盡其智焉耳盡其智焉耳閉云

非徒閉其欲而已也亦將閉其智焉耳盡其智焉耳閉云

之又閉亦無閉也蓋既無乃登與盡閉也既無乃登與無閉

無盡無閉天地不遠日月為衡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終

盡澤子曰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低之本也遲者延之基

也夫子曉而為焉復晚而官焉富不棄倫老不倦理仁者之心

也復從事乎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

新鍊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從吾 焦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 朱之蕃 圈點

陽城齊渠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

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於山上

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浮上升攀龍之

力顛而絕帝之方象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鳥號

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

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

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

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

異於龍龍之異於鳥鳥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

管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

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

正之謬甚而蔽龍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

感焉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

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然則神化也神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  
中和之實也神物者氣也氣也者神也神也者氣也神與氣之  
而心術之變也帝之精神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  
然而每成而每上之也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  
所之適其去也遠矣神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擊能之胡  
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  
也上下無見者民也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  
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世也號以決其然藏  
以奉其傳以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  
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而為羨慕者其左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  
黃帝之所造者矣夫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  
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  
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尺岸虛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焉  
誠恐大圖之上峻謝懸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復何所  
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然以至千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  
然而世之人知者欲羨慕者於其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  
九鼎禹所以圖神靈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  
所以之適焉者頗異是可以決疑矣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  
其來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汲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然其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  
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  
于宋君宋君召其入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  
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  
者正之是宋君召其入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狡詐希寵之臣又  
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此吾所以反之沒之  
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  
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轍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  
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  
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怒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領意非其真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慕也  
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  
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操保其誠  
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  
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遙趙趙簡子不悅煩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爲  
國美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矣子華子之行若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華安于富書

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  
君之亡臣某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爲於所  
耳士爲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  
士者之所辱夫立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  
于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陰矣主君之亡  
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  
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爾御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立惟亡臣

亡臣雖復野死以冀清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及之慎不忘也張子曰諾元帥簡子之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樂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  
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幸業也以是推蘇之弗繼闕  
其願煩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華子欣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歡善矣足願而惡惡足  
意而善亦出一律

意者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幸下長  
意而天不約意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幸於失人九以善故王者佐興將以治

今世之悛悛去善其始可乎哉善弗去亂弗也而又奚以善  
爲北宮子曰善有是哉頓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  
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勢如法驚漫一則以之休惕一則  
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  
也如矣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  
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今如大羹之未調  
誦誦今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遠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

其神明休休常必道謀去美去惡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  
以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憤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  
之意而接波忿憤之心何爲而不闢闢且不止小則善凌誹評  
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元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  
善者是其甚也子華子曰始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力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血重沐其中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  
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  
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  
欲充其名而殺厚公子軌欲專其國而拒蒯瞶瞶生克段忽出  
而突入季友鵠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仲

子欲託其幣於魯而先整其室先居厲公一言而殺三帥華轅父并忽或作於魯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此皆名為求汙而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又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又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相作起下一念之疑故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則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則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得又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養而直以行之何性而不得乎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約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之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為得平平不施焉則為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此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

子欲託其幣於魯而先整其室先居厲公一言而殺三帥華轅父并忽或作於魯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此皆名為求汙而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又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又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相作起下一念之疑故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則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則其疑什則其成幾何矣

為臣而歸晏子治阿三年毀閣於朝公不悅召而將見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焉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而助之反則

虎會問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彼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為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學而不瀆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虎會問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彼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為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學而不瀆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則請者加矣矣請者加矣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頌治也夫有欲為頌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認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消名覆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尤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棊圍日以按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苦滋長諸侯之賓客當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生為蔽蒙僉夫堅諫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愆心也造為諂諂以盡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是旒清宸位寧以聽叔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辭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千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集矣群臣之不肯者又隨而揚之故其蔽日以深其固知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論其所底帶而開之以御道夫說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詳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微者而莫之知也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忘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術于後世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視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凝栢之淵而限澳之下也豫章振楫之可以大斷者必在夫大山窮谷窮嶺絕壁之區挾劍之檣撫之剝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龍蛇蟻之變奮其朋壘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塞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遺下而

顯明遠天而顯明神則極之惟大必折維矣必獲其落而類心  
敗而族夫是之謂隱隱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  
如以鑰印金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乎曰駭乎我吾子之言  
也娶也領迷其所以開子華子曰夫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  
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  
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奮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其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者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十九卷 卷十 卷十 卷十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而深排規以  
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順也  
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俱疋屢聚而為陰陽之罅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  
之勢而無足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樂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  
厥有頭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故  
命以自賢恬寵專權勸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庶視之  
如月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

之在位也明察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備焉而不自居  
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暇有所志曰  
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  
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驕  
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地城日惟諛佞之小大是  
惟是用崇然知者遠之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  
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後識俊良根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辟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虐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朋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關市  
十九卷 卷十 卷十 卷十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達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域日移其  
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  
德寧寢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廢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  
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威強昌庶而蔑棄於理焉人而勝  
天藏於中而以之遠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  
於羣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觀於一時之幸虛偽而同  
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述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  
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湜於晉之三主  
者矣夫樂垣痛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低而基傾之矣

周引經義

以兩手而掄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龍瞽之疾已發於已也悲夫晏子曰駁乎執言也也要也請刻諸佩鴈以志不忘焉

晏子問黑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此義而無荷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始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感而後浚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聲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繡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

十九卷子華子

野荒而存飢其太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奇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合以登之斛厚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瑯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倉以二為三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忘前而排孤姘媚脂常者日至於君之前因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之徐不不力何者雖有所謀為之買焉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既無由矣矣少飲一虎馬矣猶之售王者然不論其廉身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儀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也

周引經義

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隅廣限隄其金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聚也八齊召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值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馮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暇祠也不過於庖酒而鬻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且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困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龜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十九卷子華子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克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沐浴戒於塗炭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瀟當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擾其移物也明其過事也剛畎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更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品御萬民窮天之施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  
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  
業仰而議太亮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  
者也上階堂殿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  
先居於衡室之宮重衣而襲幅遠如神明之居每五瑞以見群  
后之帶幅鳥而入觀考如衆星之拱北亮則若固有之也舜遊  
於獲廊之上被珍衣而訪五紘之琴書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  
章蕭蕭玄黃懶如也出則有駕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章韶  
之節舞亦若固有之也夫亮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愚有所謂上  
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愚有所謂堂殿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禁紂之亡天下也  
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權存焉權之所存可約則殺可  
豈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域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室  
縣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  
冕璪以示尊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僞賤居大  
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園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笑不惟以陋  
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豈其宗桃曰吾以是為  
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善子嬰無所聞之也終  
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  
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故無有生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  
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元  
不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攝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  
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  
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編覆包合天之所以為  
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呵天無從違帝無失  
擇然則心為乎而宅道心天也天也帝也帝也人心也人心也  
隨以之格天以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天  
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  
遣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故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  
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  
百品難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  
於責言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金幣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漆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  
泰飛鳥過而不止崇極續繼操旋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





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極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降乎  
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變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澄  
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養神農之世其民童蒙懷德不  
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  
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  
不效知誦相誦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喪燿者矣機括存乎  
中而群有註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  
頤特百疾俱作時方疾病道有繭眉奇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  
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紅  
硯書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痾夏  
子其九子華子  
霜冬雷繆繆之族諸揭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  
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  
以之謂也  
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  
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  
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液焉以逝非提園之謂也而  
吾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  
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持  
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  
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

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  
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  
矣  
子車氏之獵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  
則駁而白惡其非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  
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  
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  
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  
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蹇  
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獵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之而  
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豈吾所自為者  
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緇縞也今子之所  
衣者緇縞也以緇縞而當我之緇縞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  
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者矣幸于得  
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  
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  
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管人壽幾何而期必有待也治古

之時精美于躬如席華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變於無聞如鑿  
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維如也今則不然荒廢無統而獨秀者先

預露露膏寒而朱草立楊柳市之徒又從而煤華以魁搖之是  
容也而得棋枯懷抱其一槩之操氏氓默然而頸有以試也而

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  
欺

子華子終

十九卷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

孔叢子

齊東野語欲攻田氏執轡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素也左  
不足與計事揖子直使谷之子貢請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  
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將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  
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  
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值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  
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野言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  
夫子告子貢曰東野亥欲為素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十九卷

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  
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素之而不能隨  
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必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  
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  
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矣而已矣  
微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  
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之意多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其有失也若夫之問者皆臣克官才任士克一從之左右曰人君固不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也耳目之矣今齊兩舉人吾又耳月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若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盡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取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休死以爭而反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休死以爭而反

素規去就尸利其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以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操好儉仕而有禮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怍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伐則樂其身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規目之靡靡為之陸子過之弗之視也弗之聽也故曰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主

下道德懷其志欲興而作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哉則夫子雖使汝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尋君之重脫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作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譽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即人丈人含珙珙婦女含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矣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為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為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下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君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表賁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彼貌可相易寡人不惜以之賴看子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而願者唯君修禮象當百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從機負

洪武口六聖之  
錄以明其大

如  
安之者視以何

文照曰今人  
休及以論列古  
今相推者率謂  
之鄙無倫已子  
思之答作有心  
之之者乎

世有仇  
報孔子  
微服過  
陳之事

之列其肅矣若無以歸其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肩乃  
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  
動思勞禮或折臂望祀或禿髻背倭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  
也人之質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以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手髮之下茂  
也

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易

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祁與之言學焉辨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以以及于秦齊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  
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是處其書周矣樂  
祁曰凡書之作次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改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深與訓詁成蒙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讎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聞之

九篇云。

公儔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其然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望望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大器

抗志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殯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廩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鄒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思也申祥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心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焉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機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溪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齊王謂子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壞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從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肯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也

不佞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謂無死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空盡相磨盡順終以不與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北字之字孔以人小辨而毀大道子蓋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君魯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竊請為弟子公孫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本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以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實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聞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大士也見侮而不敢聞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聞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文曰雖見侮而不聞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也。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鬥，是金玉漆也。而王不以為臣民之也。且王以不敢鬥為辱，必以敢鬥為榮。是王之所賞與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則雖十黃帝固而不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方，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兇於雲夢之園。友而喪其旁，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得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說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憐，巧而不理，以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慨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宰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傳六經，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鵲鴉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縞，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縞，素縞有縞布，不曰布，縞悅生。

玄武以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若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亦白馬之說，穿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兩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俠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也。以以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亦白悅察以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楚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簪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以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後容徒步，則有布衣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可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曰：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道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盂盂，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薰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乎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戚之詞非實於也平原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彪性多穢營每時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稍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啖其下滋甚陳彪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以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榮枯自適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緩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彪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對魏王

九十九年品彙評 十九卷孔叢子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昔魏同轅伯樂為之管嗟玉石相探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其貴則士臣其貴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稱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含五帝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而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舉大國為難而竹酷刑以懷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以乃以國之道台之下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諫而已也心旌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無我諫諍必於陳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諫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邪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威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王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高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銀之鉞大虎之布其鉞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大振之皜然疑手雪焉王曰今何以獨士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開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寢之而燕問于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利用之而後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也王曰何謂哉之無用波  
市也後世不明此理而為用之者其害甚矣  
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  
熟也以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棄我之貨惟牛羊  
裘弓矢之器是其所就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就  
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棄於衣食矣殆可舉種而驅之豈  
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免乎子  
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賤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  
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特  
二九子順曰  
通燕相國子順曰波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  
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  
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齊子之欲則宜  
若即成子者也昔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及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宰宰之觴  
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  
有孔子荷衛三十里閭齊喜在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  
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

趙問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此君之下吏計過  
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浮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秦  
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  
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  
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  
也夫連雞不能止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  
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  
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秦

王曰善  
秦兵攻趙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困而  
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  
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  
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子  
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龜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顧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  
詔勿歸其尸特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口  
其父兄子弟悲若無已厥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  
也歸尸與不悲若何其為以臣愚計齊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步農一費也歸所焚便其  
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  
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耶耶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繳之以五絲趙王大悅  
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  
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為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  
下人非所得爵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普號公祈神賜  
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何悅哉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放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  
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詠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  
種稷殖加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謂天祥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順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  
知必見未形之前功聖於身後立教而後夫弗犯吐言而聖士

不敏也子之先君可謂富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  
謂者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久歷遠過義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添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緡曰子信之  
為然固未允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  
者必以淵深為名是實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  
必言經以自輔後聖以自貶欲以收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若先君之所自志也請參說一隅而君子  
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緡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  
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  
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理與韓趙魏伐鄭而東  
桓而還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  
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  
多好事之徒皆非之邪也故吾以是點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  
多美而子左不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濶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  
吾自以為學之博美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  
也

連義子下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劉劭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年九歲以  
其父命往見劭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  
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服之言既當理矣徒求有  
日嘉脫未至或欲置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復  
是李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  
租入然後復至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  
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劭  
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李彥及魯過梁梁相曰此  
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李彥曰言如母則與親  
母不殊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善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  
子正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梁日  
殺之

本詩

桓子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  
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故政厚之權成貪鄙之化是以  
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慈民慈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而鹽鐵酒  
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  
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  
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寇備之用使備塞棄城  
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  
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罷蜀之冊添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  
南之枲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佐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遐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  
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為民所載仰  
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下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竭滿厄山海不能竭是以致  
唐虞屋簷藏黃金高常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  
淳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德為雅也况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淫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即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  
往來煩難物多苦要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統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買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  
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斯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  
批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擇其所有責其無百姓賤賣  
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  
之所入非獨齊魯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蠶蠶  
宜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徵發園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騰騰則商賈倖利自市則吏容  
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重收賤以取貴未見  
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商輸非以為利而賈  
萬物也

力耕





徵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鑄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  
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靈拒之物以眩中國洗印  
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禍夫  
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蠹溢利禁  
則反本漏蠹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狽執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  
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  
以戰敵伐國據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  
乏地盡而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實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便天  
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以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暴  
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未年為  
之哀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而盈而况于人事乎  
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能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稅之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墜  
而禍構患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而人不苦也今

狽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匿於室  
母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  
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和臣擅斷公  
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亂亡春秋曰未言介於仲下也夫善歌  
者使人續其聲善舞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諡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鑒納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  
非商快猶以崇虎亂股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立  
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李刑既嚴峻  
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內刑百姓瘠栗不知所措手足  
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榮利而商鞅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  
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亡道也彼刺  
之鑿難公輸子不能善其仙益上之基難良相不能成其高辟  
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維有十子產知之何故扁鵲不能肉  
白骨微其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登  
者慮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  
當世之權為奉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兼諸陵  
齊楚諸侯飲社而面而向風其後家信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

北老環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過謀備飾素痛也故舉而有和動  
而利功夫蓄積實家國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親  
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  
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家恬以得千里亡秦  
杜稷以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  
敗以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  
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  
威施之所姑也賢知之士聞善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于頃襄公伯察烈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年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  
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掩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  
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待恭功大而理順故  
俗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全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  
法威刑而以虐戾為俗欺善交以為功而公族以立威無恩于  
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  
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  
也然紮紮而無功至今不忘名而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責故  
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編素不能自分於編墨聖賢

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此千被刑伍負相問問以霸天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甚耶  
以狗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幸擒強吳  
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免驕主皆思德聽派說不計其功故也  
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此千剖心子胥抱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  
諫以干名也惜恒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禮發于外志在匡  
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  
非其罪也是以叱于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  
商鞅之毒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秦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  
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幸車裂族夷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悛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後旁議者與當  
高者憂憂方今為天下憂勞即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惶  
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復而忘寐飢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問閱于心必史蓄小不足與謀獨  
將大道忠親文學若侯周郎而望子高御史案事即國家廉舉  
賢才歲不乏也今齊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聘意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注而爭於今通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  
不足以知士也將多師文誣能以亂實和何賢士之難親也自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親近舉之士擢升贊  
其顯然未見絕倫而為縣官與帶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  
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  
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  
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  
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以急則廢春秋日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  
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札象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百  
之十九子書案釋十九子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提挈執煩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  
君子勞於求賢免於用人豈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矜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  
衣後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  
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  
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  
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賄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  
以順者從之若沃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德昭之下士

鹿鳴之樂賢而竹藏文子故之意故賢妬能自高其智皆人之  
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  
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  
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  
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獲  
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  
于治博士褚泰徐儼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  
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  
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薦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邪  
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時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畫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河  
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以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靡弊器用不足  
故設禽興利之臣起橫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  
計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  
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獎而校法故愾急之臣進  
而見起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責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頭其欲傷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倫今取容者  
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師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此薄人少於升通  
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邦國交於旅財蓄貨殖世為強國  
管子相桓公蒙先君之業務輕重之變南服強楚而伯諸侯今  
大夫各修太公桓公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  
以縣官用就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  
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濟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  
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計策國用傳諸侯參以酒榷成陽孔僅增以鹽鐵江亢耕谷之  
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  
激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  
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編額而池魚勞國有殫樂而  
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  
穢勸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絕  
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  
策建國用龍天下區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實官賈損有餘  
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  
益之事賢者所規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為鵲無息脉而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和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謬血氣之分  
妄利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當者愈  
富貧者愈貧矣非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者非  
偏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薄恩今  
俱是民也但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波而獨  
計此斯亦好諫矣緣遠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  
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自戰而中國恬臥者公過即為殺行也

子九子書集解卷十九 管子

詩云莫邪王事而我獨勞勩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矣耳版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  
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  
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  
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  
均調而錄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直路迴避士卒勞罷故  
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憂而不  
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收  
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

史記卷之九十九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滅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雖不  
其務在遠境者地廣而不耕多墮而不耕費力而無功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任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  
之難一而而制敵匈奴遊過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無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後後保士民由以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家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關東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初方以西長安  
以北新郡之功外域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遷家整西  
南夷之金巴蜀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遷家整西  
隴路左將軍伐朝鮮關隘險阻因於截貉張奮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千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以觀之  
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扶管仲之智者  
非為斯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意者不居貧困之虞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屈下而訟上處貧而富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  
譽譽以要名求善于當世夫操不遇東握者不足以言治家  
不持糖石者不足以計事儒者貧羸衣冠不完按知國家之政  
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

論功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戰捷弩之用倉庫府庫  
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嬖易上下無理職柳為室梅為  
為蓋素孤骨鑣馬不乘食肉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  
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賢  
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我狄  
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重絲漆之飾  
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棊檟曲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  
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法巧之貴織綺羅純之作  
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人有其用一日有急貴乎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棄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為城卻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  
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後嬖於札而為於信略於文而  
政於事故雖無札表之言而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  
下有以相使群臣為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  
之而反更亡也故古者山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  
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  
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終至德之基  
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沿而况之於今  
其謂匈奴難苗宜矣文學曰有厚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  
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  
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陀章  
即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恃而事也速出兵乎平原廣收鼓鳴矢流雖有  
充彊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札義雖三代之述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  
為氣因時而竹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

德我昭王南征而不還凡伯因執而使不通晉取郊師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氏也南  
越尉陀起中國自立為王恣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  
一州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慈有冀州之累南利  
之患於是道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亡國之  
時皆據萬乘南而稱王提珣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  
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  
難勿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出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弒先帝夷子嬰係頸降楚  
曾不得七王之仇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  
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燕天下十  
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  
而驕不伏者未之有也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從吾 焦 統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恭閱

蘭端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王維柏曰此篇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尤矣士有俠氣豪傑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幻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陰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教術其變通詞譯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先也鬼谷之微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之文也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堂皇甫誼陶弘景尹知章

弁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捍闔張翁之概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

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像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待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詎而為像秦像秦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用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像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押闔第一 押音羅開也樞也樞而振之也

每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闔闔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闔以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押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隱其容怨以見其志意微挑其所言而押反之以求其實實時其言闔而押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周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意。即欲押之。而即欲開之。貴密周。一  
貴微而與道相迫押之者。料其情也。閻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  
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  
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押者。或押而出之。或押而內之。閻者。或閻  
而取之。或閻而去之。押閻者。天地之道。押閻者。以變動陰陽四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及出反覆。及忤。必由以美押閻者。道之  
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  
也。意欲其應。應欲其出。皆由門戶出入。故閻之以押閻制之。  
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閻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  
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污意。善  
惡。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損。亡。利。失。意。有。害。刑。  
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押閻之道。以陰陽試之。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  
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  
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蓋損去就倍反。皆以  
陰陽御其事。陽動而往。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遠終  
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  
陰。包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押閻也。以天地  
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蓋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復以驗來。反以知古。復  
以知今。反以知彼。復以知己。靜動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  
求之事。有反而符。復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  
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  
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其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  
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符人。其張置網而取。杖也多  
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以鈞人之網也。常待其網  
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收  
之。已反往。彼復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繫之。反之。復之。萬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  
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污情不明。定其不  
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黑欲張。反欲欲高  
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收其辭。同聲相呼。實理  
同歸。或因以。或因波。或以事上。或以牧下。以聽真偽。知同異。污  
其情。証也。動作言。嘿。與以出入。事怒由以。見其式。皆以先定  
為之法。則以及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歎乎。靜以聽其聲。  
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機人而居其內。  
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腹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  
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因之。應見形也。



或伺候見憫而得之其事用微機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重  
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恤難易人民貨財多少諸侯  
之交就親疏就愛就憎心之慮懷審其意知其好惡乃  
就說其所重以飛符之辭鈞其所好以得求之用之於人則量  
其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和之以意宜  
之必非符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繼而不失以究其詞  
可符而縱可符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可引而反可引而復維維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九起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復相求因事為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以以先知之與之轉化世  
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  
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波而離於以計謀不而忠必有忤反  
於以忤於波忤於以反於波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  
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而與之用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  
行之以飛符之術古之善術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  
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  
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以知天

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  
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實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  
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慮量長短遠近就  
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  
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  
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  
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說利說害謀慮說長短君臣之親疎說  
賢說不賢與庸魯之知齋說少說多觀天時之禍福說吉說凶  
諸侯之親信說用說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說安說危說好  
說憎及側說便說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  
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  
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動而不  
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  
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  
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  
出於此乃可責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  
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  
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莫先乎說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蹇筮。匿端隱貌。凶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蹇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後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  
對者和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  
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誦而不忠諛言者博而于  
智平言者決而于勇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  
承欲者誦也繁稱文辭者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後舍不疑者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滯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  
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有  
無所聞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  
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  
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  
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  
蘇之得也必以堅厚蟹龜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言有五曰病曰怨曰憂曰喜曰怒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其氣而不神也怒  
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怨者妄動而不治也喜  
者宜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  
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辯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  
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與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  
言恃其明以明之與不智者言恃其以教之而其難為也故言多  
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  
主故智貴不妄聰貴聽貴明辭貴奇

二十九章品彙釋評 二十卷見本十

謀篇第十

為人九謀有通小情其所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像二  
像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推始於古  
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  
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  
欲而相疎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  
相疎者其俱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  
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水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  
故變生于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  
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教也夫仁人輕貨不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  
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  
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  
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  
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  
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意以推之因其患以斥  
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推而塞之亂而惑  
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  
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  
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繼之繼之者乘之貌者美之又惡故至情托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責  
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  
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  
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  
也中正而已矣

二十九章品彙釋評 二十卷見本十



始計第一

孫子

老蘇云孫吳之蘭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微機之為機書一句一義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即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行  
 一石當吾二十石意足糧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  
 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主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  
 主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竭若採山  
 之亂刃子荷令欲之力也困矣  
 許遠發奇殺賊甚至後唯城  
 陷而子荷令欲之力也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兵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  
 有督謀之士何嘗  
 詐為善謀於後乎  
 國之資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因于師旅者必其  
 糧之速輸也糧既速輸  
 則百姓貧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  
 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  
 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家而百姓安得不貧者乎  
 近師者貴賣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  
 貪利而賣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至竭矣百  
 姓財竭則給于丘役俱給之事丘役者馳丘甸之數而供後  
 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役  
 丘計十六井計六十甲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策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  
 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  
 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荊州刺史度衡侯軍士出微需使人  
 燒其珍贖贖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敵之  
 上陽滿鴻守財貨足富故世諸將但不竭力耳所亡以  
 正介意家悉以貨士國家所發惟士  
 所獲帶藏悉以貨士國家所發惟士  
 耳由是將吏敗所至皆下

謀略

舒將曰必資敵  
 必先謀敵曰謀  
 攻全國則師  
 深入長驅往其  
 所近視其力外  
 敵李固未服為  
 上如曹魏下江  
 南夷城之日一  
 不棄殺是也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參將黃顯昌言  
 三個月後戊辰  
 三個月後  
 修治補

轉輸其下四輪災中推之至城下也若城無開攻守之機將不  
 名輻輳雲雨之屬也雖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勝其忿而據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  
 以十敵一則開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之以五敵一則而上如據之錄牆必殺傷士卒  
 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又以金率千天

孫子兵法卷之六 下  
下故兵不煩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避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安，強輔也隙則國亡。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不可以進，而不知退，而謂之遷，是謂縻軍。從中制而縻之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遷，是謂縻軍。

何去春曰三患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事從中者則將  
者失人君命將  
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  
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  
以出衆人制之  
以內衆人制之  
開外外將軍制  
之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恃而君不御者  
勝以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己一戰必死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  
 南唐元伯嶺取南宋皆服全人之國劉勰取南燕曹輔殺江  
 州誅殺太甚咄不能全人之固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  
 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李項羽  
 許耽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功竹交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宛者交南河于黔布  
經上段楚使者以宛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起高  
洋蓋諸賴明請和于梁以疑侯景此皆伐交之道  
 距埋又三月而後已距埋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此或  
現其虛實或毀其結構或乘高設計而  
 入敵又大約三  
 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為將者以其日名  
不勝其忿使士卒

案釋評一十卷孫武子  
城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  
必攻城之失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  
相代墜而復升死者罷  
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田穰苴明法今無士卒  
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蔡容恪築室及  
畔灰固圍壘終克段兗于廣固兵不血  
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敗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佚言特警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者如吳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次後衝東之也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缺之。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之若我治彼亂我當使之以佚彼勞我飽彼飢雖少亦可勝衆者合戰居兵處以五百乘破秦五倍於我而八萬破

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威不武者其所借勝勝已敗者

強治亂數也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戰敵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言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愆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侯中曰...  
攻守之勢...  
攻守之勢...  
攻守之勢...

水內地而制謀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故因...  
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用有短生

先處戰地...  
後處戰地...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

伏能勞之...  
伏能勞之...  
伏能勞之...  
伏能勞之...

安能動之...  
安能動之...  
安能動之...  
安能動之...

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

衡其心腹...  
衡其心腹...  
衡其心腹...  
衡其心腹...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故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故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故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我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我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我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我欲戰戰雖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謀多疑少斯人唯應指皆忠也居忌遷移當保固必  
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謀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以  
為法  
佐之而知動靜之理夫兩國相爭勢如敵之動靜則我易為  
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敗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惟不可  
以取勝之竹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生之地謂形之則知敵所據之地必與生也  
必是如錦信破趙軍乘趙軍疲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陳之水上  
軍皆殊死戰不敵趙軍敗歸見漢赤旗遂亂走又如水  
去壁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處擊破之斬龍且以背死之而  
破者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  
已中軍知有餘已謝玄道劉牢之領兵五千起洛陽新  
梁城和敵之不足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者我則我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  
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以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眾兵  
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  
廢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  
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  
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  
卿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詭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運  
掠鄉分眾斷地利和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軍爭之  
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  
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  
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氣  
憤氣歸善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以治氣者也以治待  
亂以靜待譁以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以治  
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以治變者也故用兵之  
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逐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追國師必闕窮寇勿追以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 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破閼與去國  
人日不夜復蓋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 眾以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 舉軍而與  
不敵及如待堅以百萬眾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  
輜重損如罷涇秦其步軍輜重輒倍日併行與秦爭秦至千  
里大敗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  
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 以以下言舉軍而  
利則不及者若秦韓彭越等與秦爭秦至千里大敗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蹶上將軍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令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

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  
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

論也必以兵家變通之妙  
兵家變通之妙

不用御導者不能得地利  
地利

不動如山  
止堅固不出

難知如陰  
陰

動如雷霆  
雷霆

此山而勝秦  
秦

掠鄉分眾  
掠鄉分眾

廊地分利  
廊地分利

故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  
旌旗

為左右勾卒便爭鳴鼓而進  
鳴鼓而進

洋而前應時被敵擊退  
被敵擊退

伏兵擊大破之是變亂  
變亂

恐官同從擊大破之是變亂  
變亂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奪氣奪心

軍聞之陳動而回  
陳動而回

遠守人肥能操持十萬象攻之  
遠守人肥能操持十萬象攻之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

修守備齊心乃安  
修守備齊心乃安

也偏指齊領軍陳王  
也偏指齊領軍陳王

仁者曰薛仁貴領兵擊突厥  
仁者曰薛仁貴領兵擊突厥

擊其惰歸  
擊其惰歸

待敵氣衰  
待敵氣衰

以治待亂  
以治待亂

以待勞  
以待勞

高陵勿向  
高陵勿向

勇等而力均者  
勇等而力均者

而擊其不虞之工  
而擊其不虞之工

佯北勿從  
佯北勿從

此也惟其從  
此也惟其從

餌兵勿食  
餌兵勿食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歸師勿遏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衛地舍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東洋平  
二十

木丹丸

三十九

木子卷孫武子

一

100

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慮必難於利害難於利而務可信也難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臣諸侯者以害後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外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賴凡此五者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起兵法者不可不察也

陷天防  
之類

望有所不由

間不過差一二日歸候關之以爲將軍自天而下也並決  
 之使人索常視之間果有得兵伏矣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  
 充道而進臺頭賊衆衆高岸陸水疾船不得上會者孟士  
 襄以獲  
 亦南率

地有所不爭在險要處  
利莫大焉乃利三萬金守之  
後稷成之果大敗

文德而有武功稱莫大焉後楚  
宋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釋評本 十卷 孫武子

一

100

維之利於害而患可解也鈍常第責困敗以為勝耳  
 底諸侯者以害之類  
 按之使人之類人民失業如讎律光高頻平陳之

怨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怨之子玉果得

行軍第

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必處山之  
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今半渡而擊之  
致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必處水上多  
也絕斥澤難進去無留老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

武是謂必見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焉之軍

絕水必遠水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之一則引敵使半水為棹則勝烈

知其不遠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敵若引兵而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竹曰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城博郡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于東

主于九子品案釋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薛萬徹破寶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計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敵戰無退水而迎敵恐敵不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廣父與楚軍夾水而軍廣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必無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燕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大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又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地氣溫潤水草薄聚不可久居斥肉鹹也東方謂斥西方謂圉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外後生以處平陸之軍也平陸之軍其坦易無險陷之虞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且所以持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軍無百疾諸君凡明伐經中兵備南曹操伐美  
軍不無也  
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際必墜去之漢谷深峻不可  
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為絕澗外高  
中下險峻者為天羅天陷天際必墜去之漢谷深峻不可  
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為絕澗外高  
中下險峻者為天羅天陷天際必墜去之漢谷深峻不可

其所居易者利也其所居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  
陸遜戰於猇亭其有巧  
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設備者進也如趙奢善養秦間而當望後卷甲而  
城降之日頭無傷妻妾  
後驅大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如吳興晉爭長吳以帶甲二萬去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如吳興晉爭長吳以帶甲二萬去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  
如漢王使使請和而食其將重寶而秦將謂之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人將奔謀告曰楚懷有鳥集兵去矣  
其居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帥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帥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

懸鏡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鏡於外示不復收也  
舟破釜欲一戰者  
以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  
為晉所敗是易  
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難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後居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亂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難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後居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亂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難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後居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亂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難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後居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亂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難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後居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亂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不可戰之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以言地勢之變言此繫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死地有生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秋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死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圯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敵聞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性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性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闘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患財也無餘命非患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

通法之賞懲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者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授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歿地然後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  
 其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為散地散地者如鄭人軍於郟特近其城莫有固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陳國之虞陽在火爭如成王時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坐固建德十  
 萬之家是也  
 散地則無戰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輕兵絕其糧道波挑戰不肩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蹙兵出擊之可以取勝也  
 爭地則無上始入敵境未背國要士卒思還建德易退諱在車地則無上必入無所遏止遂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出奇擊之未至則逐去之  
 爭地則無攻要官必爭之地無待攻城延緩當欲先至而不待上是也昔楚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去疾而據洛陽武庫食倉穀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難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楚楚之知事敗矣吳王不遠也  
 爭地則合交四通之地當先取之以厚結和者國將富安陸平江便利而無利戰者外勝故先取之

右向角必  
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採取  
地則行  
地之險要固守之則敵難攻之則我易守  
乃勝  
園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阻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敢是以圖  
寡弱之形敵雖以力勝我必輕同力勇擊  
必地則戰  
此戰必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  
窮而不  
能敵  
善用人  
能敵  
先奪其所愛  
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聽命於我矣  
清野險守要則成  
之進退聽我足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其鋒不可當以下皆言  
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則不得已則開三  
之士而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不懼左右前後皆無所往  
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待已皆委  
力而  
禁祥去疑至以無所之  
禁祥去疑至以無所之  
亦有一幸為神師而城變矣也

譬如率然然者常山之蛇也  
上聖石為文縱橫皆八而桓文見之曰常山蛇勢即此軍  
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能擊勿敗  
出其中首尾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為之人事變其計策之謀使  
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勅諸軍取諸險要  
險令軍十營忽使移就榮岡初馬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莫夫險而就易  
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險使人不暇思所慮之謀如  
信使諸人皆水為陣而趨軍為天即受走陸平而眾人不知  
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微地也  
四通者微地也四通通達于旁國者微地也八入之地深者  
制于人者國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等  
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微重輕固圉五者明之  
圖地吾將塞其關  
圖地吾將塞其關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眾圍齊  
神武于高陵山特神武有馬二十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  
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必戰四面齊擊大破未  
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逐直之變起隱阻之地誘敵入  
熟者為之引導則動而後進幸而不識之陷不用鄉人之習  
逐直之勝過深入之初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說先若有賞賜慶士未  
清物出眾請所止曰東六十里止張樂村  
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以破秦計示以必  
秦將歸信使萬人皆不降秦秦遂破秦  
水上軍水上軍皆皆先戰後戰秦遂破秦  
在順詳敵之意  
在順詳敵之意以使我且示之以順之奉順其意決計



之若東胡求千里馬于野... 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五曰火攻行火必有因...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 火攻第十三...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五曰火攻行火必有因...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軾也... 火攻第十四...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五曰火攻行火必有因...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軾也...

舟載糧焚其焚燒...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與師十萬出征千里... 出於衆者先知也... 反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 孫子曰凡與師十萬出征千里... 出於衆者先知也... 反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



國朝錢意伯劉基伯溫公所著也公年卅二十發元進士第後棄官歸居青田山中終身著述書和語者卅篇為火文嘯之家用之其文辭之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和離子

五言曰七必有  
有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  
詩註云天作雨則穴野  
處者先知故蟻出穴野

之此齋也草里知之之作則百虫蟄之知之於將前而避之之于未  
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伏于土不虛其知也言貴知今天下無可

不肖其人之  
至取其土而  
有離子曰僅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負軛者以牛  
用羊則責賈子

也。和雖子以三代之治軍，也不以豕。豕，駢服之駕。兩駢在旁中用兩服。豕，知其不可

又武之事而括然爰用一言者以身言不問其公否世家

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今風紀之司耳目不聞其聲寄非責

而悉取諸世胄世祿之家昵之之都都那豎為之即公歷是愛國家不

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水久無虞無故而舒其光使人

囑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聞其扁者而當其鑄。挂樹之輪困。

王慎中曰：「此詩見於王慎中曰：『此詩見於王慎中曰：』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翫其明。自編其光欲人之

不犯莫若瘖其聲具口是故黜此繫於牀言一名錄衣却明皇  
 烟鼎獲于善鳴詩如塙樗以惡而兒割詩山有樗木也歎以苦而不  
 烹飲下可食何不駢子之燁燁燁燁光明也詩而返子之寘寘  
 乎詩云鳳雛翔為舉

施於君子刑罰加于小人知大不可殺則知  
 主  
 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俾赦而多  
 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  
 感罪故得

刑期于無刑。又曰：青災肆赦，以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畏刑，有以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故者。

所以矜養。萬有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故僥倖之心。而教

人非也之隨存焉至方社林氏利不濟已而諫之是以恩義究

馬理曰人而虎也又為民陷弄箭人衣後掛之衣現麕虎者以遺境境之虎所畏民卒至獨彼知虎畏已不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知箭畏後現也返而矜有大志矜已

皆足  
 志明曰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以鬬虎牙耳虎立而睨之其知  
 不足怒其不走也心之為虎所食人忽不畏却孝子之不可

中流而忽溺水渦陷而出之湯旋浮壘以齊庠以為齊庠

天祐已也為天幸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奔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冰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以竭則危故霜鍾鳴

而巢鳥悲鳥以巢為歸所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人之形而能立  
故曰今人思者

魚魚之所致獸之所  
好在海致獸之所  
好在藪鳥鳥之所  
好在林臭臭納之屬所  
好在臭珠致好在海至好在道會好在食至好在食致好在食

利致賈賈人之所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

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增其室之北隅屋漏暗以集思至而多無以食則思何益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葬其室隣里莫不哭

之甚矣致思之為害也淵谷之淵淵谷不可以陵洪濤洪濤不可以御御風風則元則元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有翼氏有白鳥白鸚鵡鸚鵡一名木連理後漢時有群臣皆賀荀卿下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四鄰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喜頃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聖王出豈年次之年次豈豐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物之說色之

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隱而人莫之知也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虐其惠今三閭大夫放於湘屈原沉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賢士皆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若弱

餓餒水旱相仍相因飢饉無蓋之禍雖有鳳凰麒麟日巢于郊無補楚國之弊弊而況於易色之鳥指白鳥亂常之木乎指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有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牙爪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見虎之用力與用其爪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獲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樹木之用一不以一敵百雖猛虎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有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

以肘守關則者無所說以臂聽樂臂者無所聽取其專也取其專也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龜陰取其原為稻取其原為稻而子及之矣其性矣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

之愈于時者趨之無而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然  
至不獲市者其力其愛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  
以待時來利必倍其利倍矣必主之所富也人集我  
而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  
而十年乃知他日以舶入於海海又深其友與偕則記  
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海也甚深而往且不可  
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其友曰是壑也甚深而往  
之以還其友曰是壑也甚深而往其友曰是壑也甚深  
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  
如日自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厥叔三  
十九子品  
悔以沒齒終其身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食人賄賂為齊  
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惟先生憐而進之進用又黜而  
以時養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以千鍾酒醉不醒  
以為醉成之此酒論其家共五臟熏灼如火之熏肌膚蒸  
如烈之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三日而後釋酒謂其子曰  
今而後知酒可以害人吾不敢復飲矣屋不能開月同  
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三爵不明日而五之五爵又  
明日十之十爵又明日而大醉記曰人忘其欲矣夫如酒  
所困亦故猶不能無食也雞不能無食也木不能

無食與夫性之所不能絕也性之所不能絕也性之所不能絕也  
向章之野人斃其藩以豆其藩聞之之聲之而得雉  
有文彩則又斃之其重獲也再得雉明日往聆焉雉之聲  
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得蛇傷其手以斃  
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邪望之福之福亦有  
邪望之禍亦有可憐  
鄭之鄙人學為蓋而具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  
桔槔治田焉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  
其年已老和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以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  
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溺所傷人  
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  
歲計其獲則償所倍其溺為故曰早思具舟之用熱思具衣  
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  
和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  
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微倖之人其心次其敗也以忽夫惟  
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其微倖也而後亡  
憚之夫集焉亡于其國逢迎之夫迫其情而掩其明正不可  
亡忌憚之夫死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

而失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矣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

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為多焉而

鳴者鳳凰為少焉而鳳凰少則鳴者鳳凰為少焉而

乎天下之走者豺狼為多而豺狼多則走者豺狼為多而

天下之植者荆棘為多而荆棘多則天下之植者荆棘為多而

為善者少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為善者少乎將人之所謂善者天

以為善乎曰善者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善乎曰善者人之所謂善者天

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曰善惡之權天將善者可

二十九子曰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

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

通一冬一春廢居不伸一起一伏無注不流無生不滅僕竊

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

通一冬一春廢居不伸一起一伏無注不流無生不滅僕竊

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

通一冬一春廢居不伸一起一伏無注不流無生不滅僕竊

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起者思息思息之久久

通一冬一春廢居不伸一起一伏無注不流無生不滅僕竊

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僕曰僕未究其粵也願先生不教之乎然也季主乃言曰嗚呼

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善者所以枯草也

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

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又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言景物露風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率不厭直言於至諛言  
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不有

益於已藥石能然後果于能聽而誠聽之知諛言之為疾疾而  
有害于已其害多於然後果於不聽而誠聽之是故善為忠者

必因其利害而道之以善也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以諛言之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激民言激我直激暴天下之紛生手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  
由其孫之急抑之甚而吏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

進則必退則先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赴其緩也  
故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祈  
豚而學醫齊高祖曰三折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

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趙王句踐樓于會稽而後  
敗夫差佐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勝卒知武子囚於楚而後

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  
威動天下伍子胥棄家出奔而後入即復其父兄之讎殺吳王

雖折臂拉齒葉下箒中而後相秦復更名易姓斬親齊者以三  
召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執不謂其當與枯葉落葉同腐  
上壤卒于柩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其耳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如七月之旱示  
不生矣猶可焚而望其穉若以爲晚而遂棄之

田卒荒矣終于荒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園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  
也而不驚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

盼子曰王又必以山林處其孤狸狢猥狢猥狢猥  
而澤處其鴻雁欲在澤王曰然盼子曰王又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狢猥狢猥飽其鴻雁子雞鴛飽其孤狸狢猥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狢猥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梁狢猥一日無鴛鴦則王能安之手欲者皆之王曰

不能也三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狢猥狢猥而山林處鴻雁魚鱉  
則王能馴之乎又欲以王曰不能也四曰然則王之所以鳥

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則

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三晉合兵伐我侯居東至阿  
地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濊博之間海濱水冒于城郭

風竊之小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戎卒相

千里餽餉有餽色言兵與也禾黍不登倉廩空竭言無



林氏元曰三句  
臣皆上已盡更  
不費心思

二十九子語彙

霍某曰法言註  
使人此子於此

王風細曰以鳥  
鳴道讓言托物  
寄情其意者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禮典蓋關絕於夫守敬國便  
人以應之臣請舉侯。以侯能忠信不孚氏隱其情斷欲多舉  
人以明之臣請舉猿。以猿能力本無背葉落蔓田野荒無  
人以聞之臣請舉狸。以狸能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之地  
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以人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  
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未見其處之必以其處言不  
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則王之所重輕待人也人知  
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經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徒鋪  
飾非也食其祿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  
共治齊國是何異乎桑柘穡以防水鰥朽木以取火哉。托釋朽  
下今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鴝鵒一名半尾鳴于庭王要便彈之  
使人以彈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令人之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  
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  
皆能鳴者也。皆有言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王有欲則  
鳴以道之。為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為王王有聞則鳴以  
以毀之。為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王其不順已者則鳴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孰大焉。非知一王故不以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會鳥  
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求吾禍而補焉所  
益多矣。補其關則受益雖  
能警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來宋王雖問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  
言焉無乃異乎能警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  
瑟間之以笙磬今止祝啓。祝狀如添補聲狀如伏然後八音諧  
八音金石絲竹而蕭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笛笛正。皆樂之問以鏡  
鳴千啓聲。至則而鳴于日至也則天道變焉不鳴于鄉晨  
而鳴于宵中。夜半則人聽惑

是故衆醉惡醒。衆醉而醒則其衆食無慮衆醒惡良衆  
猶鷓鴣之見人而嚇也。鷓鴣見人思以嚇之而故中國以夷狄

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又有能辨之者。是非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問有孫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碎之奕不

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致之無難也用之無法，至于不

若人而不勝其憤，悲非所當患也。烏得而不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潮水有櫛福之素定，吾

于雷電見之。雷電變化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

介鱗之於朋見之。或益之十則之龜龍祭祀之非虛文，吾於

射御見之。射御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正祝

之理不與吾於吹蠶見之。漢時宮中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

吾於人之脉色見之。脉色可以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

貴乎故服有章。服有章爵有等，錫綬使人不可以妄親，然後王命

尊而榮辱行。尊而榮辱行之則榮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以爵貴為貨物

出言不辱者，趙王得子開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即鄭之

國祥王跪而進爵，進爵為魏公子，魏無壽公子拜焉。拜焉

故郭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又以飲魏公子。

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趙人之得爵飲，重于十乘之祿。言其榮寵

及其後，王遷以爵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

也。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賤人則惡

不知實其所貴而已矣。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教者，可也。苟非民用所

可故鑄錢造幣，雖民困之所切，而饒者不可寒，不可夜必藉主

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宋鑄祥符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罪

之在已也。以其犯主若盜海水也，禁海盜海水，天物也，煮之則

同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非藉主權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

也。急故也。故禁愈切而犯愈盛，曲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藩  
三人名其書襍錄諸子毫無倫次評語亦皆託名  
謬陋不可言狀蓋坊賈射利之本不足以當指摘  
者也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田居乙記

四卷》提要

田居乙記弓之一

潛見第一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輓瓦之資託爲丈夫  
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  
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田居乙記弓之一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以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廢德也下比所以狹行

田居乙記

二

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

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鴈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軌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饌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田居乙記

三

知之及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曾仲連乎王曰曾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

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孔叢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  
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  
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  
善哉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四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君子慎而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  
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  
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採之其圓中規雖  
有稿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并

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  
所修今六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  
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  
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娶聞之君子居  
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  
患也娶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子春秋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田居乙記

馬之一

五

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也

說苑

齊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賢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六

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旛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旛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詩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

公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人居宮廷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田居乙記

弓之一

七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



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左  
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  
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  
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  
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  
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  
愈於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  
吾田碁歲不收土莫不然而何況于人乎與人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八

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  
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  
可不留意哉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  
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  
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  
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緼絀

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廟  
廊不活貧窮焉得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  
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修身行  
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  
田基獨後至袿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田居乙記 馬之一

九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袿衣將入  
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  
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  
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  
具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母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喚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子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十

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汜年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

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說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十一

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哀公曰善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

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士

成則缺枉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儒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

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避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大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聰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一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士

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也以能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枉毫毛故名不聞於閭里若扁鵲者鑒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其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吳王浮於江登平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撿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古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田居乙記

弓之一

古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曰毋取拙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僞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紆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田居乙記馬之一

人得矣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為恥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齊濟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濟則無敗政矣章綱成幕間談

枚皐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通皆盡一時之舉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田居乙記馬之一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廢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新

論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盡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李叔堅家有犬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以

田居乙記

馬之一

犬

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犬又于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犬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桂陽太守張遼去臨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血出客驚怖歸白遼遼大怒曰老樹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遼使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遼遼乃逆

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遼恬如也後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充州刺史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乎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係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典亦不

田居乙記

馬之一

犬

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嘗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

焉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田居乙記

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詩外傳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詩外傳

田居乙記

主

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劫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往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夫人貴人賤哉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  
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  
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  
事多急不得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  
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  
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  
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  
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疾  
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  
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斯焉取斯

說苑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

看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夫決

田居乙記

馬之一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君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  
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  
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不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人於諸侯可違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

而貧者眾贖而受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田居乙記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魯去甚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修維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  
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  
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

田居乙記

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  
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  
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  
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遂用有法之行

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懷咎血  
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遂趨而  
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乎反矣吾將用子之諫  
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  
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  
解層臺而罷民

田居乙記 勇之一

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  
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  
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追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

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皆欲  
懼然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  
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  
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

田居乙記 勇之一

孟

服寡人也

孟嘗君寄士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  
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  
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  
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  
子之材必薄矣尚可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  
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之疾狗也見兔而  
指屬則無失免矣望兔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  
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形于內則物應於外  
矣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  
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  
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于死者  
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  
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  
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

田居乙記

易之一

王使爲相

楚丘先生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進孟  
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  
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  
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  
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  
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

色

還自備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  
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却  
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怨  
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故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

田居乙記

易之一

王

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  
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蛄蟻  
蠱蠱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  
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  
氏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大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兩投之左師辭邑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田居乙記

馬之一

三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枉于天平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兵車之事故諸侯不相私攻而民不私相鬪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

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而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圭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騾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

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第三人能無憂乎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田居乙記

圭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蓋寬饒自以行清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

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徇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

田居乙記

圭

不用難聽之語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未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爲君痛之

荀彧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傳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傳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

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田居乙記馬之一

蕭

子瞻乞一言于徐仲車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田居乙記馬之二

荃宰第二

記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田居乙記馬之二

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嚮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使封人麥丘以爲邑

田居乙記  
卷之二

二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

始人何可恃乎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求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稅毋得以粟於是倉

田居乙記  
卷之二

三

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稅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稅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

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  
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弗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  
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  
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  
田居乙記馬之二

四

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  
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  
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  
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  
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  
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

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  
廉潔直視不若已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  
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于國  
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  
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  
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田居乙記馬之二

五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  
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  
人情莫不愛其子子且不愛安能愛君君妬而  
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  
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五年齊衛之間不  
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  
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字  
者也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何不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迺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于曾也使

田居乙記

六

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于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富厚也戰指垂澁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咳口

才庸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人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鬚也多矣呼吸之間鋸鏹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侵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

田居乙記

七

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

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我過而黜吾善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傳也不愛我諫我必于衆人中尹綽

田居乙記

弓之二

八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皆不譽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任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

乎亡其用子之謂申子辟舍請罪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鴛鴦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

田居乙記

弓之二

九

與一國慮之曾不免于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

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  
且邠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  
者邠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  
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邠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  
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敎  
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  
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十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  
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  
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  
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  
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  
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  
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  
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  
輸般服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子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  
翟婁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士

三尺壤階三疊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  
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愧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  
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  
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  
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  
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子大夫

不弔而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  
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  
人藏于篋櫝非其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  
善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  
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  
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以攻齊爲聲  
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圭

其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  
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詔晏子曰使是人  
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  
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  
路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  
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也  
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飲飲御者進清酒  
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圭

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  
飲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  
舌出者棄身無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管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奚道至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  
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  
用是則內無拂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

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  
知吾且亡乎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  
惡直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  
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之爲是也非緣義也  
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亡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卽齊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瘼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田居乙記弓之二

古

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齊公出于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傷公公自傷耳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伯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蕭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上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道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囊盛血遂不眴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趙襄子出園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田居乙記弓之二

古

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敢忘  
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  
以仁暴浼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  
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不得爲  
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田居乙記馬之一

去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  
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  
是必有奇智廼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  
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  
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  
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

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  
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  
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  
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記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  
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  
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  
田居乙記馬之二

七

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  
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  
公商容辭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  
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  
二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  
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居子也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氓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春秋

田屠乙記

卷之二

必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必子必子曰我之謂任人也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必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敎詔雖治猶未主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頽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大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

田屠乙記

卷之二

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犢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鞵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鞵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鞵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

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  
吾宮庫滌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  
荊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  
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  
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  
而攻鄭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  
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孤白之裘溫且輕簡子  
田居乙記  
馬之二

手

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  
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  
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  
百餘年此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賁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  
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  
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賁曰善能言  
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

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  
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  
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地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于心矣何閉于門哉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  
田居乙記  
馬之二

主

死于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  
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才與下吏讓  
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  
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  
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廷曰  
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

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  
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廷  
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  
主曰今而後不敢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圭

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  
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  
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于人也簡  
主曰子之言過矣大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  
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  
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  
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

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察  
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  
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  
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圭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  
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  
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  
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衛夫公  
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  
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龜鼈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田居乙記

卷之二

王

為缺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越遠其可以安乎

田居乙記卷之三

伐閱第一

記操持

宓子賤為單

迴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

平陽晝曰吾

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

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

其為魚薄而

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

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

田居乙記

卷之三

一

父冠蓋迎之者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

晝之所謂陽橋

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

單父

公儀休相魯而

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

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

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

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

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

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  
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  
不如己之自爲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  
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  
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  
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不可不孝也  
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  
田居乙記 弓之三 二

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  
賜其母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  
出使取齊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  
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  
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風俗通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韓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則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  
爲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  
就官吾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  
治乎卒善遇之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  
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日翹材館次日接士  
田居乙記 弓之三 三

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  
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  
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  
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  
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天鄉少緩誅  
罰思行此術

到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  
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  
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對曰臣  
門如市臣心如水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

中居乙記

馬之三

諫恢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

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朱暉子駢爲吏暉辭

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

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

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

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

之舉也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  
除舍設備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乃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  
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  
不爲主簿子卽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  
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  
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舅欲文學移

中居乙記

馬之三

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誦何

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

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健爲太守韋著東海相

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事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 拜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琬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觔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田居乙記

馬之三

六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目潤徒益苦辛爾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謂股肱曰段遼叔與太守同歲恩結締素段亡其幸臨郡而段二子舊光俱佳今宜舉其長子舊幸得待罪至後歲

貫魚之次敬及髡矣三簿柳對曰明府謹終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且舍舊世公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豈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忸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田居乙記

馬之三

七

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權孫權也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自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士一幼宰之慙勲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田居乙記

入

學怕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將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

田居乙記

九

濁太明善惡太分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亭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矣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

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

田居乙記

十一

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傳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

田居乙記

十一

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王右軍與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譚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羣于懷喜怒不寄于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述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眙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若辭真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

田居乙記

馬之三

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荅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于時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謝公時兵廝連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撻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空勢在蜀既久承籍

累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云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至師家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簾因語

田居乙記

馬之三

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

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懷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盤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直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荊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田居乙記

烏之三

古

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毋勞筮龜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又猶有刑之之餘曩況凡人能無咎乎

梁竟陵守孫贛鄧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曷身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

後皆如其言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王秀之爲晉平基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田居乙記

烏之三

古

伏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譚風月不宜及公事

楊纂母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變若則以次  
清變使無跡可尋

鄭子默有名于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  
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難得必喪此之徒也  
竟如其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  
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  
田居乙記人馬之三

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陰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  
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  
廢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實  
事不巧也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  
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  
之有世以爲雅言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  
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  
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  
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田居乙記人馬之三

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  
容置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煬帝遼東之後麥鐵杖請爲前鋒顧賢者吳景  
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  
瘡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  
一箇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

被殺亦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亦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

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

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

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宓嘗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

由居乙記馬之三

大

無彼此于人也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度蔡脫兒多所請托

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

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

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

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褻謔見王公未嘗屈禮  
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鸞鸞豈衆  
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

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

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

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

由居乙記馬之三

九

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

閱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

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

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

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隨其材器用之悉當



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囊空怡然自得嘗顧田居乙記馬之三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掎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于聖世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

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百官各稱職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儉人田居乙記馬之三

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邪

范文正公諫劉后與帝同御太安殿受朝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遂乞外

范文正公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

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又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歟  
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  
爲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  
廷自應用之若其寔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  
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  
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田居乙記 弓之三

圭

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  
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  
若曹邇吾言無以爲慮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仁宗天聖七年王清照應官災后泣對大臣

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  
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育哉范雍  
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  
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  
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蘇軾與司馬溫公論顧役免役法光色忿然軾  
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  
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田居乙記 弓之三

圭

耶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  
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  
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  
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  
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

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  
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唯薦  
二臺官爲無愧耳

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  
記不令人見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  
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  
田居乙記 馬之三

方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  
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  
望晦叔亦不辯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踞  
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  
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  
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  
之疏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不可象百官耳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  
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盜察之坦曰凡  
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  
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  
田居乙記 馬之三

卒雜處者汗欬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者爲令  
餘姚毛吉舉進士爲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  
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  
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  
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  
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  
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  
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

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管銀已付其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汙我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祭酒劉公松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王副使琦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太雪寒僵臥出居乙記馬之三

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于心耳雖饑寒亦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

秦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旌其廉

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逮言官劉蔭戴銑等數

千人詔獄牟錦衣斌時蒞事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御史自懇諸僚上奏時置其名時身寔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爲忠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

陳公茂烈爲節推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出居乙記馬之三

道尚深刻徐開解恩信乎上下考績歸至淮之寒具凍幾死拜侍御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處白沙先生之門夏月不能具一蚊蠲汪尚書信督兵征南蠻制詞官殺得專斷迄班師不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閹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耳即幸事集輒自專將有奇禍矣

山公雲爲都督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公

問牛廣西饒珍貨世謂爲將不忌貪有諸牢曰  
白袍點墨終不可湔矣公曰土夷饋送苟不納  
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  
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曰教我矣

### 記作用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毒不得一紫  
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  
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面朝羣

田居乙記

馬之三

臣有紫衣進者曰盍遠真人惡臭是日也郎中  
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四境莫衣  
紫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  
正無以給上屋室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  
之奈何管子曰沐浴樹之枝也既沐浴樹之枝  
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屋室  
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  
息其下者以其不埒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糊  
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  
不歸歸市者情睨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  
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畏時行者疾走父老  
而治生丁壯歸而薄業臣歸其三不歸此以  
不貧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  
田居乙記

馬之三

宋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  
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  
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  
公公歸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請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田居乙記馬之三

三

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癰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枚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

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其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田居乙記馬之三

三

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閭里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宋均遷九江太守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由居乙記卷之三

復向雲中

方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

是太子遂定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元會雪用屑布地宣武伐蜀裝船悉以竹頭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簞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悉投之江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田居乙記卷之三

堯

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以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尉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貲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



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歎見未嘗啓口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  
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吳越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每當交戰  
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  
彼必是能禁善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  
田居乙記馬之三

孟

蓋持楮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  
餘人卽位潘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  
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  
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  
正已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  
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  
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  
權悉在掌握勾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  
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始爲轉運時財賦  
歲入四百萬緡卒年乃千餘萬緡

田居乙記馬之三

孟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矢盡巡縛  
纒爲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知纒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  
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作令並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  
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傳翽代  
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曰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唯清而勤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

田居乙記

美

始發卽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惠寬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管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太宗崩宣政事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

昌齡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時皇后令繼恩召

昌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

宮后問曰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

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焉

田居乙記

美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風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徽物與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

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田居乙記

馬之三

美

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

專委於人公曰彼亦知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趙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商賈輻湊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田居乙記

鳥之三

美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孫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置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圉爲之一空

宋給兩州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

士怒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田居乙記

馬之三

甲

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涕泣而請留也上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

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始是多遜盡得其十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公田居乙記

馬之三

甲

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州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而有所感發也

种世衡所治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人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

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蓋兵運糴糧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也惟孝不荅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

田居乙記

聖

然荅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詣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成祖北伐以 皇太子監國居南京漢王高煦

意領 太子造飛語 上動密遣禮部侍郎胡濙往覘之濙卽 太子所行條爲七事以聞皆出誠敬孝順之道 上覽大悅

王少保熈御史王洵劾林都諫聰挾吏部甥選敎官得善近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 上遣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

周公忱爲巡撫時淮揚災鹽課虧時蘇州多餘

田居乙記

聖

米公令縣檢一二萬貯鹽場准爲縣明年租時米貴鹽賤竈戶聽以私鹽易官得鹽民得米公私兩便焉方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公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還公還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革歲久朽腐矣請出煎膠歸市革解補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公出餘米市造上明盜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又轉解入

貢善建州虜避道請改道 田鴨綠江下部議公  
言朝鮮舊貢道自鴉鵲內遼陽經廣寧過前屯  
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 祖宗有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遺他日憂不可  
從遂止

土木之劬也先挾車駕趨紫荆窺三輔通州糧  
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于公  
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

田居乙記 卷之三

田

日而糧盡

北虜入塞師行乏軍輿劉公大夏以戶部侍郎  
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  
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要領  
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  
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賈米自十石以上享自  
百束以上者悉聽輸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有餘積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轉買牟利十五此爲五  
貴子弟收糴無所得于是倉有餘積家有餘財  
矣

宣德間嘗遣中貴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求異寶  
天順中有中貴上言再遣者 天子然之命兵  
部檢案往事時項襄毅公忠爲尚書遣吏檢之  
郎中劉大夏先往庫匿其籍吏無所從得其議

田居乙記 卷之三

田

遂罷後三日項公責吏曰案在庫何失去劉公  
從旁哂徐曰前下西洋時所費錢穀數十萬軍  
民死者萬計縱得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  
大臣所宜切諫舊牘雖存亦宜毀之以拔其根  
尚足追問有無耶項公悚然避位謝之曰此座  
當屬公矣

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  
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乎

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湖廣歲饑張布政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諸高  
值來商卑詞告糴亟修學宮資其傭直以業餓  
者全活甚衆

上官世及輒轉展結勘索賂土吏土吏以故怨  
叛輕中朝士人胡公世寧令上官生子即聞府  
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  
携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  
田居乙記馬之三

籍爲請官于朝上官大悅服

黃公綬參政四川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  
得行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  
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起率吏兵  
急抵寺繫諸僧諸僧中有一人少而狀甚惡詰  
之無詞牒卽塗醋壘額上曬洗之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卽誅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

寺西有巨塘夜殺殺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愛  
負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隱屏恣淫事久發  
公盡按殺僧毀其寺

弘治初馬端肅爲左都御史奉上耕籍田行九  
推禮教坊司以維劇承應或出狎語端肅厲已  
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責亂宸聰  
卽斥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徵以諫  
田居乙記馬之三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傳尚書珪佯不知  
執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奏天子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曾以父廕授廣東新會丞昏惰不治事都御  
詳雍之討廣盜也峒賊有最強險難下者都  
文武士百十人度無可任指使欲自任督時  
左右韓公謾謂丞而我何意督曰得非其賊



耶公曰然承度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謂使若食粟可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易擊賊安當嘗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嘗不解治縣解擊賊公問若所將幾何曰三百人公少之曰如曾翁以爲多也兵貴精不貴多請擇而後行公許之曾乃標式爲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曾復

田居乙記

哭

下令募募數日足日操練椎牛酒犒之甘苦與共士爭願爲死卒以此先登破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分三百人衆益奮後任廣東西布政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過卽叩首乞爲民得無死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把漢那吉北虜俺答之孫而酋婦之所鍾愛以郅於俺酋遂扶其妻叩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曰

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詆償之愛而謂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合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罔上其議

田居乙記

哭

田居乙記弓之四

居息第四

記家倫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田居乙記弓之四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曾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魘然而趨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居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今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田居乙記弓之四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子去

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愾然無以應之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冢石他曰古之事君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三

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民

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

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四

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  
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  
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列子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五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  
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  
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  
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  
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纓經而從者十  
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  
也

顏延之候其子峻遇賓客盈門峻方臥不起怒

曰恭敬擯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  
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  
乎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  
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  
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

周燮生而欽願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  
父聽曰吾聞聖人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  
也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六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  
始可以加師訓之責也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  
生之教也然學之所以入於體之所以安深是  
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習遺言不若親  
承音旨小兒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

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之王者政德旣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七

任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譌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枉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殺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殺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謂不文乎夫宣子進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謂不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吾必濟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托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八

等密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燭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大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

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  
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  
使生子天其福人不枉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  
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荅曰此  
田居乙記次弓之四

九

田農夫田婦之禮也

齊景公有愛子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  
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  
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  
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  
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  
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  
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仲尼志意不立于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  
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  
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  
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

田居乙記次弓之四

十

絲之質附近朱藍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  
藍藍謂青師何常在明經

平陸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  
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  
敢收葬敞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  
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陸人生爲

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田居乙記

士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之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之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田居乙記

士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襌撲滿一枚書題移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綬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勳勳故贈君素絲一襌撲滿者以士爲器以蓄錢



且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穢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倚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西京雜記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田居乙記

馬之四

志

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苦自往候視厚贍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肅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人苦勁不若肅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肅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傳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田居乙記

馬之四

志

簫多言而妬前多言寡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

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  
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  
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  
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  
爲不亡矣

巴郡太守但望爲司徒掾同產子殺人繫獄望  
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  
謝太守大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

田居乙記

五

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身陷罪惡自  
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  
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  
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  
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焉吾是以哀也弟子曰  
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  
也蓋不忘故也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  
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蓄也罷而不爲用故  
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  
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詩外傳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  
幸向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其自託寧可以

田居乙記

十六

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邳  
令植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  
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曰不  
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  
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  
俱行此丈夫中道墮弃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  
俱行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

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  
不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疏非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  
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隣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田居乙記

馬之四

七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受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而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  
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  
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  
可無祭乎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  
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滅  
爲顛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  
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田居乙記

馬之四

大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郭林宗遭母憂賈叔來吊旣而鉅鹿孫威直以  
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勵終成  
善士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  
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于兄弟而

以氣勢交陵莫恥於妻子而以豐約爲悲歡莫  
御於奴婢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駟僮之足云  
乎故遂不治田嘗見諸讓矣身爲天子而與仲  
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爲齊相徧召昆弟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  
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  
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復謁道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尤

訓性命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  
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  
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  
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  
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燕以奉  
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味歸高堂之上安神閨  
田居乙記 弓之四 手

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  
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  
哉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聖人知身之不足貴也知  
名之無所著也離身而反屈身去名而不減名

也古之高者曰許山棲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意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顧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主

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則何往而不適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僂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事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來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枉背渺然如何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主

萬石之風

何琦既喪母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隣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于已之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

怪人語是我室古往來人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孟

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還

操有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不談時務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

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孟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酒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訟于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田居乙記

馬之四

五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謂之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遇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坐隅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田居乙記

馬之四

五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至者若教乎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可也田開之曰曾有一單豹者巖居而餓虎殺而食之十猶有嬰兒之色

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  
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大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乎從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  
所取畏者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  
者過也

田居乙記

八馬之四

毛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  
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  
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口腹相送相食非相爲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  
夫蚊蚋嗜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  
狼生肉者哉

安南周顒與何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  
死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除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  
之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自踐  
至于晨抱夜鯁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  
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  
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皆  
田居乙記

八馬之四

天

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胤末年遂絕血味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  
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故事子于閒居命  
言厭厭不憊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  
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  
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  
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

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注焉禮  
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盛衰奄忽之  
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  
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  
子推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  
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

華佗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  
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壬

樞終不朽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  
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  
成

舜問乎水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耶

莊周病劇弟子劉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  
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可得何貪於須臾  
論 相譚新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壬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然是其始也我獨何  
能無慳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而我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

故止也

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逸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

田居

三

玉不服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瓊瑤收孔子徑庭而起歷級而上口以寶玉收臂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魯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受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

田氏之祀

田居乙記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有荷薪義已著錄是編乃其家居讀書時所作自序謂遇有賞心輒乙其處命兒子錄之故名乙記分四門一曰潛見分記學記仕二子目二曰筌宰分記君記臣二子目三曰伐閼分記操持記作用二子目四曰居息分記家倫記性命二子目所錄雖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條綴原文無所闡發其出處或註或否體例亦不畫一

省括編二十三卷

〔明〕姚文蔚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楊廷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省括編二

十三卷》提要

刻省括編叙

余讀漢史至始元間男子成方乘黃犢車詣關事當時詔使公卿雜識視堵而立噤莫敢發一語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引春秋以違命出奔拒削贖例立收之衆相顧愕眙

省括編

序黃

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異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夫漢去古未遠譚經術者猶然如晨星而况後此者乎意漢承坑赫之餘墳典丘索未盡流傳人間士多淫索韃

觀故以撲失之而後此則又以浮  
失之矣聰穎之子馳情於月露風  
雲杳眇之夫遊裊於寶洲金界總  
之若刻脂鏤冰無益於用一旦掇  
巍登臚盤錯在前茫然無所置對  
豈盡如狄梁公所誚文士齷齪不

省書編

序黃

三

足成天下務亦裳華詩人所云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中誠無有  
胡怪乎其叩之而不應也武林養  
呂媿先生壬辰以進士高第選入  
中秘輒最薄雕蟲非壯夫慨然自  
謂丈夫昂然七尺得時而駕徒繡

其輦悅為華而已抑曉營今古將  
以經世也古今雖異世試以今之  
人情物態參驗於古未嘗不同則  
以古之前言徃行劈畫多今或美  
所不合譬諸射者千萬世矢道同  
的甘繩飛衛之彀律具在彼蓋有

省書編

序黃

三

先中者也顧有省有不省耳守  
其彀律如矩如附運以巧心安見  
今人之不為甘繩飛衛也迺於綜  
覈六經而外取歷代史所夕敗漁  
其中擇其破的中竅為今古所共  
賞者門分而類聚之間於會心處

附以已意命曰省括編凡若干卷  
先生從中秘拜夕郎歷更兵戶諸  
垣其論銓選論邊徼論錢穀盈縮  
礦稅利弊鑿、俱以古人腸籌今  
人事心得手應黿龜達腋無虛發  
焉人皆知姚先生言必有中不知

省括編

序黃

四

先生之布侯於是編也居多矣客  
歲先生姻家淇園楊先生手是編  
而歎曰此真經世正鵠奈何私諸  
枕中不令為世儀乎遂携至吳中  
授余邑李令君乃姚先生典試豫  
章時所首取士也亟繕寫而剞劂

之俾行於世當吾茲而矍相抗疾  
高墉集隼利用決拾誰為控弮而  
先登自今蓬矢無餘射革則鞞水  
以藏拙間勵鋒氣喜於搯孤則又  
如遮氏以枉矢與太陰之弓望風  
而射影先張後說靡所止疑誠渴

省括編

序黃

五

曉營士如雋曼倩者爽然處盤錯  
之會酌古準今片言七札其解紛  
捄闢豈不勝聊城矢一時公卿更  
相推重也又豈出霍子孟下余固  
知姚先生之名嚴將爛焉流鴻暨  
駿軼曼倩而上矣



萬曆丙午嘉平月秋官尚書郎雲

間黃體仁長卿甫撰

省括編

序黃

六

伊尹實發明幾康之旨豈創論哉  
然則機迺聖人之所不諱也而在生  
則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夫心機不可以操  
而事機不可以不省惟完純白之  
衷者能忘機尔惟完純白之衷者

省括編

前序陳

二

能審機忘者但不億逆而非不失  
覺也審者正求先覺而非用億逆  
也嗟夫天地之間氣有開而必先  
勢極重而必返聖人皆先事而豫  
迎之飛灰布律履霜戒冰皆所  
審機而因應也而况於人事乎幾

伏於前能審而應即天地不能違  
不能審而應雖目睫之近履錯而  
不自覺則興亡善敗之關可不省  
也三代而下自春秋至宋元二千  
年來治亂循環得失倚伏之迹載  
在史冊往往如在而所以循環倚伏

省括編

前序陳

王

之幾或有君之謀而臣贊決以竟  
其功者或有臣畫計而君採納以  
收其效者或有主憂切而下不能  
分之者或有臣忠而君不能用  
之者或有廟算失而江湖策之  
不爽者或有當局迷而旁觀見之

吾明者或有功雖未成而言本中者  
亦有謀雖小效而禍反隨者或有  
得竅于一絲而山岳轉移者亦有坐  
失于蟻穴而滔天莫挽者讀史者  
考鏡前事未嘗不慨然太息焉而  
散見于數百千卷之書如經絡踰

省括編

前序陳

四

穴之在人身非明眼未易識即博  
覽者詎能一一為之標識余友姚元  
素乃捃摭蒼萃而為茲編其勤矣  
精矣題曰省括蓋本之尚書也編  
凡十餘卷為類者三曰事類曰兵類  
曰言類凡機之隱于未狀卜于將狀

迎于固然舛于當然者無不輯焉  
其鑒機識受自王侯將相謀臣策  
士裔夷氓隸閭秀嬰智罔不採焉  
偶有所感間識數言于後或援引  
評論如堪輿家之識龍點穴而止  
載原文者為多蓋欲使讀者躍然

摘補編

前序陳

五

豁然自得于言外而不必人為剖判  
事為指點也余初與元素同事秘  
館每翻閱史籍借以軼履時事十  
得八九相與嘆天下事何可不先  
機而審時因機而應變也已元素  
入諫垣益深惟國家之故遇事輒

盡言又必援古證今當情實而中  
肯綮退公矻矻丹鉛如在中秘時  
以成帙帙蓋寒暑幾易而成其所  
取不論成敗不分鉅細惟知幾者迺  
表而出之或其時竟無人知而後  
迺灼然可鏡者亦昭而揭之元素

摘補編

前序陳

六

秘不示人余竊謂此幾康之遺旨  
而致治保邦之所資者今天下不  
無事矣省括于度必藉聰明盡公  
之以為振聾啟聵之藥石元素曰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曰國之利  
罷不可以示人以今天下吾不能使

之渾々沌々而示之間々詹々得無  
為殺猱之嚙矢乎余則曰不昧聖  
人不能絕人心之機械而能破人心  
之機械則所謂去億逆而先覺者也  
惟覺可以破迷惟不迷于幾乃可  
出于機入于機而無所不善國家

卷括編

前序陳

七

亦有賴焉不然托于忘機而以憤々  
嘗事宣聖人之所貴于明哲哉元素  
為人端貞醇樸尺寸不踰而唯其  
靜澹所以洞千古下燭當世有  
如指掌庶幾乎虛室生白非籌  
畧揣摩之學也是編自正史外旁

蒐博引無漏無蔓而不及稗官不  
取頡滑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萬曆乙巳中秋日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讀前中允贊善

編修

卷括編

前序陳

八

正史直

起居注纂緝

章奏管理文官

誥勅秀水年弟陳懿典頓首拜撰



省括編序

予嘗於齊魯間得所謂當機錄讀之其於古人因應濟變之方臚列十一嘗携之出入襟袖而猶恨其攬縷之不盡比次之失倫也予爰元素遠識廣覽自春秋迄滕國采

省括編

黃序

一

掇諸史中應機精鑒而彙為集曰省括編為類者三曰言曰事曰兵犂然秩然凡若干卷則汝亨於楊仲堅氏得之既多讀喟然掩卷而嘆曰嗟乎微矣哉廣大惠脩其經世之書乎夫天地古今之人同也

省括編

黃序

二

靈氣可以感五性可以觸同也惡至禮而覺其是同也胡吉胡凶胡成胡敗而倚伏于無窮善惡鑒謬千里髮不能數隸首不能算不同之極又如此者何也嘗試妄論之可以感且觸者心也畫一是而累帛非者理也吉凶成敗之無端而必有歸者事也懸心而測之既忝既伍虛彈其神而質之於理或不然執理而衡之豈可斷否內是於志而付之於事或不能緣事而辯之智有遠而失庸有倦而得呼

吸爰化倏鬼倏神質之於心於理  
又或不然豈其決之冥、而聽之  
乎鬼神之權則亦何所貴英雄後  
傑之識為哉是唯以心會理以理  
會事融心事理之際而會之一法  
若弩有機、有括、有度、據弩張機省

指編

黃序

三

括而合度則矢、相當的、相向有不  
差、必中可以穿楊貫札摧鋒山  
嶽而飲羽金石天下莫之能敵鳴  
呼英雄後傑所為談笑而為嗤嗤  
而辨卓犖而自見其必以此矣儻  
之者成失之者敗悖之者為越之

者吉其間不能以疑此省括編之  
所以出也假令管晏之才良平之  
智曹劉諸葛司馬之謀彼各歧心  
理事以為執而失其竅會不知所  
省亦何以解紛拏而應倉卒弩不  
空機弦不赴括心手不相謀矢的

指編

黃序

四

不相契即烏弰之弓飛衛之箭羿  
逢萌之巧不能及百步之內而穿  
魯縞嗣笑故曰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激乎微乎其知哉乎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前車之覆後車誡也矣  
有譜醫有方畫有摹書有帖觀其

會通以運神智而注家名手於是  
乎出則是編也詎非宇宙之靈機  
古今之質的矣哉然孫武十三篇  
其真用之而驗者十不得一二焉  
服君之子以父書敗而厚重少文  
之太尉不學多術之博陸定天下

省括編

黃序

五

大事呼吸反掌而無所難何也元  
素退然如不勝衣咄、然如不出  
口而遇事敢言鑒、中窾卓然為  
名諫議庶幾乎長孺有文望之有  
學則能用是編而不為是編固如  
元素可也

儀曹郎年弟黃汝亨頓首撰



省括編

黃序

六



省括編序

孟子曰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夫射者挾弩操矢發而中之的獨以其力哉則省括之巧實先之爾詎惟射然天下事亦若斯矣余嘗謂人臣心存社稷志切勦其心

賈序

貴誠其識貴卓其用貴妙匪誠弗樹匪卓弗晰匪妙弗成蓋心猶弩之幹用其矢而識其括也三者備而天下事無難辦矣不佞往在邸中得姚元素都諫所編一函讀之上自周秦下及宋元博綜載籍摺

省括編

賈序

二

拾傳記探奇挾精萃數千載忠臣智士之靈巧合為一書言事兵凡三類總若于卷而以省括名編昔紀昌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縣虱射之貫心而縣不絕稱天下之絕技矣然方其學射於飛衛也教之不瞬而後視教之視而後射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視縣虱若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彼視物皆丘山也而奚弗中也夫學射也而教之不瞬與視也不瞬則心定能視則見晰心定見晰于天下事何有

而何有于射斯其言雖洸洋然有  
至理焉此省括之說也余嘗俯仰  
古今譚言微中可以解紛或以片  
語焚之投會中竅迎亦可解機一  
失而蔓難剖矣知己知彼百戰不  
殆逞臆嘗敵覆禽之道也此其科

省括編

賀序

三

鈍相懸得喪相反寧獨倍蓰十百  
哉則能省括與不能之別也得失  
之林並在史傳中元素洞其得失  
之所以然而採摘示人如羿之彀  
學者必志矣然余竊有槩焉夫均  
之省括也於言易於事難于事易

于兵難言之用隱而大事之用顯  
而小兵之用危而禍福參焉夫以  
戰則克以攻則取奏凱飲至詎不  
赫然稱勞臣哉然佳兵不祥其傷  
實多非太平之世所願有以視指  
顧擘畫于紳帶之間切相萬也或

省括編

賀序

四

先事而圖或既事而救功見事集  
庶幾稱幹濟之臣矣然事而圖之  
不勝圖事而救之不勝救以視從  
容諷議轉旋于日月之際功亦相  
萬也蓋忠臣智士畢其誠心卓識  
妙用中之于兵人臣之幸而非社

稷之慶中之於事於言人臣不必有其功而國家實陰受其福故中之于言上也中之于事次也中之于兵策斯下矣為天下者為之堂止而已矣元素之書其類則三其人則古君臣以至夷狄無所不有

清緒編

質序

五

而余獨以臣道為說以此經世之書不能無望於經世之人故樂為賢士大夫告也元素昔在兵垣會長計省：括之妙合而用之於言於事於兵有補當世既以其身試之而效而又不忍私諸枕中：不

是編於剗剗此其設心何如也夫  
人臣一言定國是其設心積慮無  
一念不在公家之急而斬人共射  
一招發彼有的令人：若此即無  
是編吾知其必有合何者誠至而  
機動也不則已陳之芻狗與其人

清緒編

質序

六

不相涉甚則劉歆之周禮取太平  
之具以為亂資何書而不為世禁  
善乎元素之取省括也負鼎翁以  
是佐升陟之績而又以為啓嗣王  
守成業致郅隆之鵠意深遠矣豈  
獨為人臣者不可不知而已哉巧

不可使發不可妄發弓橐矢以俟  
能者吾三復是編為之低回太息  
賜進士第前吏部驗封清吏司員  
外郎攜李賀燦然撰



省括編序

賀序

七

省括編序

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既事  
而圖其成易未事而策其成難  
蓋策於未事其見早其防豫其  
用力省而奏功多較之褰裳濡  
足者功不啻萬無他得其挽焉

省括編

楊序

故也射者操矢決拾命中百步  
之外所審者方寸之機耳於此  
毫末於彼尋丈故尚書言虞機  
言省括非萬世應事之的哉乃  
若一言中窾而卒以無事天下  
亦不見言之功或事已倂償而

一言振之天下實陰受言之利  
此其省括有先於幾者矣尤難  
之難也余友姚元素氏居常好  
觀古今興亡得失之林用以揆  
時策事決成敗較否臧十不失  
一嘗閱當機錄有概于心於是

省括編

揚序

二

搜括往記上下數千年間凡訐  
謨秘計臨機應變大關天下小  
係一夫無不据據彙萃成二十  
餘卷別類為三曰言曰事曰兵  
犖然指掌其命意不殊當機而  
取材比次可以極事變之縱橫

益人心之神智殆十倍過之信  
哉傳記之精髓宇宙之奇觀也  
元素緘秘不輕示人余竊恐其  
隘宜取而付之剞劂公諸天下  
固以原本史傳非一人之言事  
該衆用非一家之物前人當機

省括編

揚序

三

有錄而此則據尚書命名省括  
蓋書勅惟幾易神知幾於機張  
省括之旨無二而義意彌遠矣  
或者謂事與兵之貴機無惑也  
言之用諫為大人臣諫居勿欺  
積誠猶慮難格何庸機乎余則

以忠臣事君有順而導之有衡而持之有顯而惕之有微而悟之要使君心格而不知天下見君心之格而不知誰之力此忠之盛誠之至也至批鱗折檻不以禍福動心已不免翹君之過

省指編

楊序

四

若不顧可否不諗機會避難取易權衡陰陽顯為名高隱為厚實此乃所謂欺耳故曰事父母幾諫又有五孔子取其諷事君如事父也吁咈矢於唐虞道在順行而機忘譎諷興於末季道

在衡行而機顯揔之皆愛君之實心事濟而天下安之審順衡之宜酌曰時之便此正所謂括明哲所先省也元素從詞館出領諫職始在兵垣慷慨論列東事

省指編

楊序

五

上知其忠悉嘉納之既守計省諫礦稅糾摘中貴人不知幾十疏上知其忠多默用之元素數請外甚力上固留使居中弗遣不離局者

十載無論近所未見即

先朝亦未聞也

君臣相遇千古為難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略之主不能容仲舒長孺于朝而文帝稱止輦受言埒美成康者班史於爰盎傳猶

備括編

揚序

六

謂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嗟乎

上之明聖視文帝為何如而元素何以得此母亦其為言有深于省括者也元素茲編雖無所不具而於留侯諸葛武侯李鄴

侯陸忠宣王文正韓忠獻諸公

之言事為詳吾目以想見其低徊太息廢書而歎之意豈與夫書生涉獵藝文而騁浮識者等觀哉讀是書者無遽動其機心傷手於機事而先澄其神識以

備括編

揚序

七

為省括地無失元素之意其可矣

賜進士第文林郎提督南畿學校前奉

勅巡漕蘇松巡按湖廣道監察御史仁和楊廷筠撰於衡文署



中



省括編

楊序

八

省括編自叙

歲辛丑予抱疴乞歸杜門不出者數  
月疾小間一切屏置惟取通鑑諸  
史書日兀手一編丹鉛其旁命奚  
童錄出洎不得

請復起供事則已成帙矣自後公

省括編

自序

退更按而益之或削而裁之至十  
餘卷乃分為三類曰事曰兵曰言  
大都皆古人先機達變與臨機應  
變之往蹟其所為經世周身之指略  
具是而興亡理亂之端倪尤謹載之  
至於敗局而有勝著下根而有上

智因不兼采旁羅而狡獪猥鄙無  
取焉題曰省括編本之太甲若虞  
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之義也余  
乃藏諸篋笥不輕示人吾友楊仲  
堅氏見而悅之謂余曰昔魏主問  
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

省括編

自序

二

神智對曰莫如讀書此千古名言  
也竊謂讀書無如讀史之無如是  
編是編自春秋訖勝國舉二千年  
事機之竅會人心之靈明萃于一  
函自有書籍以來可益人神智者  
殆莫是若矣子如出而公之人則學

士大夫可以益其經濟優游介冑  
可以益其韜鈴譚之微中可為諷  
諭之資見幾明決可為耽著之戒  
令人憬然悟躍然奮曰彼閨幃嬪  
孺戎夷年伍尚能決疑定畫排難  
解紛傳之青史表見無窮奈何以

省括編

自序

三

丈夫而冥闇留一籌莫展乎哉則  
子之為世惠也固遠矣何必祕仲  
任之論衡私枕中之鴻寶哉余則  
曰天下淳樸樸散吾不患其不智  
而患其不愚子尚欲益之耶吾寧使  
人憚史籍之浩繁苦繙稽之不易

終不為之抽古人之興洩造化之  
奇矣仲堅曰不然有矢一也良民  
以崇寢奸民以為寇世不以是廢  
有矢也詩神一也真儒以化俗偽  
儒以發冢世不以是廢詩禮也短  
長則國策攻守則孫子殆家傳而

省括編

自序

四

戶誦焉是編所載何渠不若其雅  
正過之矣且非子之所得私也其  
事則春秋以至宋元其文則史釋  
官雜記勘獲甄收評論編纂詎不  
得與司馬資治胡氏管見同條而  
共貫乎哉子何愛世之深也余謝不

敢當曰不佞亦錄舊史以備遺忘  
便檢閱爾何謂云云退而質諸友  
人陳孟常氏孟常以仲堅之言為  
然余乃聽仲堅錄以去而孟常為  
引其端

萬曆乙巳仲秋之吉錢唐姚文

省括編

自序

五

蔚書

省括編凡例

一是編緣應接稍暇繕閱司馬氏通鑑凡遇會心處輒命錄出因類分之既又取諸史補益之遂至十卷有餘友人楊仲堅氏一見嘉賞癸卯携往江南將付剞劂余恐未備移書且止邇復繕閱簡冊有遺者更爲續入已極補苴或勘掛漏第載藉不啻汗牛謏陋未窺半豹補訂闕佚尚有望於博洽之士

一是編但貴神識無取蠅心第經權並攝竅繁難遺小醜應粹兼收巨網因子建初名鏡機復據

省括編 凡例

尚書易以省括故間有論評中多鏡機字未遑悉改云爾

一是編初稿有錄而復刪者有遺而更載者句字冗則裁頽末缺則益筆削稍費苦心獨見終懸欸啓人名標目則取舍大意一見可知間有關世大機或不繫一人不可以名爲目者始別標題亦百一耳其人惟取當機不問倫品評斷間摘舊史必其卓有鑒裁或附管蠡多白載錄之意

一是編止取正史間及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及古

書之灼然可據者一切裨官野史不惟事恐失實抑且文不雅馴俱無潤入

一兵類多取謀略不專武勇大都行陳決策之事其廟勝豫謀雖屬武功多入事類

一起自春秋迄於勝國大略已備惟我

昭代 廟堂鴻碩之猷疆場奮揚之烈應機中窾豈易更僕第正史未出難窺金匱之藏野記多訛詎爲載筆之實有志未逮謹埃將來

姚文蔚元素甫識

省括編 凡例

省括編總目

卷之一

言類春秋戰國 二十七則

續春秋戰國 三十五則

卷之二

言類漢三國 十八則

續漢 三則

卷之三

言類晉六朝 七則

卷之四

省括編總目

言類唐 三十則

卷之五

言類宋元 十二則

卷之六

事類春秋 六十六則

續春秋 十四則

卷之七

事類戰國 三十一則

續戰國 六則

卷之八

事類西漢 三十一則

續西漢 八則

卷之九

事類東漢 六十五則

續東漢 二則

卷之十

事類三國 五十四則

卷之十一

事類晉 一百四則

卷之十二

省括編總目

事類南北朝 八十九則

卷之十三

事類唐 一百三十三則

續唐 一則

卷之十四

事類五代 三十三則

卷之十五

事類宋元 一百二十七則

續宋 十二則

卷之十六

兵類春秋戰國 三十一則

續春秋戰國 八則

卷之十七

兵類漢 四十八則

續漢 五則

卷之十八

兵類三國 六十七則

卷之十九

兵類晉 五十二則

續晉 八則

省括編總目

卷之二十

兵類南北朝 九十四則

續南北朝 十三則

卷之二十一

兵類唐 八十八則

續唐 九則

卷之二十二

兵類五代 四十則

續五代 四則

卷之二十三

兵類宋元 四十六則

續宋 八則

省括編總目

省括編卷之一

明都諫錢塘翁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鈞校梓

言類春秋戰國 二十七則

楚申叔時 莊王朝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潘括編 卷一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士貞子 景公朝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歌猶闌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鄭子產 簡公朝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潘括編 卷一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晉魏戊 頃公朝魏子魏舒也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

卷一

三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

子辭梗陽人

魯子貢 衛出公朝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詔曰寡君願事衛君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讎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詔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晉叔向 平公朝

平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

卷一

四

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取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楚左史倚相 昭王朝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

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莠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莠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藍尹壘 昭王朝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日見藍尹壘載其孥王曰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无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

省括編

卷一

五

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歿歿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陳軫 秦惠文君朝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歾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舉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固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

省括編

卷一

六

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或與中期 秦武王朝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秦甘羅 始皇朝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請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遽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

省括編

卷一

七

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殺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

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齊齊貌辯

靖郭君善齊齊貌辯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歿焉齊貌辯曰

省括編

卷一

八

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大息動於顏色曰

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姝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劔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淳于髡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

省括編

卷一

九

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趙諒殺

孝成王朝

趙王使諒殺至秦秦王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

受命邯鄲城下諒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省括編

卷一

十一

魏牟

趙孝成王朝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矣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勿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魏惠公 襄王朝

魏惠王久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

諸括編 卷一

十一

晉書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魏范痤 安釐王朝

趙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

諸括編 卷一

十二

晉書

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齊靖郭君 閔王朝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隔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齊公孫成 閔王朝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

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成許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成趨去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以寶劍獻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東周武公

省括編 卷一

十三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其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齊賈珠者

襄王朝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賈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今日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賈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

省括編 卷一

十四

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趙趙奢

孝成王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

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趙左師觸龍 孝成王朝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

省括編 卷一

十五 三頁半

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魯仲連 趙孝成王朝

魏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省括編 卷一

十六 三頁半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向之姜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歿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不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



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魏毛公薛公

安陽王

秦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誠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必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

省括編

卷一

七

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廝養卒

趙王武臣

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仗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右挈而貴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舍人兒

楚霸王項籍時

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張敖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省括編

卷一

七

者

續春秋戰國三十五則

周召公

厲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言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



事行而不悖

齊管仲 桓公朝

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晉趙衰 文公朝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人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

省括編 卷一

十九

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已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公子鉏 文公朝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

鄭燭之武 文公朝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將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楚諸御已 莊王朝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

省括編 卷一

二十一

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煞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晉孫息 靈公朝

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搏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基子置

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  
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  
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  
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  
於此卽壞九層之臺

晉屠蒯

平公朝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  
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省括編

卷一

二十三

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  
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悞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齊晏子

景公朝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  
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備倉廩泰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  
之言也

齊晏子

景公朝

景公遊公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  
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  
六馬公曰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  
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

省括編

卷一

二十三

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  
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齊弦章

景公朝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肯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薦乃晏子之遺行也

楚子張靈王朝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謂史老曰吾欲已張子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省括編 卷一

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辱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璆也

楚左史倚相靈王朝

左史倚相謗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子亹懼曰老之過也

楚遠啓彊靈王朝

楚子饒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省括編 卷一

楚子韋靈王朝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濬子司馬督羅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俞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又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與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與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省括編

卷一

二十五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一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也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也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衛苑春 靈公朝

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吳子胥 國府朝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省括編

卷一

二十六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楚子西 昭王朝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

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陞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趙申護 晉定公朝

省括編

卷一

二十七

三十四

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趙唐會

晉定公朝

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王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王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

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闢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闢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外黃徐子

魏惠王朝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惠孟

宋康王朝

省括編

卷一

二十八

三十五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歎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入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有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

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對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宰折睢 魯哀公朝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九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

子貢 吳夫差朝

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魯君聞之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在所由之道欲射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公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九

公宣子 魯哀公朝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諱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一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晉薄疑 趙簡主時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

魏任坐 文侯朝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魏箕李 文侯朝

魏文侯見箕李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一

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李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李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李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蘇子 齊王朝

周赧王二十六年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

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散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請齊王曰西攻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王欲以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二

鮑彪曰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

正論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田文 魏昭王朝



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亟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歎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三

三十三

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

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悅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蘇代

齊閔王朝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三

三十三

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

惠文王朝

趙且伐燕蘇代謂惠文王曰今者來過川螭方出曝而鵲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螭將爲脯螭亦謂



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兩者不肯相舍  
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  
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文王曰善乃止

陳軫齊閔王朝

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  
曰令尹貨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  
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  
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殺將得八城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五

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  
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梧丘先生衛嗣君朝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  
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  
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  
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  
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  
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魏周訢支期安釐王朝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  
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  
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  
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  
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

省括編

卷一

三十六

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人  
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  
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  
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  
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  
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  
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  
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  
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

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惡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惡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

願王無憂

省括編

卷一

三十七

三十七

省括編卷之二

言類漢三國十八則

張良 漢王朝

明都諫錢塘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

省括編

卷二

四九

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歿命乎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入

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坟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坟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桡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隨何 漢王朝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王之三曰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

省括編

卷二

二

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

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

省括編

卷二

三

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魯朱家 高帝朝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

千金敢有含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爲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

張良 高帝朝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省括編

卷二

四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陸賈 高帝朝

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應結筭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切略諸侯遂誅項羽五年

省括編

卷二

五

晉書

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以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偏強如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千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與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買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王衛尉高帝朝

相國蕭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空地棄願令民得

省括編 卷二

六

入田毋收橐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韓安國景帝朝

上遣田叔呂季王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

省括編 卷二

七

三五四

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詠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

田千秋武帝朝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

張猛 元帝朝

秋上爵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

省括編 卷二

是邪乃從橋

史丹 元帝朝

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又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才執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鞀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班婕妤 成帝朝

省括編 卷二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載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班伯 成帝朝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虛對曰書云乃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袁渙 魏帝朝

初劉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

省括編 卷二

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魏崔琰 漢獻帝朝

曹操克鄴詔以操爲冀州牧操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魏賈詡 漢獻帝朝

曹操欲立植爲太子丕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歎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

魏杜襲 漢獻帝朝

省括編 卷二

魏王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鄴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也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



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費詩 獻帝朝

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王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心必不悅先王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軍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忠時之功隆崇

省括編 卷二 三百四十五

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

續漢三

漢郅都 景帝朝

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陛

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觔上亦賜金百觔

漢郭舍人 武帝朝

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有司奏請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吳劉基 上權朝

省括編 卷二 三百五十一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省括編卷之二

省括編卷之三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晉六朝七則

俞歸晉穆帝朝

晉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王公奕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王公纔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王爲涼王

省括編 卷三

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王誕晉安帝朝

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刺史循以前琅瑯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荅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和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先是元興元年桓玄流王誕於嶺南二年盧循破廣州虜吳隱之誕並沒於循所云

顏延之宋道都時

省括編 卷三

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勅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勅曰言辭何至於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勅怒稍解

蕭暢南齊東昏侯朝

初崔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

裴讓之東魏孝靜帝朝

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

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舍曹郎  
中高因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  
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  
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  
皆釋之

劉璿 魏主欽朝

梁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  
從容問劉璿曰我與古誰比對曰璿常以公爲湯武  
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  
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公

省括編 卷三

三

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  
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荆爲之益循請還江陵泰厚禮  
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  
望於道循啟輸馬仗王乃安之以循爲侍中驃騎將  
軍

庾季才 魏恭帝朝

魏宇文泰克江陵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  
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  
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  
矣縉紳何咎皆爲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

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  
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省括編卷之三

省括編 卷三

四

省括編卷之四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唐三十則

蘇世長高祖朝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  
高祖顧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  
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  
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  
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

省括編卷四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  
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官  
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  
之

魏徵太宗朝

上念長孫皇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  
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耗不能見上指  
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

矣上泣爲之毀觀

又太宗朝

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  
生宰相言其清今旣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  
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  
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  
賚居官而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  
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  
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

省括編卷四

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珪俱是國家重臣  
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旣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  
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卽賜推繩假  
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  
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  
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  
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  
道高亮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唐儉 太宗朝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鑾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谷那律 高宗朝

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省括編 卷四

劉仁軌 高宗朝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狄仁傑 武曌朝

以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

皆註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李昭德 武曌朝

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

省括編 卷四

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又 武曌朝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

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與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後矍然曰朕未之思

朱敬則 武嬰朝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

省括編 卷四

五

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蘊廬之須毀去妻非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

狄仁傑 武嬰朝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

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

省括編 卷四

六

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郭山惲李景伯

中宗朝

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顰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咒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

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諛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宋王憲 玄宗朝

徙宋王憲爲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甕中怒欲以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

省括編 卷四

七

遽釋衛士

張九齡 玄宗朝

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子母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了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二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李泌 肅宗朝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勅諸將克長安發其

省括編 卷四

八

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積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勅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



頸泣不已他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又肅宗朝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

諸葛編

卷四

九

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

泌與王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倓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又肅宗朝

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旣至上曰朕以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

諸葛編

卷四

十

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蚤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聽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

豈有如朕而辦殺卿耶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思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

省括編

卷四

十一

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

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必言及之

又德宗朝

德宗時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

省括編

卷四

十一

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有私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

以爲朝廷非爲身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粟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論韓臯使之歸覲令渢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告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渢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帝聲聞於外渢怒召出捷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渢貢米亦貢

省括編

卷四

十三

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渢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又德宗朝

李泌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有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

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臣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

省括編

卷四

十四

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當謹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起泣謝

又德宗朝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孤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鞵更轡上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郤國大長公主第密

以自上上謂泌曰郃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搖動東宮者誰爲陛  
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  
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  
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  
令宿衛以遠嫌從之

又德宗朝

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  
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等皆出入主

省括編

卷四

十五

十九

第三女爲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王常直乘肩輿  
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王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  
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  
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  
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  
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  
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  
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至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

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  
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  
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  
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  
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向謂陛下聖德當使海  
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  
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

省括編

卷四

十六

四十六

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  
相又親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  
寬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  
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  
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  
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  
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  
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  
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  
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恭陛下既

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

補編

卷四

十七

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

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口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

補編

卷四

十八

又德宗朝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上未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下如此所以不敢蚤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

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克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

省指編

卷四

十九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

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

省指編

卷四

二十

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歸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

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曰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而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尊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約五事皆聽上

省括編

卷四

二十一

二十一

大喜

裴度

憲宗朝

憲宗時以王叔文之黨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

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李忠臣

德宗朝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民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果

李逢吉

敬宗朝

敬宗既復繫崔發於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蚤

省括編

卷四

二十一

二十一

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裴度

敬宗朝



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廩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勅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

李德裕 武宗朝

省括編 卷四

二十三

武宗卽位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瑛崔鄆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人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

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脯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慎重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因言珣嗣復事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省括編 卷四

二十四

張夫人 昭宗朝

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銖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爲尼

張承業 晉王李存勗時

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晉王諸弟爲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趙季良

晉王李存勗時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

省括編

卷四

王

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省括編卷之五

言類宋元

十三則

王嘉祐

宋真宗朝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王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

省括編

卷五

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

宋真宗朝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綜

宋仁宗朝

韓綜字仲文爲江東轉運使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張方平 宋仁宗朝

張方平字安道爲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省括編

卷五

張錫 宋仁宗朝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博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韓琦 宋英宗朝

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牀下

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

省括編

卷五

三

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事罷謂太后曰太后旣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

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家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閤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

省括編

卷五

四

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

王安禮

宋神宗朝

蘇軾下御史劾勢危甚無敢救者王安禮時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爲當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軾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賞之卿第去勿漏言軾

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軾以故得輕比

許將

宋哲宗朝

童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岳飛

宋高宗朝

岳飛字鵬舉生有神力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時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

省括編

卷五

五

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騫鈍之材也帝稱善

耶律楚材

蒙古主窩闊台時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時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

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恒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楚材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曰進酒三鐘而止

高智耀

蒙古主忽必烈時

元初淮蜀士遭俘虜者蒙古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說

省括編

卷五

六

不忽木

元世祖朝

不忽木元世祖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泰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

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諭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

自當

元順帝朝

自當蒙古人也順帝時授工部員外郎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則罪歸於眾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

省括編

卷五

七

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

省括編卷之五終

省括編卷之六

明都諫錢塘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春秋 六十六則

衛石碻 莊公朝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

省括編 卷六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又

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

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碻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泄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碻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晉荀息 獻公朝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省括編 卷六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晉卜偃 獻公朝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虞宮之奇 獻公朝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

省括編一 卷六

三

不更舉矣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周宰孔 襄王朝齊侯桓公也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 在祭也

周內史過 襄王朝晉侯惠公也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晉文歷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腐咎如獲其二

省括編一 卷六

四

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開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實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省括編 卷六

五

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轡弭右屬櫜韃以與君周旋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秦

厖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魯重館人 僂公朝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僂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

省括編 卷六

六

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秦蹇叔 穆公朝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難不知公辭焉召子西子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鄭弦高 穆公朝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

省括編 卷六

七

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寧 襄公朝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寧羸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荀林父 靈公朝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

省括編 卷六

八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厚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秦繞朝 康公朝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加河乃行繞

省括編

卷六

九

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楚爲賈

莊王朝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晉魏顆 景公朝

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文蔚曰此似於省括無當錄之者何也夫先人有命不可兩從能審其治亂而用之非省括而何

省括編

卷六

十一

晉范文子

景公朝

晉卻克帥師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伐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晉樂書

景公朝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晉伯宗妻 厲公朝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犁奔楚韓

省括編 卷六

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晉范文子 厲公朝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樂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

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鄭子駟 簡公朝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省括編 卷六

鄭子產 簡公朝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晉樂王鮒 平公朝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

鄭伯張簡公朝

鄭伯張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

晉樂王鮒平公朝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落載樂盈及

齊栢編卷六

十一

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王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王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

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緣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膠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子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自後

齊栢編卷六

十一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晉孟公綽襄公朝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部以報孝伯之仇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衛文子獻公朝

衛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獻公自夷儀使與甯

喜言賓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晉司馬侯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于容專司徒侈皆亡家

省括編 卷六

十五

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于容高止字司徒華定官

吳季札

夷昧朝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

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省括編 卷六

十六

宋公子目夷

襄公朝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魯穆叔

襄公朝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王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

省括編

卷六

七

平丘之會

晉荀平丘曾在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喜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癸二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子產

簡公朝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自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衛北宮文子

襄公朝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省括編

卷六

七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

鄭子產

簡公朝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埽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又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

省括編

卷六

九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三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符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水焉

晉叔向

昭公朝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復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省括編

卷六

十

晉中行文子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膏夫公之故人公笑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鄭子產

定公朝

晉韓宣子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

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  
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

省括編

卷六

子

若韓子以 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  
一玉以 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  
以玉 三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  
弗善 取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  
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  
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句奪爾有  
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  
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微二罪敢辭之

又定公朝

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祭焉子產弗  
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魯子家羈昭公朝

魯公若公爲謀去季氏公果告公公以告子家懿伯

省括編

卷六

子

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  
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  
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  
於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  
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  
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治將蕕蕕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  
聽叔孫氏救季孫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子

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苦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晉司馬叔游昭公朝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菴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

省括編 卷六

三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歿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

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西昭王朝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逆吳公子使居養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省括編 卷六

三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主弗聽吳子怒

魯子家羈昭公朝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  
躒曰寡君使躒謂君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  
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歿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歿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  
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  
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

省括編

卷六

五

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  
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  
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  
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  
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夾谷之會

魯定公朝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今好而齊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  
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  
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  
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

省括編

卷六

五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吳伍員

夫差朝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楫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  
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  
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諫  
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  
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  
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  
乎

陳逢滑 懷公朝

省括編

卷六

七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  
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  
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  
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  
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伍員 夫差朝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  
氏

省括編

卷六

八

魯子叔聲伯 成公朝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犖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  
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以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  
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  
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以少  
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  
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  
多矣其身之不能久焉能予人邑

晉叔向 悼公朝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晉史蘇 獻公朝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于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重耳處

省括編 卷六

三十一

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晉趙宣子 悼公朝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省括編 卷六

三十一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范武子 景公朝

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范文子莫

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撓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

晉伯宗妻 厲公朝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益

諸括編

卷六

三

亟索士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晉范文子 厲公朝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惟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由外患必有內憂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

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

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益姑無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益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羈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

晉魏絳 悼公朝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餽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徹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

諸括編

卷六

三



遂伯

晉叔向 昭公朝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益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晉知果 定公朝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

省括編 卷六

三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

晉士茁 哀公朝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知伯國 哀公朝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然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蚘蛾蠹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省括編 卷六

三

楚藍尹璽 昭王朝

子西歎於朝藍尹璽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悲與哀殯喪於是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閭閻能敗吾師閭閻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閭閻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浪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愆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

夕之宿臺檣破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越范蠡句踐朝

越王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笑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

省括編

卷六

三

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爲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齊隰子簡公朝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何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禘藏其穎

黃魯直曰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策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而語哉

文蔚曰此卽東坡論鄭小同王允之之意也士不幸遇此等去之上矣儻勢不得去處之豈無其道隰子是也又嘗記宋之小人獻地承於秦檜鋪之不失尺寸檜不悅以其探彼陰事也後一人用此術以媚韓侂冑侂冑乃大喜奸人意智自有淺深鄭小同王允之所遇其人不同耳非不幸也士固貴知人哉

蔡窺牆者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

省括編

卷六

三

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俱與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韓屈宜咎 昭侯朝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齊鮑文子 景公朝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鄭列子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進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

續春秋十四則

齊仲孫湫 桓公朝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魯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楚莊王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王孫厲 楚莊王朝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楚孫叔敖莊王朝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

省括編 卷六

五九

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晏嬰叔向齊景公晉平公朝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

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

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

省括編 卷六

四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訟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齊晏子景公朝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

晉中行穆伯 昭公朝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問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

省括編

卷六

聖

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晉王孫商 定公朝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剌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投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于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于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氏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于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

孫商可謂善謀矣惜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屈建 惠王朝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無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不苟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難也處十月白公果爲難

省括編

卷六

聖

魯子貢 哀公朝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曰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省括編

卷六

四三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

省括編

卷六

四四

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狂暴羣臣不堪國家救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敕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

予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獨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賊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獻於大王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

省括編 卷六

四

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將之大破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楚左史倚相 惠王朝

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省括編 卷六

四

以賂之

子朱 楚朝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庖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晉趙簡子 定公朝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閭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



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知伯殺其首以爲飲器

魯人

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

省括編

卷六

四十七

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

省括編卷之六 終

省括編卷之七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戰國 三十一則

周馮雎 惠公朝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問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父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

省括編

卷七

一

周立殺宮他

秦司馬錯 惠文君朝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轆轤緘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一作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結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割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得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

省括編

卷七

三

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與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淳于髡

宣王朝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國子

王建朝

國子曰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割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省括編

卷七

三

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楚慎子

原襄王朝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臨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  
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  
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  
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憐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

省括編

卷七

四

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  
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  
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  
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  
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  
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  
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  
曰夫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  
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

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趙魏嘉 齊威王霸

天下合從趙使魏嘉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嘉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嘉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  
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  
祭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  
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祭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  
至此乎更羸曰此鴈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  
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

省括編

卷七

五十一

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  
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趙公孫龍 孝成王朝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  
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  
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  
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  
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

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  
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  
封

魏任章

桓子時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  
以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  
敵隣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  
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省括編

卷七

六

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  
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魏客

惠王朝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  
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  
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  
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  
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  
立立必爲王也

魏孫臣

安釐王朝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  
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  
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  
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

省括編

卷七

七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  
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宋臧子

剔成朝

齊攻宋宋使臧子求救於荆荆王太說許救甚勸臧  
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  
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臧子  
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衛南文子

悼公朝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又悼公朝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省括編 卷七

中山司馬喜

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文蔚曰喜可謂敏於應猝矣公孫弘察人之陰也暗司馬喜暴人之情也警其入中山也唯當機也

晉絺疵 公朝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曰何以知之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

省括編 卷七

九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

魏公叔僕 武侯朝

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爲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盡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

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

文蔚曰此市井小數何足錄獨惟僕知起之爲人而武侯不知遂令已與起弄於廝養股掌之上而不悟也識機知變者先知人哉

齊魏子

潘王朝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潘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潘王潘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說

省括編

卷七

十一

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潘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楚陳軫

使王朝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

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

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不聽

趙李兌肥義

惠文王朝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

省括編

卷七

十一

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淦

泣而出

秦范雎 昭襄王朝

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楚黃歇 頃襄王朝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病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

秦范雎 昭襄王朝

主

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以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魏孔子順 安釐王朝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

省括編 卷七

主

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衍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



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呂不韋盜國昭襄王朝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

省括編 卷七

高

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

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間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

省括編 卷七

莊

趙蘭相如惠文王朝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

走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  
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  
予否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  
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  
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  
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  
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省括編

卷七

七

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  
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  
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  
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  
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  
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  
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王城邑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  
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  
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省括編

卷七

七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  
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  
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  
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  
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  
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  
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

終不與秦壁

楚朱英

考烈王朝

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予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濟結編

卷七

太

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王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

今病旦暮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

省括編

卷七

九

趙平原君

考成王朝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黑白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秦王翦

王政朝

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

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恒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齊卽墨大夫王建

秦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諫王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

省括編 卷七

七

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張耳陳餘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

又秦二世朝

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

省括編 卷七

七

燕人秦二世朝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屬歸之燕

省括編卷之七終

續戰國六則

魯丹 中山君朝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屈宜若 韓武侯楚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

管仲 卷七

主

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

子屈子曰成形之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蘇子 齊閔王朝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鄧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鄧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

管仲 卷七

主

公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于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去齊無辭必不信

卷七

七

七

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父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

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也君

卷七

七

七

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齊括子

朝

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乎入牛子曰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有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

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

秦李斯 始皇朝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竄上駭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省括編

卷七

主本

三五六

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賁持金王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給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司空馬 趙幽王朝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非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

省括編

卷七

主本

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



親其為人疾惡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于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縲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縲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柶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敢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縲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

省括編

卷七

王

安君死五月趙王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于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省括編

省括編卷之八

事類西漢三十一則

張良 漢王朝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

省括編

卷八

王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又漢王朝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從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唯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

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蕭何 漢王朝

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為漢王

諸將編

卷八

三

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遣國

又 高帝朝

漢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

省括編

卷八

三

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四皓留侯 高帝朝

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陳平 高帝朝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急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省括編 卷八

四

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頊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畏呂頊讒之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使傳教惠帝是後呂頊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齊內史 惠帝朝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帝與悼惠王譙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十六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

省括編 卷八

五

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陸賈 呂后朝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日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

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朱建 惠帝朝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

省括編

卷八

六

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閼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

陽侯言帝帝聽君由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言益倍矣於是閼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陳平 少帝朝

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各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

省括編

卷八

七

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商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

珠王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穆生 景帝朝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

省括編 卷八

八

王先生 景帝朝

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况臣下乎今子欲安之陽曰鄒魯守經

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卽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慙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

省括編 卷八

九

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田叔 景帝朝

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

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主父偃武帝朝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

省括編 卷八

十一

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金日磾武帝朝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

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廡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尚符璽郎昭帝朝

霍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省括編 卷八

十一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雋不疑昭帝朝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昭帝

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弘羊皆與旦

霍光傳

卷八

十一

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楊敞夫人 昭帝朝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羣臣諫不聽大將軍光憂慙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祿言縛以屬吏更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

霍光傳

卷八

十一

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茂陵徐生 宣帝朝



初霍氏奢僭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威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省括編

卷八

五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龔遂 宣帝朝

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

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

省括編

卷八

五

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

蕭望之 元帝朝

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

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  
朋撫音模

文蔚曰望之堪不知人而猥以合意輒近儉邪  
卒爲所賣不啻誤身且誤國矣此非消長升降  
一大機乎

王商成帝朝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  
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

省括編 卷八

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  
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  
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爲丞相單于來朝見商  
貌大畏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

馮遂成帝朝

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  
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  
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壅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  
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放迹今旣滅難明屯氏河新  
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  
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洪水備非常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  
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  
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  
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王尊成帝朝

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

省括編 卷八

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  
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  
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  
是王數私出入驪驪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  
敕厥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  
車叩頭爭之言相敕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  
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  
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  
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  
舉掖頤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

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或說大將軍 成帝朝

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在穀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薛宣 成帝朝

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滑不遜

書

卷八

十八

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譴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宜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昔櫟陽令吏民言今治行煩苛適罰作使

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椽平鑄令孔子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微亦解印綬去

谷永 成帝朝

匈奴單于遣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及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

書

卷八

九

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實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朱博 成帝朝

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曰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

朱博 成帝朝

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蕭咸 成帝朝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董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閎

言之威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性有知畧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彭宣 平帝朝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竇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

朱博 成帝朝

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薨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遼巡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荀息之老也

續西漢八則

漢趙禹 武帝朝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省括編

卷八

三十一

三十九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軟軟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省括編卷之八終

省括編卷之九

事類

東漢六十五則

薛方 新莽時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陳咸 新莽時

省括編 卷九

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欽其家律令文書壁藏之

田况 新莽時

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

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  
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  
將帥又不能耐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更氣浸傷徒  
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故郡縣降  
賊皆更驚駭恐見許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  
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  
千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  
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  
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

省括編 卷九

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  
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  
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陰爲發代遣使者賜况  
璽書因令代監具兵遣况西詣長安拜爲師討大夫  
况去齊地遂敗

馮衍 新莽時

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莽  
詔書讓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  
惶恐夜召其棧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

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  
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  
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  
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  
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  
名喪耻及先祖哉丹不聽遂戰死

光武 更始時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  
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

省括編 卷九

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  
始不敢發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  
續不應李軾初與續兄弟善後更始事新貴秀戒續  
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  
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以  
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軾朱  
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  
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說司徒官屬迎弔秀  
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秀嘗自伐昆陽之力

又不敢爲縵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寇恂 更始時

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

省括編

卷九

四

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鄧禹 更始時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

威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馮異 更始時

秀自兄縵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覽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

省括編

卷九

五

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任光 邳彤 更始時

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上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



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

劉嘉 更始時

南鄆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

省括編 卷九

六

耿弇 更始時

劇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非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

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間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闕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下初

省括編 卷九

七

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悉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沉厚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之

又 更始時

蕭王居邯鄲宮書以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共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四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賤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

省括編

卷九

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母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寇恂

光武朝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執屬縣丞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

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吳漢

光武朝

初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

省括編

卷九

九

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內終及於難

又光武朝

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省括編 卷九

馬援 光武朝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警蹕就車聲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卓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

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申屠剛方望 光武朝

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

省括編 卷九

十一

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疆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敕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關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今西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置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初更始二年遣使徵置置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置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置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明年夏赤眉入長安三輔擾亂置乃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

省括編

卷九

三

馬援

光武朝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尙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

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班彪

光武朝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酌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

省括編

卷九

三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

鄭衆

光武朝

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

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唯衆不與

又明帝朝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省括編 卷九

十四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文蔚曰衆唯連上書固爭雖觸帝怒而使可免矣不然至匈奴卽死節亦爲國辱追繫廷尉雖明帝之失然非明帝亦不能復召衆也吾於是

有深慨云

朱暉 明帝朝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帝聞壯之

李郃 和帝朝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上遣憲就國迫令自殺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省括編 卷九

十五

班超 和帝朝

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尙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吳祐 安帝朝

吳祐年十二父恢爲南海太守祐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崔瑗 北鄉侯時

初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

省括編

卷九

十六

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靈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等迎濟陰王卽位收閭顯下獄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

出口

張綱 順帝朝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

省括編

卷九

十七

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种暠 順帝朝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中常高梵從中單駕出暠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

而未決鬪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

鍾皓 桓帝朝

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以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邪有道不廢邪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

省括編 卷九

六

於是何太無阜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戚故得然乎昔國子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李文姬 桓帝朝

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爕皆歸鄉里時爕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半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爕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戎曰君執義先公古人之節今委

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爕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爕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詔求固後嗣爕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爕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爕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爕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爕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魏桓 桓帝朝

省括編 卷九

六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申屠蟠 靈帝朝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



蟠超然免於評論

楊賜 靈帝朝

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以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入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程昱 靈帝朝

省括編下 卷九

二十一

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廓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擄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孫堅 靈帝朝

張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樹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省括編下 卷九

主

皇甫郛 靈帝朝

璽書拜董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計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文蔚曰嵩之上書未爲非是及帝讓卓卓不奉詔此而不計更待何時乃嵩寂然而酈亦無語何耶

陳琳 少帝協朝

何進謀誅宦官太后疑之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袁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王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

管轄編 卷九

五

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二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鄭泰 少帝辯朝

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

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尙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梁衍 獻帝朝

卓徵京兆尹蓋勲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口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西來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群帥表氏

管轄編 卷九

五

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荀攸 獻帝朝

祖暉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顥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管寧 獻帝朝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皆往依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

管括編下 卷九

程昱 獻帝朝

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人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李傕之變 獻帝朝

王允既謀誅董卓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

管括編下 卷九

王

爲魚肉矣李傕等遣使詣長安求救允曰一歲不可再赦傕等益懼用賈詡策率軍數千西攻長安比至已十餘萬遂圍之

賈詡 獻帝朝

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決

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侓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侓乃西攻長安

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下仁之言理必反是當是時元惡旣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

省括編 卷九

何大哉

王宏 獻帝朝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侓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侓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侓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侓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文蔚曰翼誠腐儒小生矣乃宏見之旣審何不徑奔關東而束手就死乎乃知明而能斷誠難也

許劭 獻帝朝

許劭避地廣陵陶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司馬德操 獻帝朝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

省括編 卷九

三十一

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田疇 獻帝朝

初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歲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

報馳還比至虞已爲公孫瓚所殺疇謁祭虞墓陳發  
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  
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  
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  
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  
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

程昱 獻帝朝

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軍食  
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  
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

省指編 卷九

三九

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  
邪今兖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  
軍之威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  
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沮授 獻帝朝

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  
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  
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  
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爲日久矣今

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  
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  
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  
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  
先之者矣紹不從

荀彧 獻帝朝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有  
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  
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  
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鸞駕

省指編

卷九

三九

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  
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  
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  
兵西迎天子

董昭 獻帝朝

曹操將兵詣洛陽旣至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  
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

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遷舊京遠近跋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請奉

諸葛編

卷九

三十一

郭嘉 獻帝朝

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强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

賈詡 獻帝朝

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熲

于華陰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熲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吾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陳登 獻帝朝

諸葛編

卷九

三十一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隔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顏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

如此布意乃解

滿寵獻帝朝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

滿寵

卷九

三

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孫策

獻帝朝

孫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曰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

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

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

滿寵

卷九

三

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

杜襲

獻帝朝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



身以待時耳豈爲劉牧當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

賈詡 獻帝朝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

省括編 卷九

三五

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

韓嵩 獻帝朝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

省括編 卷九

三五

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咸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劉曄 獻帝朝

揚州賊帥鄭寶欲畧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驚服推曄為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勳以表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

省括編

卷九

三

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焉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卒爲策所殺越草布也

趙儼

獻帝朝

陽安都尉李通以表紹遣使拜爲征南將軍卽斬紹使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小人樂亂

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安陽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歛絲絹何以勸善或卽白操悉以絲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

曹操

獻帝朝

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

省括編

卷九

三

彊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

胡三省曰此光武安反側之意文蔚曰後蕭平

南焚刺亦然英雄處事千載一揆

郭嘉

獻帝朝

孫策轉關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程昱

獻帝朝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備有英名開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省括編卷之九終

卷九

三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備有英名開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續東漢

二則

漢符融者相帝朝黃子文即黃允遺妻而婿袁隗

漢中晉文經梁園黃子文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託言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

省括篇

卷九

三

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牽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逝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漢張奐相帝朝

漢相帝永壽元年以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衆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

省括編卷之十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三國 五十四則

吳魯肅 漢獻帝朝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漢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

省括編 卷十

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處疎權益貴重之後劉備請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乃作書落筆於地

吳孫翊妻 漢獻帝朝

丹陽大都督嫺覽郡丞戴貞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覽負從殺之遣人迎魏揚州刺史

省括編 卷十

二

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貞徐氏乃還縗經奉覽貞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陽悉族

魏焦觸 漢獻帝朝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挿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

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

魏杜畿 漢獻帝朝

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固或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溫穀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吾舉賢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

省括編 卷十

三

乃以畿爲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席之足矣遂詭道從即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二十餘人畿舉動自

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賊攻垣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已乃出單將數

省括編 卷十

四

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旣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仲長統 漢獻帝朝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

劉備 漢獻帝朝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

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諸葛亮 漢獻帝朝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罷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且枉駕顧之備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諸葛亮

卷十

五

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信義者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

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吳甘寧 漢獻帝朝

初巴郡甘寧將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

諸葛亮

卷十

六

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

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魏張既 漢獻帝朝

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馬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諸葛亮 漢獻帝朝

省括編 卷十

七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徐庶 漢獻帝朝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和洽劉廙 漢獻帝朝

表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為冀州士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驕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瑩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瑩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瑩之弟廙謂瑩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

省括編 卷十

八

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蠶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奔揚州

魏楊修 漢獻帝朝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不納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



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魏賈詡 漢獻帝朝

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詔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

吳周瑜 漢獻帝朝

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省括編

卷十

九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

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吳周瑜 漢獻帝朝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威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

省括編

卷十

十

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魏程昱 漢獻帝朝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

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法正 漢獻帝朝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劉巴趙雲 漢獻帝朝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省括編 卷十

十一

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今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懼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後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諸葛亮 漢獻帝朝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向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亮

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主客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嚴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省括編 卷十

十一

曹操 漢獻帝朝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魏趙儼 漢獻帝朝

操從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扶風趙儼爲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

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儼護送至斜谷口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

省括編

卷十

十二

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魏高柔

漢獻帝朝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假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行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

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魏辛憲英

漢獻帝朝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法正

漢獻帝朝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

省括編

卷十

十四

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卻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大破淵軍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辯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魏裴潛

漢獻帝朝

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

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

魏吳質 漢獻帝朝

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爲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

省括編 卷十

吳潘濬 漢獻帝朝

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仲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臣所以知之者仲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趙雲 漢昭烈朝

漢主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

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圍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

魏劉曄 主不朝

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孫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

省括編 卷十

其

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不聽遂受吳降

諸葛亮 漢後帝朝

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讐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

魏許允妻 主獻朝

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

省括編 卷十

十七

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韻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吳潘濬羊衡楊迪 主權朝

魏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

而王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嘆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卽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番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衡及宣詔郎楊迪拒絕不與通潘濬子

省括編 卷十

十八

濬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濬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臥到急就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文蔚曰茲邪小人多小有才大雅君子不難坐照躁輕之夫眩而悅焉鮮不累矣郝普朱據爲吳名士而受小人之禍如此良可惜也

吳張昭 主權朝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大怒後公孫淵果斬二使首獻魏吳主不勝愧忿

張翼 漢後帝朝

省括編 卷十

九

蜀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胃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胃斬之

吳謝宏 主權朝

吳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宏又問若此

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宏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

文蔚曰謝宏不着一語爭顧公事而事自解觀其從容諷諭殆弄壹於股掌之上也君子之御小人豈無術哉若言於權言必不入雍事卒不解矣

吳陸遜 主權朝

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

省括編 卷十

二十

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

魏王基 主芳朝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懼卒起難預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

當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魏山濤 主芳朝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踟躕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焉踰閭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魏桓範 主芳朝

魏大將軍曹爽受遺輔政與太傅司馬懿有隙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

省括編 卷十

魏司馬懿 主芳朝

芳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芳云云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

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

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

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下閉門候司蕃故範舉

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

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

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

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然驚馬總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

天子誅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

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

省括編 卷十

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

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

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

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

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

子丹仕人生汝兄弟狎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

也爽乃通懿奏事曰芳下詔免已官奉芳還宮爽兄

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

文蔚曰桓範之智不能知爽之爲人而輕出以



赴其禍亦以其子誤之也範非爽吏可以無出

魏辛憲英 主芳朝

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

省括編

卷十

三

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實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魏王廣 主芳朝

兖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甥舅

與重典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其子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丁單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元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

省括編

卷十

三

者彼莫下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

魏司馬懿 主芳朝

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

趨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凌行到項遂飲藥死

魏令狐邵 主芳朝

初令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爲虎賁中郎將

省括編 卷十

五

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邵子以族疎得免

魏鄧艾 主芳朝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

鴈門雖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胡三省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旣從之矣然卒不能杜五胡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之所啓非人之所能爲也

吳呂岱 主僕朝

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白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

省括編 卷十

五

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心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幽豎之外世人奇其英辨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

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嚴垂發而費璋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律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薨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吳滕胤 主亮朝

諸葛恪既敗魏兵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

省括編

卷十

子七

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既而師出無功士卒傷病由是衆庶失望怨

譚與矣

魏李翼妻荀氏 主芳朝

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等豐弟翼爲兖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二兒必免乃止死

魏杜畿傳嘏 主芳朝

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

省括編

卷十

子一

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威名欲交尚書郎傳嘏嘏不受嘏友人荀彘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茹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嘏又與李

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吳習氏 主休朝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瑯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瑯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瑯王卽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葬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瑯數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

省括編

卷一

三六

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

吳張悌 主休朝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威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煩役重東西馳驅無有寧歲司馬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

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

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收兢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咲其言至是乃服 三版謂王凌母丘儉諸葛誕

魏司馬昭 主吳朝

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

省括編

卷十

三

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咲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反昭自將大軍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而云不須行乎

雖然所言不可宜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魏辛憲英 主與朝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之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我家矣琇固請於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

省括編 卷下

三十一頁六

省括編卷之十一

事類晉 一百四則

孫鑠 武帝朝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鈞校梓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為掾鑠

省括編 卷十一

二

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晉亂之始 武帝朝

任愷庾純與賈充不協薦充鎮撫秦雍帝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患之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駐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

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充復居舊任

文蔚曰昔人謂五胡之亂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時而在夕陽亭一語此數百年治亂一大機也最輩何足誅司馬炎不得不任其責矣

省括編 卷十一

羊祜 武帝朝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錫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郭欽 武帝朝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

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時詔去州郡兵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皆不聽

陸喜 武帝朝

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

省括編 卷十一

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誦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文蔚曰本朝逆瑾用事時有識者亦以此論士士處衰亂之季者此其律令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是安得不爲第一乎

蒯欽 惠帝朝

楊駿爲太傅錄朝政又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

以直言犯駁他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開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遇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占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人傳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江統 惠帝朝

太一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

省括編 卷十一

作使戎論以警朝廷時不能用

董養 惠帝朝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穴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蒼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裴頠 惠帝朝

以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韋忠 惠帝朝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

省括編 卷十一

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張寔 惠帝朝

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寔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使司馬雅告張華華拒之雅怒曰乃將在頸猶爲是言耶華竟與裴頠等皆遇害

趙模 惠帝朝



詔徵益州刺史趙廣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之勝帥衆入州廣遣兵殺之廣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廣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廣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廣兵殺之見其非是更搜求得

以竹朽編

卷十一

六

總殺之

顧榮

惠帝朝

初大司馬齊王冏辟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成都王穎爲之辯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孫惠

惠帝朝

齊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佔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

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遊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程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

省名編

卷十一

七

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羹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

王導

惠帝朝

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太弟穎殺其弟東安王繇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勸開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鞠彭鄭林

元帝朝

初鞠羨既歿苟晞復以美子彭爲東萊太守會曹疑  
狗青州與彭相攻疑兵雖彊郡人皆爲彭歿戰疑不  
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彊者爲雄曹亦鄉里  
爲天所相苟可依憑卽爲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  
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  
獻拒疑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北海  
鄭林客於東萊彭疑之相攻林情無彼此疑賢之不  
敢侵掠彭與之俱去北至遼東乃歸慕容廆廆以彭  
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

李產 元帝朝

卷十一

豫州刺史祖逖卒以逖弟約爲平安將軍豫州刺史  
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  
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興  
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  
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  
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  
餘人行歸鄉里

王允之 明帝朝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  
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

言卽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  
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  
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

溫嶠 明帝朝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  
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  
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  
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  
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  
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

卷十一

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  
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  
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  
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  
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  
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  
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  
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丁導 明帝朝

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丁應 明帝朝

敦死丁含等敗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困厄必有慙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

省括編 卷十一

十

王彬問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

阮孚 成帝朝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十壹 成帝朝

庾亮言於朝曰蘇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下壹爭之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

深思之亮不從壹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

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否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力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

桓宣 成帝朝

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

省括編 卷十一

十一

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勦力討之使君若欲為我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約於是赴歷陽宣將其眾營於馬頭山

孔坦 成帝朝

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

鈴下卒 成帝朝

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  
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蓬蔭覆之  
吟嘯鼓柁沂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  
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前不疑之冰僅免

毛寶 成帝朝

庾亮溫嶠起兵討蘇峻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  
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其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愨  
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  
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  
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

省括編 卷十一

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爲擒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  
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  
許之

溫嶠 成帝朝

陶侃起兵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  
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  
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  
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

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

又 成帝朝

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  
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  
更思良筭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  
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  
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  
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  
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

省括編 卷十一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  
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  
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  
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  
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  
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  
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  
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  
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

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在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執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

王導 成帝朝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

省括編 卷十一

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陶侃 成帝朝

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已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幘爲中詔呈侃恭佐多謀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猶懷劉胤爲朝廷所難雖方任

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賦也

又 成帝朝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賡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

省括編 卷十一

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恒又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計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又 成帝朝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

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以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寶峻赴江溺死

涼張淳

晉成帝朝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

省括編

卷十一

十一

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瑯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

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道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警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瑯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龔壯

成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十一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

燕李洪

晉成帝朝

趙兵進逼棘城不能克引退燕追擊之趙兵大敗趙

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忠篤著名

郝鑒 成帝朝

以王導爲丞相郝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郝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則在宮人之

省括編

卷十一

九

手出則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侃之子也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

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

趙鮮于亮 成帝朝

燕敗趙兵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氍毹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慈之女妻之

龔壯 成帝朝

趙王虎遣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叔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

省括編

卷十一

九

諫不聽壽大脩舟艦繕兵聚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旣滅晉不得不北回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皆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旣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歸以文籍自



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劉翔 武帝朝

燕王使劉翔於晉晉遣大鴻臚郭悛持節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志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王述 成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子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日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閹闔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襍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

翼乃止

蔡謨 穆帝朝

加褚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始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

省括編 卷十一

王

廷平哀竟敗無功而還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

劉惔 穆帝朝

劉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及溫爲荊州惔言於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補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趙王午 穆帝朝

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恒走保魯口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慕容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續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續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遣

晉書

卷十一

王

續還續始辭午往見燕王雋雋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職要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悅善待之

辛謚

穆帝朝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冉閔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文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

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之穆帝朝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之屢求北伐詔書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衆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

晉書

卷十一

王

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司馬高崧爲昱草書致溫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孔嚴

穆帝朝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蔣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今穆然無問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

以義感也浩不從

戴施 穆帝朝

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舍坦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曰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不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

王羲之 穆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壞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

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不從

王彪之 穆帝朝

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陵園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不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襲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王猛 穆帝朝

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髭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胡三省曰猛益指出溫心事以爲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慨復境土也

文蔚曰溫以猛爲無比而不拉之南渡者知猛才大非已所能制也宋人謂溫眼中不識人誤矣

燕乙逸 晉穆帝朝

晉書

卷十一

五十六

燕主雋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脩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謝安

穆帝朝

詔謝萬軍下蔡邠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倣誕如此而能濟

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接洛陽邠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

燕皇甫真

晉帝奕朝

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叡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

晉書

卷十一

五十七

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燕主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燕慕容恪

晉帝奕朝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斌曰今南有遺晉西有疆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

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勇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以中山王冲爲大司馬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

燕慕容德 晉帝奕朝

秦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

省括編 卷十一 三八

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符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可輕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畧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遣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

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燕高弼 晉帝奕朝

秦王堅破燕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連阨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耶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貴之基成九仞之功

省括編 卷十一 三九

奈何以一怒損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慕容鳳 晉帝奕朝

慕容栢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收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謝安 簡文帝朝

郗超以桓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

王坦之共詣超日昨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王坦之彪之簡文帝朝

已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設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國家事一禀人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

省括編 卷十一

王

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秦高泰孝武朝

陽平公融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

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之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

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

省括編 卷十一

王

謝安孝武朝

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卻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

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終能輯穆

王彪之 孝武朝

秋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詞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溫薨錫命遂寢

省括編 卷十一

謝安 孝武朝

謝安以天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能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

秦苻融 晉孝武朝

有彗星出於尾箕經太微掃東井尾箕燕分東井秦

分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而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為虎狼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秦王猛 晉武帝朝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

省括編 卷十一

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讐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燕慕容農 晉孝武朝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謝安 孝武朝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邴超聞之歎曰安之明



乃能運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其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秦苻融 晉孝武朝

苻堅欲伐晉群臣諫不納群臣皆出獨留平陽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

省括編 卷十一

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今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吾之深仇大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謝安 孝武朝

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進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汚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

秦權翼 晉孝武朝

省括編 卷十一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導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

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  
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  
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冀曰陛下重  
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從此始  
矣堅不聽

燕慕容垂 晉孝武朝

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  
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  
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

秦石越 晉孝武朝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脩牋於長樂公丕不聞  
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  
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不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  
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  
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  
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  
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  
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  
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  
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

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  
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  
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  
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  
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氏騎一  
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  
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弗許乃潛服而  
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  
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  
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  
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  
禽耳

女尉曰趙秋奇士慕容垂英雄姜讓庸流石越

智士持丕駑材

燕慕容垂 晉孝武朝

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  
閑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  
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  
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

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叅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

魯利妻 晉孝武朝

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

省括編 卷十一

三九

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以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

秦高泰 晉孝武朝

秦征東府官屬疑叅軍高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去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中紹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燕慕容楷 晉孝武朝

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惟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

省括編 卷十一

三九

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燕慕容垂 晉孝武朝

燕翟斌恃功驕縱遂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待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

斌爲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後秦姚萇 晉孝武朝

後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固其衆有恩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

慕容盛 晉孝武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四十

慕容冲卽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慕容農 晉孝武朝

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驛騎上加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土加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睦遠近出還期不還長史攀言于農曰遂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遂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

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自將迎於道左君但觀之

慕容盛 晉孝武朝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雋及燕王垂之子孫男女無遺主上謂燕主垂

徐邈 孝武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四十一

范甯爲豫章太守在郡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譖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

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  
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胡藩 孝武朝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桓玄棄官歸國玄在江陵仲堪  
甚敬憚之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  
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  
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  
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  
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後仲堪企生卒爲玄所害

魏于栗磾 晉安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四三

魏主珪敗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謂冠軍將軍于栗  
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貴若搏而不  
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珪  
顧而謝之

燕慕容盛 晉安帝朝

慕容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  
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數武健請  
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  
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  
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

也謂必無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留盛

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汗惶怖欲自出請罪  
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道  
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  
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頴陰烈  
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  
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  
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  
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  
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謚

省括編 卷十一

四三

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爲太  
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  
故事長樂公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  
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  
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  
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弟兄汗惻然哀之乃舍  
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  
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  
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又晉安帝朝

燕太原王竒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竒逃起兵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竒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已已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

省括編

卷十一

四十五

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必與竒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爲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於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

燕潘聰 晉安帝朝

燕李辯以滑臺降魏慕容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

省括編

卷十一

四十五

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旣得其地然後開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

劉敬宣

安帝朝

桓玄發江陵劉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王之

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常保富貴矣古射鈎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太人與玄藉父兄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

卷十一

宋書

四十六

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牢之怒曰今日取玄如反掌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何驃騎何

劉裕

安帝朝

桓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濱私告劉裕曰今富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

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爭之不然當與卿圖之

孔靖

安帝朝

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周氏劉氏

安帝朝

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

卷十一

宋書

四十七

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



必成之理以勸之

劉敬宣 安帝朝

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後秦姚興 晉安帝朝

蜀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

晉書 卷十一

中本

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王之言神矣

韓範 安帝朝

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藩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

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

劉裕 安帝朝

徐道覆盧循襲建康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晉書 卷十一

聖元

劉鎮之 安帝朝

初劉毅季父鎮之開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劉敬宣 安帝朝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

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

省括編

卷十一

五十一

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劉穆之憂長民爲變屏人問行參軍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

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趣至門裕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却入閑語壯士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

索邈

安帝朝

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警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

檀祗

安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一

五十一

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

魏崔浩

晉安帝朝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了泓懦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

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

省括編

卷十一

五十二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夏赫連勃勃

晉安帝朝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

書侍郎皇甫微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劉裕失關中

安帝朝

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峽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省括編

卷十一

五十三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部之都復輸冠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文蔚曰裕自留鎮之南北可一天下自歸之矣急於還江南爲篡弑非英雄也

夏王買德

晉安帝朝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

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

夏赫連勃勃 晉恭帝朝

夏王勃勃入長安大饗士卒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

省括編 卷十一

五十四

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

省括編卷之十一

省括編卷之十二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南北朝 八十九則

宋謝瞻 武帝朝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

省括編 卷十二

庭曰吾不忍見此

宋王華到彥之 文帝朝

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諸將佐聞魯陽廬陵王歿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工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遂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宥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

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彦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彦之將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彦之權鎮襄陽

省括編 卷十一

宋顧琛 文帝朝

到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說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魏王慧龍 太武朝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

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魏陸侯 太武朝

魏主徵陸侯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

省括編 卷十一

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

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魏胡叟 太武朝

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從沮渠牧犍於涼州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王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先集於魏與子暫違非久閤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先識拜虎威將軍

宋王球江湛 文帝朝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時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

省括編

卷十一

四

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惟司徒王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

宋何承天 文帝朝

帝以魏寇爲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膏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魏高允 太武朝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爲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

省括編

卷十一

五

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閑湛郁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註禮傳今後生得觀

正義浩亦薦湛標有筆迹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譙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並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

宋王孝孫 文帝朝

省括編 卷十二

六一

初魏王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曰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

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辭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宋王僧綽 文帝朝

太子劭謀逆帝欲廢之先與侍中王僧綽謀時南平王鐔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江湛勸帝立鐔徐湛之意欲立隨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載帝曰卿可謂

省括編 卷十二

七

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慙慙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何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宋沈慶之 孝武朝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人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



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劬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

又孝武朝

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徽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靈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機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

省括編一 卷十二

八

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爲長史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矣

宋顏延之 孝武朝

延之于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面簿卽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生平不意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

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宋王玄謨 孝武朝

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詔并雍州爲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等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上知其虛遣王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召臣之際足以相保卿復爲笑仰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

省括編一 卷十二

九

以此戲之

宋顧覲之 孝武朝

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江智淵 孝武朝

竟陵王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

宋蔡興宗 子業朝

以袁顗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項長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項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湘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一

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聞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由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

又明帝朝

晉安王子勛卽位於尋陽四方多應之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

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安八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又明帝朝

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一

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

又明帝朝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聞尋陽已平竝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南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士卒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歸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盱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

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  
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  
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  
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又明帝朝

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  
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敘行以相慰引今  
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濟方難也不  
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  
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衛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害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一

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  
魏王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  
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  
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  
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  
赦城中勸許琰率將佐出降

宋詩伯玉 明帝朝

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  
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  
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

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  
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

文蔚曰荀勗最爲賈充畫留內之策而晉社墟伯  
玉爲道成畫留外之策而宋祚移皆天也而伯  
玉差勝焉爲道成避禍計其時未有富貴心也

宋蕭道成

明帝朝

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  
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  
諸弟何預它人今惟應速發淹留願望必將見疑且  
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勦力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一

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宋張敬兒

王昱朝

以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道成自  
此得政道成以襄陽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  
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  
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  
道成笑而無言三月已已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都  
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沈攸之聞敬兒上恐  
其見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  
輒咨稟信饋不絕攸之以爲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

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爲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  
敦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  
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卽以示  
敬兒欲以間之

胡三省曰攸之墮敬兒術中而不悟

宋袁粲順帝朝

沈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湘州刺史王  
蘊與攸之深相結遇母喪罷歸乃與袁粲劉秉密謀  
誅道成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  
直卽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王幼時艱

省括編 卷十二

古

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  
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  
之

宋謝朓順帝朝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  
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  
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

魏李崇文帝朝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  
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

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  
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  
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抗  
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  
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  
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  
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  
皆效之自崇始也

齊蕭鑑武帝朝

省括編 卷十二

五

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  
始以始興王鑑爲都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陳  
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  
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悛  
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  
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行至新  
城道路藉藉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  
城遣典籤張曇暫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  
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  
暫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

前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齊徐勉 昭業朝

太孫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 註榮與弊同

齊謝朓 昭文朝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綽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綽勸綽入宮發兵輔政謝朓說綽及隨王子隆曰

省括編 卷十二

未

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綽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綽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綽請間叩頭勸綽立事綽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突西鸞遣兵二千人圍綽第殺綽遂殺子隆及謝朓等於是世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

齊何昌寓 昭文朝

鸞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

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齊謝朓 昭文朝宣城王蕭鸞也

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司馬光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

省括編 卷十二

七

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齊王思遠 明帝朝

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名譽思遠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

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歿者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齊蕭衍 實卷朝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

省括編

卷十一

十九

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朝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

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王詒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驍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懌至襄陽

又 實卷朝

省括編

卷十一

十九

崔慧景起兵入圍臺城不克兵敗走死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王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若不欲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懿以元勳居朝右弟暢爲衛尉掌管齋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等憚懿威權說帝誅懿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

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

又 寶卷朝

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王役刀敕之徒哉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

省括編

卷十一

子

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悅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

省括編

卷十一

子

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

又 寶卷朝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



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口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淦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齊袁昂

和帝朝

蕭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境不受命昂顓之子也衍使駕部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王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局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頌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不遑薦壁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傅暎暎曰昔元嘉之末

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王昏虐曾無慘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

入爵曰

此近忠節而實省括若昂者亦智士也

齊劉坦

和帝朝

劉希祖既克安城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王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開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畧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

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劉希祖亦舉郡降

魏李崇 宣武朝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綯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爲豫州

續編 卷十一

五

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綯叛未測虛實遣韓方興單舸召之綯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須爲衆所推今太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綯戰敗神追拔其營綯走爲村民所執送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鄭祖起等皆伏誅

魏高歡 明帝朝

魏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刑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

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

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彞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彞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

續編 卷十一

五

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彞之死還家傾貲以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

魏楊侃 明帝朝

梁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

平已集惟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

魏蘭根 明帝朝

魏遣尚書令李崇等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不及崇長史鉅

省括編 卷十二

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後改鎮為州無及於事

魏盧義僖 明帝朝

給事黃門侍郎李神軌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

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過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勅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魏于謹 明帝朝

葛榮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榮掩擊章武王融殺之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看非望有于謹者智畧過人為其謀王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

省括編 卷十二

太后深然之詔勝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王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勝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

魏楊椿 明帝朝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

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精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且面啓魏王及太后皆不聽後寶寅以關中叛魏如椿所料

魏蘇湛 明帝朝

蕭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

省括編 卷十二

主

母弟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鄺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殃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盡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汝不得不爾所以不先

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齊閣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已用聽還武功

溫子昇 主于攸朝

魏上黨王天穆率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魏王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王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

省括編 卷十二

主

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

魏高歡 主隋朝

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

下車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拜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在

省括編 卷十二

子

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溢口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小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人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問大家何忍復出此言

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驚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陽

魏高乾

閏帝朝

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省括編

卷十二

子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澄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偏疆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鄱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

魏李元忠

閏帝朝

元忠爲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

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僞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聞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惟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魏薛孝通

武帝脩朝

丞相高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騎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朱兆雖

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群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岳後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歡甚喜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祭驛急追至關不及而還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魏宇文泰

武帝脩朝

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計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疼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肯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

又武帝脩朝

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

魏于謹 武帝脩朝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宇文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兇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

不受封其書使都督張軌獻於魏主

魏裴俠 武帝脩朝

時群臣多勸帝西幸帝廣徵諸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

魏盧柔 武帝脩朝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慈赴都與決勝負生歿以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 胡三省曰賀拔勝旣不能保境挺身奔梁卒如盧柔所料

魏崔諫 武帝脩朝

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諫



曰今帝室顛覆王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  
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勦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  
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  
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荆  
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  
兵敗率數百騎奔梁

魏王罷

文帝朝

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司馬子如與韓軌回軍從蒲津  
霄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  
梯而入刺史王罷卧尚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

省括編

卷十一

三十五

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却罷逐  
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胡三省曰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  
爲氣勢王罷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  
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却敵也

東魏高歡

靜帝朝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  
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  
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  
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

之以爲正朔所以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  
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  
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  
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  
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  
其間弼戰慄流汗歎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  
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忘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  
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  
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  
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

省括編

卷十一

三十七

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  
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  
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惟憚高  
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

魏宇文泰

文帝朝

魏以侍中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  
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  
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餞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  
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  
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

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文蔚曰測亦智計之士猶不爲難泰之明武真  
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者英雄哉

東魏李元忠 齊帝朝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  
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世子  
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  
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  
飲酒

文蔚曰元忠英雄而曠達北朝高士殆仲連少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伯之流亞也遭亂世以樂免非大智人不及此

梁謝舉 武帝朝

東魏侯景據河南叛歸于魏景又遣其行臺郎中工  
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  
西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  
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濟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群  
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  
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  
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  
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

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  
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  
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  
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  
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  
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  
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  
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

文蔚曰此誠梁亡之兆實天意也朱异佞邪無  
足論矣謝舉等淺言之而不力爭豈忠臣哉

省括編 卷十一

三

魏王悅裴寬 文帝朝

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執防主韋法保及都督  
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王悅言於泰曰  
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  
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歿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  
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  
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泰乃召  
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  
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  
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

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頌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

文蔚曰泰能察景而蕭衍老公卒墮其詐衍蓋智昏於逸豫故也嚮使法保能聽裴寬梁亦可

免傾覆竟失機會豈非天哉

梁何敬容

武帝朝

梁遣貞陽侯淵明同侯景伐東魏兵敗淵明為東魏

省括編

卷十二

四十一

所虜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于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

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王入見黯曰河南王

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王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王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卯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咸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太子詹事何遜容請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

省括編

卷十二

四十二

灰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文蔚曰劉神茂以私怨韋黯為侯景道地乃梁之賊也黯之昏懦何足寄方面乎何敬容知幾而不力諫忠不足而智有餘矣

梁傳岐

武帝朝

貞陽侯淵明在東魏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

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傳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

梁傳岐 武帝朝

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傳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戮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曰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吾固

省括編 卷十二

聖三

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必舉大事亦必惟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

文蔚曰异勸納景今復勸棄景蕭衍老悖如一

嫗顛倒异手卒被傾覆亦可哀矣

魏崔猷 文帝朝

初魏王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

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不從猷言

梁洗氏 簡文帝朝

馮寶爲高涼太守其妻洗氏多籌略善用兵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應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王帥杜平虜將入潁石城魚

省括編 卷十二

聖三

梁以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潁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憚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賒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潁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若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梁楊畧 元帝朝

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武陵王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琛求爲黎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畧說乾運曰今侯景新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與法琛皆潛通於魏

梁周弘正 元帝朝

梁王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

省括編

卷三

四十四

老相承曰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與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賈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

後臣臣等不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梁庾季才 元帝朝

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王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感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省括編

卷十一

四十五

胡三省曰天之警帝未棄帝也帝不知避是自棄也

梁尹德毅 元帝朝

魏立梁王譽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仍取其雍州之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王將兵居西城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怵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宴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

大穢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登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營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魏于謹 恭帝朝

魏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

省括編

卷十二

四十六

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北齊王晞 昭帝演朝

北齊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虞寄 文帝清朝

閩州刺史陳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務弟寄流寓閩中蒞思之成疾上為蒞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

省括編

卷十二

四十七

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室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北齊段韶 武成帝湛朝

齊人留宇文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王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遽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

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王不聽卽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王爲之大赦

胡三省曰護母至長安席未及煖而洛陽之師已出卒如段韶之言

陳毛喜 主伯宗朝

陳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到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安成王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使順若收之恐不卽授首或

省括編 卷十二

聖人

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閒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

周楊忠 武帝朝

周隨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晉公護欲引以爲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周庾季才 武帝朝

周宇文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

當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爲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

北齊尉相願 後王朝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卽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入陳曲齊王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卽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卽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

省括編 卷十二

四九

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祭自是有疾不療齊王遣使醢殺之

北齊斛律光 後王朝

齊斛律光聞瑯琊王儼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



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良久乃釋之收其黨誅之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各有差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帝後竟殺儼時年十四

周顏之儀

靜帝開朝

是日天元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湯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指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王上升遐嗣子冲幼阿

省括編

卷十二

五十一

衛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歟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

周韋孝寬

靜帝朝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

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

周楊尚希

靜帝朝

省括編

卷十二

五十一

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迥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

周元胄

靜帝朝

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齋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刀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

佩刀刺瓜連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適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疾恐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

省括編

卷十二

五十三

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

周李德林 靜帝朝

周韋孝寬引兵壁於武陟尉遲迴遣其子惇帥衆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餽金軍中惓惓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之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

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韋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遣司錄高顯監相州諸軍

梁柳莊 世宗朝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艱

省括編

卷十二

五十三

猥蒙顧託梁王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其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王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王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僞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王深然之衆議遂止

隋安成公主 文帝朝

隋以上柱國寶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王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

隋薛道衡 文帝朝

隋伐陳軍臨江高潁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推事諂媚、八施文慶委以政

省括編 卷十一

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潁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隋房彥謙 文帝朝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王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王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

相誅夷今雖承平其公可翹足待玄齡與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省括編 卷十二

省括編卷之十二

五五

省括編卷之十三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唐一百三十三則

鄭元璫高祖朝

上遣鄭元璫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璫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璫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

省括編卷之十三

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璫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歿者數焉

文蔚曰宋富鄭公使契丹辯折之語與元璫同豈祖述之耶抑偶合耶乃知智謀之見古今無二而事理必至千古不易也

田留安高祖朝

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曰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內每謂吏民曰吾

與爾曹皆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

李孝恭高祖朝

詔襄州道行臺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會李靖等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省括編卷之十三

魏徵太宗朝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歿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

其子龔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又太宗朝

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穢之易食也帝曰占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流詭日滋秦任法律漢維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土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土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尙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閭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太宗

上親征高麗初發京師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

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客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武氏亂源高宗朝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關上表請廢皇后王氏

省括編

卷十三

四

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李元軌高宗朝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

魏元忠 高宗朝

上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宋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狄仁傑 高宗朝

高宗幸汾陽宮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號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後帝壯之

省括編

卷十三

五

三

郭元振 武聖朝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將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爲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

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

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少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

省括編

卷十三

六

三

興矣太后深然之

董氏 武聖朝

上林令侯敏素諳事來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不欲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吉頊 武聖朝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

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狄仁傑

武聖朝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

省括編

卷十三

七

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又 武聖朝

則大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何以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張循憲

武聖朝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倚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

省括編

卷十三

八

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也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文蔚曰知人官人人主之職以人事君人臣之分循憲非唐名臣武后一女主耳乃能如此此風不可觀於叔季之世矣可慨也夫

張柬之

武聖朝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



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閔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

省括編

卷十三

九

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官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斃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恒諸公更

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人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

省括編

卷十三

十

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厚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儕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太子丙午中宗即位

嚴善思 中宗朝

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

省括編 卷十三

十一

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薛季昶 中宗朝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武彥之變 中宗朝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

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待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歾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

省括編 卷十三

十二

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王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

楊元琰 中宗朝

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旣

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  
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  
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玄宗

少帝朝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臣復社稷欲先事誅諸韋或  
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  
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歿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  
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隆基微服與劉  
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屏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  
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

省括編

卷十三

七

言十三

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  
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晃皆至隆基所  
請號而行竟誅韋氏及其黨迎相王入輔少帝

蔣欽緒

肅宗朝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  
尚書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  
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  
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  
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  
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王琚

肅宗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  
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  
琚至庭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  
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  
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  
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  
同榻坐泣曰王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王上之  
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  
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王漢昭帝之姊自幼供

省括編

卷十三

十四

言十三

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

王琬

玄宗朝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  
金帶重福敗湜當歿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  
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流封州湜  
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琬知其謀  
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不應利貞以聞湜屢  
逼琬使遣幽求幽求謂琬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  
不能全徒仰累耳因請詣廣州琬曰公所坐非可絕  
於朋友者也琬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

由是得免

崔日用 玄宗朝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姚崇 玄宗朝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五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那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

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用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

裴光庭 玄宗朝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從命突厥來則戎狄

省括編 卷十二

十六

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

齊澣不密 玄宗朝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惟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

遽奏之上怒召潞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爲密耶且察素無行卿豈不知邪潞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潞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潞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潞州皇化尉

皇甫惟明 玄宗朝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悻悻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

省括編

卷十二

十七

三

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

天寶亂源 玄宗朝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

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張九齡 玄宗朝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

省括編

卷十二

十八

三

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又 玄宗朝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九齡既

以諫廢太子忤旨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

史思明  
玄宗朝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遷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

省括編  
卷十二

九

王忠嗣  
玄宗朝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

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子誠愛我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曩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

省括編  
卷十二

十

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復譖之敕徵忠嗣入朝

唐五代藩鎮亂源  
玄宗朝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張象 玄宗朝

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楊國忠曰見之當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播遷之機 玄宗朝

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

省括編 卷十二

三

唐紀五

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感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平原之敗 玄宗朝

顏杲卿使其子杲明買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杲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杲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

郭子儀 肅宗朝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時與光弼俱爲牙門將二

省括編 卷十二

三

唐紀六

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人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歎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

甄濟 玄宗朝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



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假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假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

張鎬 肅宗朝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長四寸

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潘鎮亂源 肅宗朝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郭子儀 代宗朝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

臨賊境輒害王將賊若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馬燧 代宗朝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歿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三六六

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顏真卿 代宗朝

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

餘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以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段秀實

代宗朝

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

省括編

卷十二

五

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具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曉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必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析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邠州由是無患

劉給事

代宗朝

京師聞虜至奉天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爲兵士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

省括編

卷十二

五

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

郭子儀

代宗朝

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段秀實

代宗朝時知邠州留後

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

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祭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郭子儀 代宗朝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省括編 卷十二

主一 二五七

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又 代宗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

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杜黃裳 代宗朝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崔祐甫 德宗朝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縉上欲受之恐見

省括編 卷十二

主八 二五八

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楊炎 德宗朝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師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祭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

裴諝 德宗朝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

省括編

卷十三

二十九

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楊炎 德宗朝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靈

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

郭子儀 德宗朝

御史中丞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爲大夫領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杞它日得志吾族無類矣

段秀實 德宗朝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久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

省括編

卷十三

三十

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姚令言之變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

姜公輔 德宗朝

姚令言兵亂斬關而入上乃與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第涇之故廢處京師心嘗快快臣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令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服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

段秀實 德宗朝

上奔奉天亂兵奉朱泚爲主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駭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瀝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歿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

蕭復 德宗朝

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鑑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

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從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鑑命楚琳出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祭鑑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鑑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映自水竇出抗爲備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鑒輿陷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

李晟 德宗朝

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變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晨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賜糧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贊未有言顧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陸贄

德宗朝

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交戰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恩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顧覆因笑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

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馬勛

德宗朝

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嚴

省括編

卷十三

三

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燃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

自取族滅衆皆誓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累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

李抱真 德宗朝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舉夷

省括編

卷十三

三十五

三十五

鑒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謀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警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福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曩蒙開諭得棄逆從願免菹醢

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報之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 德宗朝

晟在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賁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歎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

省括編

卷十三

三十五

三十五

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又 德宗朝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老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



竝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軍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票無敢動者

唐書

卷十三

三

李泌

德宗朝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買逆命此獨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

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預遷延彼旣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

唐書

卷十三

三

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違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朝臣以受詔不敢去泌爲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

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曰事者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  
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  
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  
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爲我齎版幣  
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  
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  
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  
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  
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

陝括編

卷十三

三十九

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  
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桂娘

德宗朝

杜牧竇烈女傳曰初李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叅軍竇  
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  
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  
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  
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  
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  
得先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

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遲晚必  
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  
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  
之計未決有獻舍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請分遺先奇  
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歿殯在  
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舍桃先奇  
祭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  
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  
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  
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

陝括編

卷十三

四十一

天子有命誅之因斬李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  
其尸於市

韓滉

德宗朝

劉玄佐在汴習隣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  
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爲兄弟請拜玄佐  
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第何時入朝玄佐曰  
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第宜早入朝  
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  
自勝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  
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既而遣

人密聽之混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李泌 德宗朝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

省括編

卷十三

四十二

三百五十三

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歟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又 德宗朝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秦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

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楊朝晟 德宗朝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便他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省括編

卷十三

四十二

三百五十三

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古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單騎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

如其素

盧坦 德宗朝

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歿者

韓弘 順宗朝

省括編 卷十三

聖三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脇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即位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

杜黃裳 憲宗朝

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矣上從之

柳晟 憲宗朝

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計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

省括編 卷十三

聖四

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白居易 憲宗朝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譚忠 憲宗朝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恪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人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帥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仕智士畫長策仗

省括編

卷十三

四九五

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

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譚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然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

省括編

卷十三

四五六

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從史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文蔚曰此作史者摹擬戰國策文字耳譚忠卽

智謀未必文朱若爾胡三省謂譚忠頗有戰國

詭士之風而心爲唐亦爲史家所眩

裴垪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販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垪言於

省括編 卷十三

聖上

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璫對營視承璫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璫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璫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璫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

李絳

上加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璫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實地安危所繫也曩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璫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亦失大體今承璫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

省括編 卷十三

聖上

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取與爲伍且謂承璫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遣使奉表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

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烏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貶盧從史驪州司馬

又憲宗朝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夫人元氏召諸將立其子懷

省括編

卷十三

四九

諫爲節度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致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

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壑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

省括編

卷十三

五

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勅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出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今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將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又憲宗朝

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

省括編 卷十三

五十二

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

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又憲宗朝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祭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興不貪專地之

省括編 卷十三

五十三

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祭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庫府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强者果何益乎

韓愈 憲宗朝

裴度之在淮西布衣相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曰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輪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

王承元 穆宗朝

王承宗薨弟承元權知留後密表請朝廷除帥辛巳遣起居舍人栢耆詣鎮州宣慰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承元既請朝命

省括編 卷十三

五十五

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栢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韓愈 穆宗朝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詔韓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至廷湊嚴兵迓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省括編 卷十三

五十六

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兩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若其且明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若其且明廷顧大體則無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開鎖不聽出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

韓充李質 穆宗朝

宣武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推都押牙李弁爲留後李逢吉請以韓充爲宣武節度使兼義成節度使徵弁爲右金吾將軍弁不奉詔初李弁旣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弁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弁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旣而官軍四集兵屢敗弁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質與監軍姚文壽擒弁殺之詐爲弁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弁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

卷十三

五

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卽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旣視事人情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甘露源 穆宗朝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

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贈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官之

卷十三

五

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文蔚曰注以牙將得用卽害牙將以守澄得進卽謀誅宦官千古宵人傾險一律信乎狙詐作使乃用兵之權宜必不可施之士類奈何文宗舉大事而用儉人卒召禍亂宜哉

裴度 敬宗朝

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參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又敬宗朝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勅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人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

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

獨與范陽所稱助備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

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

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韋處厚 文宗朝

史憲誠與李全畧為婚姻及李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王處

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胡三省曰讀史者以為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愚謂不然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疆藩也

柳公綽 文宗朝

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關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

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陞北沙陀素驍勇為

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

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

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殊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李德裕 文宗朝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羗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羗暴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

審括編

卷十三

唐

三

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韋溫

文宗朝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

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甘露之變

文宗朝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

省括編

卷十三

唐

三

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焚於澧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等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

是數人及舒元與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及事敗宰相王涯賈餗及訓注等宦官仇士良誣以謀反皆被誅

司馬光曰論者皆謂王涯賈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光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耶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倫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

省摺編

卷十三

李石

足折刑劇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李石陳君賞

文宗朝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塩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詔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

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則京城幾再亂矣

李德裕

武宗朝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盟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

省摺編

卷十三

李石

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上問德裕曰盟沒斯等請降

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盟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况盟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武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平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

省括編

卷十三

本十三

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平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賑饑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又武宗朝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陳行泰逐史元忠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執

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其使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召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羈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

省括編

卷十三

本十三

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又武宗朝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修



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  
點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各此名回  
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點  
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  
臣當與之約必如同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  
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又武宗朝

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回鶻餘燼未滅邊  
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  
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

省括編 卷十三

李

子

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  
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  
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  
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今  
垂歿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  
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  
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  
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  
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

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兵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  
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荷兩鎮  
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  
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又武宗朝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  
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  
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  
地耳

省括編

卷十三

李

子

又武宗朝

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  
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  
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遣中使馬元實  
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  
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  
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  
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  
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  
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

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李相李石也楊弁將橫水卒戍太原以石遂作亂

鄭氏 宣宗朝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

省括編 卷十三

本主

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

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王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闢節乎父之宰相謂王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鄭祗德 宣宗朝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尚王固求散地以祗德爲賓客分司顥營

省括編 卷十三

本主

求作相甚切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殞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歿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以顥爲祕書監

韋澳 宣宗朝

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王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爲河陽節度使

王式 欽宗朝

浙東賊裘甫亂陷剡縣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募新卒益之率得孱弱者與甫戰於剡西大敗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四面雲集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以王式爲觀察使式入對上問以討賊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

省括編

卷十二

七十九

三十五

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

杜悰 欽宗朝

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悰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王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遣公慶

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閤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李昉 欽宗朝

徐兵戍桂州者以六年求代不得都虞候許佖等因

省括編

卷十二

七十一

三十六

之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遺剽掠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松江東下許佖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殖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執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

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

劉瞻

僖宗朝

瞻相懿宗以諫殺監司司戶者敗驪州司戶

以驪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唐亂之源

僖宗朝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

省括編

卷十二

七

五

不與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十起於長垣

高駢

僖宗朝

南詔陷黎州攻雅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節度使牛勣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至劔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猝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

今春氣回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炊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痼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又

僖宗朝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凡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士疏惡以蹙蹙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

省括編

卷十三

七

五

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朴槌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崔安潛 信宗朝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勝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歟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歿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乃盜於市并滅其

省指編

卷十二

七十四

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蓋寓

信宗朝

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平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亦玫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軍蓋寓說克用曰鑒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煜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番漢二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

周庠等 信宗朝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

省指編

卷十二

七十四

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慕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

袁襲

信宗朝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推明公也起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

張全義 信宗朝

李克用表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勝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勝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必餘但管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

省結編

卷十三

七十五

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笑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牧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屋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又 信宗朝

省結編

卷十三

七十六

初河陽節度使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殺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

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敬翔 昭宗朝

朱全忠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珍據之與時溥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爲唐賓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

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以罷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

王師範 昭宗朝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重賞重誓自將以攻

省摺編

卷十三

主

三

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

王建 昭宗朝

先是朝廷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與王建共討陳敬瑄後復罷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表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請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韋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

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因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櫛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守

高勗 昭宗朝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

省摺編

卷十三

主

三

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頌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張夫人 昭宗朝

朱友裕圍彭城時薄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諸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龐師古使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硤



山匿於伯父全忠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梓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夫人礪山人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友裕全忠子也

王鎔 昭宗朝

李克用攻王鎔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克用引還鎔犒匡威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匡威自鎮州還

省括編

卷十三

壬元 三百六

至博野其弟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涇州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曰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鎮州

親軍聞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許存 昭宗朝

萬州刺史許存爲成汭遣兵襲之棄城走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

省括編

卷十三

壬元 三百六

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脩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其後宗播爲建將遇強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疾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高郁 昭宗朝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楊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唐仁徵 昭宗朝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諧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道弼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勅使相表

省括編

卷十三

全忠

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

韓偓

昭宗朝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胤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爲應偓曰留此兵則國家兩危不留則國家兩安胤不從

又

昭宗朝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怛怛不安也陛下不若

省括編

卷十三

全忠

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上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兄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一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曰胡三省言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韓偓是也愚謂偓終不得事柄即使

得之彼時事已去雖天下才無能為況僅乎顧其言實至言也

李克用存勗

克用親軍皆沙陀維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感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

省括編 卷十三

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視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

馮涓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覲其

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

續唐一則

白居易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省括編 卷十三

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遞相顧望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捷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

請皆停罷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騎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卽用度交關許卽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省括編

卷十三

金

省括編卷之十四

事類五代

三十三則

淮南嚴可求

後梁太祖朝

明都諫錢堪

侍御仁和楊廷幹校梓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

省括編

卷十四

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道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

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以徐溫爲浙江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弑兄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

省括編

卷十四

二十

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

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顯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顯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右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都指揮使軍府事成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

省括編

卷十四

三十

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契丹韓延徽後梁主瑱朝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求救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

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陽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所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卿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王

晉書

卷四

四

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晉張承業 後梁主瑱朝

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拊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

王遠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宗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荆南梁震 後唐莊宗朝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晉書

卷十四

五

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荆南高季興 後唐莊宗朝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節使勅留宴中夜

斬關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後唐之亡 莊宗朝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剋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

省括編 卷十四

六

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吳越錢鏐 後唐莊宗朝

吳越王鏐有疾如永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璫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

後唐趙鳳 明宗朝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諸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楚許德勳 後唐明宗朝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指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省括編 卷十四

七

胡三省曰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

後唐張昭遠 明宗朝

史館脩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上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



分示以等威絕其倖冀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後唐李專美 潞王從珂朝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罷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

省摺編

卷十四

八

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

後唐呂琦 潞王從珂朝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無所望

耶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

毋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掇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

省摺編

卷十四

九

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

文蔚曰文遇忌功不自己出遂誤唐主致使燕

雲十六州不見天日者數百年豈非天哉此一

言也殆與李林甫請以蕃代漢將者同禍矣

王後欲手刃文遇不亦晚乎

清泰之誤 後唐潞王從珂朝 收元清泰稱清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昺李崧曰

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  
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  
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  
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  
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  
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  
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  
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瑄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  
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  
聞呼敬瑄名相顧失色

省括編

卷十四

十

石晉桑維翰 後唐潞王從珂朝

唐主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石敬瑭之鄆州敬  
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  
身不代除今忽有是命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  
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  
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都押牙劉智遠  
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  
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  
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  
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

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罷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  
孽代之羣臣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  
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  
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  
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瑄意遂決敬瑄表  
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

石晉安元信

後唐潞王從珂朝

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  
全之弟子也敬瑄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  
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

省括編

卷十四

十一

晉書

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  
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  
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  
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瑄謂元信曰汝見何  
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  
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失大信  
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  
而待何彊之有敬瑄悅委以軍事

亂華大機

後唐潞王從珂朝

石敬瑄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

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文蔚曰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元遂混一天下敬瑭維翰誠千古罪人而薛文遇尤可恨也豈但一言喪邦殆以一言貽數百年中國之害已此漢高祖之所以溺冠也

省指編

卷十四

十一

晉郭威 高祖朝

石晉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征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平

晉桑維翰 齊王重貴朝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

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石晉之亡 齊王重貴朝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省指編

卷十四

十一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松等曰卿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晉李濟 齊王重貴朝

契丹遣晉降將張彥澤將兵二千騎先取大梁彥澤

自封丘門斬關而入縱兵大掠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勲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晉劉知遠 齊王重貴朝

契丹知劉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

省括編 卷十四

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漢李氏 高祖朝

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

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領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符昭序 漢高祖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埤橋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

省括編 卷十四

幸

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却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後漢李肅妻 隱帝朝

長安城中食盡趙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

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請關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思綰鳳翔叛卒也

後漢王溥隱帝朝

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焚死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胡三省曰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

省括編 卷十四

十一

征於外則得李穀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偶彊武人之所能及哉

後漢郭瓊隱帝朝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

文蔚曰此亦危道瓊豈輕試蓋屏左右而無懼示知其情且有備也亦必料銖怯而無膽決耳

後漢李驥周太祖朝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

省括編 卷十四

十七

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文蔚曰知者貴有謀尤貴知人驥爲愚人謀事失言失身亦可悲矣

南唐郭崇主璟朝

唐草澤邵崇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澠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胡三省曰郭崇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周世宗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

省括編

卷十四

十八

精疆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周王虔朗

世宗朝

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淑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旣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旣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

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卽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周李穀

世宗朝

唐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

省括編

卷十四

九

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病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戀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蜀李后 主昶朝

蜀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胡三省曰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

省括編

卷十四

子

三十一

一人能以死殉國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周張昭 世宗朝

周世宗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

置之中書濤喜詆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省括編卷之十四 終

省括編

卷十四

三十一



省括編卷之十五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宋元一百二十七則

趙普 太祖朝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口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

省括編 卷十五

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

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

太祖

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

省括編 卷十五

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趙普

帝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

已論矣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典兵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一

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又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又太祖朝

帝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異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宋太祖

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常賜外客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省括編

卷十五

四

曹彬 太祖朝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太祖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不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

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呂端 太宗朝

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義倫爲東京留守王仁瞻爲大內都部署

又 太宗朝

省括編 卷十五

五

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其心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

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錢若水 太宗朝

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玦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爲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

省括編 卷十五

六

下何由知鞠驗明白然後加誅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旣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

幽州之議 太宗朝

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以爲未可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張詠 太宗朝

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

清括編

卷十五

七

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二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又 太宗朝

民有訴王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總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虓猛軍人劉玘爲羣盜虓猛

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克之慄悍善鬪連入數

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

清括編

卷十五

八

賊

又 太宗朝

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譴

寇準 太宗朝

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

嬪官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呂端 真宗朝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王禹偁 真宗朝

省括編 卷十五

九

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畧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觀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

真宗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亾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詔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四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

省括編 卷十五

十

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王宗沐曰保吉之猖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西有夏寇卽棄靈州則契丹南下當輸大名宜景德之際欲幸蜀與金陵汴京可棄靈武尚何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之禍也

曹瑋 真宗朝

趙保吉死子德明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文蔚曰宋失此機遂至終宋世西夏不可取卒受其弊焉李沆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矣

又真宗朝

諸葛編

卷十五

十一

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李沆真宗朝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

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旦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

諸葛編

卷十五

十三

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

寇準真宗朝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

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王旦

真宗朝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

卷十五

寇準

十一

寇準

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駟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寇準

真宗朝

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

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丙子帝至澶州南門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卷十五

寇準

十一

寇準

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訶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率兵以自取重者



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唐肅  
真宗朝

唐待制肅與丁謂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謂南遷歎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丁謂  
真宗朝

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恭濟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

省括編

卷十五

十五

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向敏中  
真宗朝

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

王旦  
真宗朝

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上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論次

省括編

卷十五

十六

年額內除之

又  
真宗朝

夏州管内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又  
真宗朝

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它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

李及衆皆謂及非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於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之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又真宗朝

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

省括編

卷十五

十七

臣三六

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李允則

真宗朝

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閣門使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葺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

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望十里自罷兵後

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使吏持檄瀛州以若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投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

省括編

卷十五

十八

臣三八

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它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謀雲翼卒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其所契丹駭愕即歸

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窺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寢鈔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不奉節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

欲顯爲其備故也

卷十五

王曾

真宗有疾詔自今軍國人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久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冲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李迪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相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甌貯熱水曰主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

冠準

丁謂必欲令冠準李迪死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而罷

王曾

丁謂爲山陵使附會內侍雷允恭擅移山陵有水石衆議曰喧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賴聖神

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

呂夷簡 仁宗朝

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閭文應蚤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領之文應乃命璽車卽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遣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歎曰蔡中丞不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一

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王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又 仁宗朝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

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印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吳育 仁宗朝

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二

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附順而收之不報

曹瑋 仁宗朝

天聖中王禮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禮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禮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常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禮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

問邊事嚴不能對

范仲淹

仁宗朝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三

又仁宗朝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人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克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若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

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

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

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

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

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

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

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醺出財物而免於

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

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奈何輕欲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四

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榜徑達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

又史簡仁宗朝

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

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韓琦范仲淹仁宗朝

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師堅固戒河朔之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五

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文蔚曰王公設險守國三尺童子皆知之余靖乃爲腐儒誕語以誤大計琦仲淹亦不力爭何也議論多而成功少已見於此矣

富弼仁宗朝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塋之目曰叢塚夏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省括編 卷十五

二十五

張方平仁宗朝

方平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憂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恃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

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泰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文彥博仁宗朝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不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省括編

卷十五

壬午

又仁宗朝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然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事王素夜叩宮門變彥博不使人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

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替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

省括編

卷十五

壬午

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曰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程顥仁宗朝

顥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



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  
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  
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  
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鄆縣有稅官以賄  
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顯  
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其盜錢新主簿將發其某勢  
窮必殺人顯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  
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  
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韓琦 英宗朝

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三十九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  
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  
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察戒當時見者曰  
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復就位哭處之若  
無事然

又 英宗朝

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  
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  
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  
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

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  
后不久卽還政

又 英宗朝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  
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  
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卽  
厲聲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

又 英宗朝

初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  
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

資治通鑑

卷廿五

三十九

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  
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  
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  
之帝納其言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脩已簽趙鼎  
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  
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  
勅填以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止也其  
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蘇頌 英宗朝

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

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訓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洵洵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韓琦 英宗朝

英宗初宴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凌權知變如此

省括編 卷十五

吳奎 神宗朝

帝在穎邸韓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唐介孫固 神宗朝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

耶經術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漸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

蘇軾 神宗朝

軾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一

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

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管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斧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李師中 神宗朝

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三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張方平 神宗朝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又 神宗朝

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

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搆搆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搆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叅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四

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亂之根 神宗朝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曹太后 神宗朝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曰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

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沈括 神宗朝

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慶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五

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裁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邵伯溫 哲宗朝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

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它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它策功世必信之

范純仁 哲宗朝

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省括編 卷十五

三十五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畢仲游 哲宗朝

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

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

蘇軾  
哲宗朝

初祖宗時差役時行法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吏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不循上意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

尚書編  
卷十五

主上書

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

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受之

程顥  
哲宗朝

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簿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

尚書編  
卷十五

主上書

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元祐之誤  
哲宗朝

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猶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憊直無黨

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文蔚曰史謂呂大防無黨然它日鄭雍楊畏附

大防以逐劉摯卒開紹聖之端獨非黨耶虛名

誤國自宋已然

常安民

哲宗朝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播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

省括編

卷十五

手札

三六

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心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

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蘇轍

哲宗朝

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梁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廷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廷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播在位大臣爲自全計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一

三六

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王巖叟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亾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著括編

卷十五

四十二

蘇頌

哲宗朝

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紛紜嘗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伏聽聖語帝深重之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並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

元祐禍機

哲宗朝

范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

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宋亂之兆

哲宗朝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著括編

卷十五

四十三

文蔚曰彼時范祖禹范純仁忠切之言哲宗不納而畏一言如石投水蓋哲宗心已有主待機而發耳孰謂非天意耶

蘇軾

哲宗朝

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常安民 哲宗朝

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又 哲宗朝 卷十五 四十三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監察御史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蚤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曾肇 徽宗朝

徽宗初曾布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

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地異時惇下縱未至一落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任伯雨 徽宗朝

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

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宋亡徵 徽宗朝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其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

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高麗 徽宗朝

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乃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五

三

狼虎不可交也宜蚤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种師道

徽宗朝

童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擊遼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俱敗續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宋昭

徽宗朝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宇文虛中

徽宗朝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師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五

三

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問之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

胡安國

欽宗朝

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

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

李綱 欽宗朝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望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曰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愿守宗社乎愿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偕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

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寧爲藩鎮澤州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

又 欽宗朝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八

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又 欽宗朝

李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

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

又欽宗朝

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張叔夜 欽宗朝

省括編

卷十五

四十九

臣宗朝

金幹離不至城中要帝出盟時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四方無一人至者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舉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

雍帝不答

張所 高宗朝

宋高宗初卽位遣御史張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于都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

臣宗朝

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丙辰乃罷所言職

宗澤 高宗朝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謗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缺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

岳飛 高宗朝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二

高宗朝

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機枝葉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經武郎

南北之界

高宗朝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

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峻嶺可以控扼有宛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整議駐驛乃還

卷十五

五十二

高宗朝

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王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宗沐曰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于姦臣不可不戒也

李綱

高宗朝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忠閭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愿歸管與良農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三

高宗朝

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都統制王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趙子砥

高宗朝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人畏虎以肉餒之食盡終於

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張浚

高宗朝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四

高宗朝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賁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時苗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而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浚

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願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動

又高宗朝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聽便宜與陝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五

高宗朝

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此議

又高宗朝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瓊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

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常同高宗朝

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六

高宗朝

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

喻樗高宗朝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



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癸未遂召浚

又高宗朝

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並相

諸葛綽

卷十五

五十一

三頁三

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蘇雲卿

高宗朝

雲卿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持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

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從何來耶延入室

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

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

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

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

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

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

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其濟大

業因出書函金帛置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

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

諸葛綽

卷十五

五十一

三頁四

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晏敦復

高宗朝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旣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岳飛班師

高宗朝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初兩河豪

傑李通等帥眾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跪候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訖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

省括編

卷十五

五十九

大喜語其下曰且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曰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壬戌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

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億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文蔚曰兀朮金山之敗則有王姓閩人朱仙之敗則有書生叩馬是皆天也然宋用小人以自敗則不得歸咎於天矣

省括編

卷十五

六十

翁蒙之

高宗朝

故相趙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壟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壟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

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問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史浩 孝宗朝

孝宗卽位召張浚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史浩獨不以為然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為不若養威視覲俟萬全而後動浚皆不從遂表請帝卽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之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為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

省括編

卷十五

六十五

三十九

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

江上乎如此詰難元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

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為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

省括編

卷十五

六十五

三十九

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

金世宗

孝宗朝

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

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

葉適 寧宗朝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殿前都指揮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

摺括編

卷十五

六

三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

又 寧宗朝

以葉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卽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祈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朱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刳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

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此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

摺括編

卷十五

六

三

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之遂奪職奉祠

趙葵 寧宗朝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寧宗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趙范 聖宗朝

蒙古再遣王楫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的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宋亡徵 聖宗朝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

省括編 卷十五

本五

三月五日

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西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喬行簡 聖宗朝

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

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

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相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

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

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

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

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

可朝之地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

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

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

省括編

卷十五

本五

三月五日

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潰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文蔚曰宋之南渡覆轍在前一一蹈之如守成

法自古昏愚無若是之甚者此其病根皆由主

權不立君子小人雜進而不辨故也豈非萬世

之明鑒哉

余玠 聖宗朝

玠以淮東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

出野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僧伍願  
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  
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  
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  
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

冉璉 理宗朝

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閩帥  
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  
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乃設宴酒酣坐客紛紛競  
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音待士之禮何如

省括編 卷十五

本主 臣等言

耳乃更辟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  
日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鏤去如是  
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  
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  
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  
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  
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  
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  
朝廷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  
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

又移成以備內水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余玠 理宗朝

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  
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  
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  
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  
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  
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  
蜀危矣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  
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

省括編 卷十五

本主 臣等言

士皆愕眙相顧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  
玠斬之

孟珙 理宗朝

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  
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方略發兵深入所  
至皆以捷聞珙奏略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  
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  
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  
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

又 理宗朝

琪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爲條頒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謝枋得 理宗朝

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污蟻一時閭臣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向士璧所費尤多逮至行部責償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渾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

摺括編 卷十五

五

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

文蔚曰昔東漢之末皇甫度遼破賊宦官輩誣以賄賊冒功皇甫幾不免於死宋之將亡似道妬功則會計邊費以陷閭臣亡國亂朝姦邪伎倆千古一轍夫任將但問功之成與不成耳功成之後復以他事苛求皆奸計也有國家者不可以不戒

馬光祖 理宗朝

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嚴州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民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庄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文天祥 端宗朝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

蒙古耶律楚材 主窩闊台時

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飲自私而官無儲侍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



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一

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脩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

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王匪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

元虞集 泰定帝朝

集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一

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

續宋 十二則

宋王旦 真宗朝

宋王旦既不受會靈廟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爲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塞

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憎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賦詠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宋呂誨 神宗朝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政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三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

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呂夷簡 仁宗朝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亾后聞之不懌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豫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四

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乃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請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謂夷簡不曾說來章獻從之後章獻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王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帝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張方平 仁宗朝

趙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契丹使來請絕其封議

者不可方平日得款附之小寇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王德用 仁宗朝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時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此故喧耳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五

米亦公家物不汝給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詈之曰衙官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百拜流汗倉中肅然

王堯臣 仁宗朝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得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開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更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吳育 仁宗朝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白使曰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我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六

張方平 英宗朝

張方平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頌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蘇頌 神宗朝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卽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揀公不爲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揀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

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任

趙鼎 高宗朝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趙鼎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間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不主己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七

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嘆服其言

虞允文 孝宗朝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踞進其主書因踞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殿錫色沮公遣閣門傳宰相之

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人還館更相譙責乃因憤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果獲罪

黃炳 理宗朝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公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省括編

卷十五

七十八

省括編卷之十五

省括編卷之十六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春秋戰國三十一則

鄭公子突莊公朝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省括編卷十六

一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楚鬬武王朝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又武王朝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

省括編卷十六

二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楚鬬武王朝

楚屈瑕將盟貳軫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莫敖官名卽屈瑕也

### 楚屈瑕 武王朝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 魯曹劌 莊公朝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 省括編 卷十六

三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 晉文城濮之戰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 省括編 卷十六

甲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  
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  
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衣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  
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  
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  
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  
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皆括編

卷十六

平陽公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一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  
鞞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  
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  
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  
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

穀及癸酉而還

楚養由基 康王朝

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  
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

晉魏舒 平公朝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

皆括編

卷十六

六

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公子光 王僚朝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  
之曰作事威克其雖小必濟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  
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



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垂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楚沈尹戌 平王朝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省括補 卷十六

左傳

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吳伍員 闔閭朝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史墨 闔廬朝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夫槩 闔廬朝

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柘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省括補 卷十六

左傳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

越句踐

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秦甘茂 武王朝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

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秦武安君

昭王朝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若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兵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

卷十六

九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塋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外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都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關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

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兵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勿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

省括補

卷十六

十一

齊孫臏 威王朝

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楫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又威王朝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弗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傾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固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省括補

卷十六

十二

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幕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

子申

齊田單 襄王朝

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因

諸括編

卷十六

十三

三

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剿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

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綰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皆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

齊魯仲連 襄王朝

諸括編

卷十六

十四

三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十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

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趙奢許歷 惠文王朝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阻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

諸葛編 卷十六

史記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趙平陽君豹 孝成王朝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諸葛編 卷十六

史記

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趙虞卿 孝成王朝

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

蘇代 秦昭王朝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大原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邯鄲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魏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

省括編

卷十六

十七

言主八

侯有隙

趙李同

孝成王朝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魏侯生

安釐王朝

公子數請魏王勅晉鄙令救趙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答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

省括編

卷十六

十八

言主九

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拔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燕將渠 孝王朝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代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爲可乃祭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

省指編 卷十六

九十一

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鄒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渠處和燕王使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趙李牧 悼襄王朝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小蠻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

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橈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省指編 卷十六

三十一

不敢近趙邊

蒯通 趙武臣時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可無戰而降矣



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楚宋義

義帝朝

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燕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疾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歾高陵君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續春秋戰國

卷十六

五

秦任妄

康公朝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鄭之戰

晉景公楚莊王鄭襄公朝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卷十六

五

四〇九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亾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竟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去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晉括編

卷十六

三十五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

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晉括編

卷十六

三十六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甚之脫屣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旆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常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

省括編

卷十六

五七

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

靡笄之戰

晉景公魯成公齊頃公衛穆公朝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既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鞍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

省括編

卷十六

二六

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殿豈敢言病吾子恐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

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晉書

卷十六

子九

免其戮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鄢陵之戰

晉厲公楚共王鄭成公朝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郤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肥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晉書

卷十六

子九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又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  
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晉括編

卷十六

三十一

四九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聞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  
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祭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將塞井夷竄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  
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  
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  
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晉括編

卷十六

三十一

四九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  
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韞之跗注君子也議見  
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開蒙甲冑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殲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穀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

省括編

卷十六

五十三

四十四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暨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

楚左史倚相靈王朝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楚子穀靈王朝

楚將子穀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

省括編

卷十六

五十四

四十五

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穀聞之不給帶冠不暇止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穀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穀曰啗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穀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穀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穀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



口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趙襄子 晉烈公朝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皇狼

省括編

卷十六

三

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

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口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魏吳起 武侯朝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

省括編

卷十六

三

如今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省括編卷之十六

終

省括編卷之十七

明 諫錢塘 蘇林編  
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漢 四十八則

漢高祖 秦二世朝

陳涉起蕲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省括編 卷十七

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為沛公

陳恢 秦二世朝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歟未晚也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齟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張良 秦王子嬰朝

秦子嬰立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省括編 卷十七

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董公 漢王朝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

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張良 漢王朝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省括編

卷十七

三

李左車韓信 漢王朝

韓信張耳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

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

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

省括編

卷十七

四

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

灰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灰地使人人自爲戰令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與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

趙括編

卷七

五  
三

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陳平 漢王朝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

趙括編

卷七

六

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姊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歿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攻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爲漢之賊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餘出西門遁去

轅生 漢上朝

漢王出榮陽主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此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

省括編 卷十七

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

韓信 漢上朝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地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可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齊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

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夾壅沙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

劉敬 高帝朝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

省括編 卷十七

十二萬北逐之諭匈奴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

周亞夫 景帝朝

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歾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散澠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省括編 卷十七

九 三

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

又 景帝朝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梁使韓安國及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

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餓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歾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田祿伯 景帝朝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省括編 卷十七

十一 三

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稚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李廣 景帝朝

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省括編

卷十七

十一

爲漢有伏兵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馮奉世 宣帝朝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歿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

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軼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憲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祭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而還上甚

省括編

卷十七

十一

說

趙充國 宣帝朝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度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

又 宣帝朝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挾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

省括編

卷十七

十三

三十七

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嘗爲畔逆它種切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關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又

宣帝朝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人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歟者數百降及斬首者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馮奉世

元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七

十四

四十四

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調發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

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祭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

陳湯 成帝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祭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乃朴

省括編 卷十七

五 文選卷十七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祭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杜欽 成帝朝

夜郎王興等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祭兵誅興等

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臣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懼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士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

省括編 卷十七

十六 文選卷十七

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設方略誅興降其它國邑西夷遂平

王常 新莽時

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甄阜梁丘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因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

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叩言之丹叩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

省括編

卷七

七

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

光武

更始時

劉秀至鄧定陵悉祭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皆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祭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

陣王尋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

王霸

更始時

省括編

卷七

八

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婁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至噉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陳俊 更始時

賊退入漁陽所過擄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蕭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

賊謂九來大除五幡諸部

省括編

卷十七

光

光武 更始時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等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東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軼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生守尉

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馮異 光武朝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省括編

卷十七

子

王霸 光武朝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

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軍士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開城拒之建於道夾茂奔  
下邳誦以城降

耿弇 光武朝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  
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  
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後漢書

卷之七

王莽傳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  
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  
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  
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  
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  
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  
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人破之臨陳斬邑  
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  
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  
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  
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  
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  
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  
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淄西安必救之  
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  
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  
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與  
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  
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久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後漢書

卷之七

王莽傳

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  
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無得  
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  
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  
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太  
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  
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  
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  
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

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環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

省括編

卷七

三

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勦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

志者事竟成也弁復追張步步遂斬蘇茂詣弁降齊地悉平

寇恂

光武朝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

省括編

卷七

三

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臧宮

光武朝

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

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燭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吳漢 光武朝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省括編

卷十七

五

三

將萬餘人也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公孫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擊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幟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卒平蜀

省括編

卷十七

五

三

東海王陽 光武朝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宗均

光武朝

馬援討武陵蠻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



疫歿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班超 明帝朝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

省括編

卷十七

五

百今

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犂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其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

省括編

卷十七

五

百今

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

廉范 明帝朝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歿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班超 明帝朝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愆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又章帝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鄧訓和帝朝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關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

又章帝朝

卷五

三十九

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

班超和帝朝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

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虞詡 安帝朝

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言不可者三更

省括編 卷十七

三十一

集四府皆從詡議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窻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又 安帝朝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羗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省括編 卷十七

三十二

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吾竈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度尚 桓帝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窮追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

省括編 卷十七

三

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向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朱雋 靈帝朝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

雋攻之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歿戰也萬人一心

省括編 卷十七

三

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斬之

皇甫嵩 靈帝朝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

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王國涼州賊

孫堅 獻帝朝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荀彧 獻帝朝

省括編

卷十七

三十七

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夏侯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郢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于禁 獻帝朝

張繡襲擊曹操軍操敗走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衆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

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從諸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得行徐鑿整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清水之亂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續漢 五則

段熲 靈帝朝

漢靈帝建寧元年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東羌先零等種猶不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

省括編

卷十七

三十七

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分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京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

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萬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蹶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煩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煩衆皆恐煩乃令軍中

省括編

卷十七

三七

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楊璇

靈帝朝

靈帝時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

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皇甫嵩

靈帝朝

漢靈帝中平元年朱雋與賊波才敵戰敗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燭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中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斬首數萬級

魏荀攸

獻帝朝

漢獻帝建安三年荀攸從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

省括編

卷十七

三八

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營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魏任城王

漢獻帝朝

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斬首獲生以千數鮮卑請服北方悉平

省括編十七卷

省括編卷之十八

明都諫錢璽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三國 六十七則

田豐曹操 漢獻帝朝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

省括編 卷十八

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賈詡 漢獻帝朝

張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

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兵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陳宮 漢獻帝朝

曹操遺呂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操遠來

省括編 卷十八

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操圍下邳引沂泗灌城布困迫降操操誅之

公孫瓚 漢獻帝朝



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卒爲紹所誅

胡三省曰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宮之計呂布不能用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

省括編 卷十八

文蔚曰宮瓚之計皆非必全上策然猶勝於坐困待斃耳若布聞妻之言則當矜守城而身率宮以出亦庶幾也

沮授 漢獻帝朝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強

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納圖配言

省括編 卷十八

荀彧 漢獻帝朝

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郭嘉田豐 漢獻帝朝

操欲自將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

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

田豐 漢獻帝朝

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

省括編 卷十八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魏程昱 漢獻帝朝

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

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黃育矣

曹操 漢獻帝朝

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省括編 卷十八

沮授 漢獻帝朝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荀彧 漢獻帝朝

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

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荀攸許攸 漢獻帝朝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

省括編

卷十八

七

官渡

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張郃荀攸 漢獻帝朝

曹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

省括編

卷十八

八

官渡

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

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

魏賈詡 漢獻帝朝

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魏荀彧 漢獻帝朝

省括編 卷十八

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魏張遼 漢獻帝朝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大賞

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遼詣操操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

魏鍾繇 漢獻帝朝

曹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袁尚遣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

省括編 卷十八

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

魏李典 漢獻帝朝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魏郭嘉 漢獻帝朝

袁譚袁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

魏荀攸 漢獻帝朝

袁尚自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辭下多以爲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

省括編 卷十八

十一

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李孚 漢獻帝朝

袁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研問事杖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園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

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

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竝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旣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淦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

省括編 卷十八

十二

魏郭嘉 漢獻帝朝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田疇 漢獻帝朝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卽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顗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顗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顗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

省括編 卷十八

十三

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潯令隨軍火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潯海渰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水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

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曹操 漢獻帝朝

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

省括編 卷十八

十四

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曹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王威 漢獻帝朝

曹操至新野劉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

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諸葛亮 漢獻帝朝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原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

省括編 卷十八

五

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

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

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吳黃蓋 漢獻帝朝

權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

省括編 卷十八

十六

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歾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行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歾者甚衆



魏張遼

漢獻帝朝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吳賀齊

漢獻帝朝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縣賊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

省括編

卷十八

十七

三十四

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郡以齊爲太守

魏賈詡

漢獻帝朝

曹操自潼關北渡河馬超等退拒渭口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

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

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吳呂蒙

漢獻帝朝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龐統

漢獻帝朝

省括編

卷十八

十八

三十四

劉璋迎劉備討張魯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旣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鄭度 漢獻帝朝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

魏董昭 漢獻帝朝

省括編 卷十八

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

吳呂蒙 漢獻帝朝

孫權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

省括編 卷十八

子

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歟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

魏司馬懿劉曄 漢獻帝朝

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

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魏張遼 漢獻帝朝

孫權率兵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悝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

省括編 卷十八

子

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

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

魏曹休 漢獻帝朝

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操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張飛馬超走

省括編 卷十八

子

趙雲 漢獻帝朝

曹操自出長安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飲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羽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關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歟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魏張既 主丕朝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鶻陰口既揚聲軍從鶻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以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

省括編 卷十八

主丕

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犇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惟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

其餘皆安堵如故

吳陸遜 主權朝

漢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七八月來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

省括編 卷十九

主權

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者萬數漢帝夜遁驛人自檣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上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帝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

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吳朱桓 主權朝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

省括編 卷十八

三五

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

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歿者千餘人

魏董昭 主丕朝

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時江水淺陞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

省括編 卷十八

三五

一道而行至陞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憾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棄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丕悉召諸軍還

馬謖 漢後帝朝

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閬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諸葛亮

漢後帝朝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閬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

省括編

卷十八

卷十八

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耳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繫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後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顧雍 主權朝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吳王以訪顧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非所宜聽也王從之

魏司馬懿 主權朝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

省括編

卷十八

卷十八

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摸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宜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

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

諸葛亮

漢後帝朝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大開四城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省括編

卷十八

三十一

魏延

漢後帝朝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

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吳朱桓

主權朝

吳王使都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謫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魏主敕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

省括編

卷十八

三十一

爲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剗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休與陸遜戰於石亭休敗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敕命賈逵引兵東與休會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



以免

魏蔣濟 主敕朝

公孫淵陰懷二心數與吳通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諸葛亮

卷八

吳陸遜 主權朝

吳主自率大衆向合肥新城又遣陸遜諸葛瑾向襄陽孫韶張承向廣陵淮陰吳主始謂曹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王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封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

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

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偪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吳賀齊 主權朝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諸葛亮

卷八

三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楮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姜維 漢後帝朝

諸葛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魏司馬懿羊術 主敕朝

魏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計非淵所及。又曰：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

省括編

卷十八

主事

恩結遐夷，義彰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

魏蔣濟主敕朝

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

胡三省曰：吳君臣之爲謀已不能逃蔣濟所料矣。

魏司馬懿主敕朝

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

省括編

卷十八

主事

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

富饒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襄平潰淵突圍走大兵擊斬之

魏虞松

主芳朝

吳諸葛恪伐魏或謂恪引軍深入恐兵勞而功少不

省括編

卷十八

三

如止圍新城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將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

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母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

魏張特

主芳朝

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

省括編

卷十八

三

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其印綬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

魏王肅

主芳朝

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演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

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衛禦使不得前  
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

魏王基 主髦朝

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母丘儉文欽以荊州刺史王  
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日下之戮是以尚  
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  
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敕基停  
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前進是其詐  
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

省括編

卷十八

三

車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等虜畧民人  
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  
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  
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  
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  
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  
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  
師次於潁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  
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  
有叛臣若不時決計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

將軍持重持重是也停車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  
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  
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  
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  
復還保項司馬師堅壁不戰儉等卒潰敗

魏陳泰 主髦朝

漢姜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  
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  
進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

省括編

卷十八

三

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  
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  
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  
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盡足維大怒遂進圍狄  
道辛未詔長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  
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  
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  
人有言螳螂螯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  
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  
自保觀變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執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

省括編

卷十八

主

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恭與交戰維退恭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戮覆喪一州矣

魏司馬昭

主

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

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

魏王基

主

壽春既拔司馬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囑有滅吳之執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

省括編

卷十八

主

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

吳陸抗

主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卿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

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

省括編

卷十八

四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工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大將軍憑圍對肇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圍奮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見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

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督護

晉王濬主炎朝

王濬伐吳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師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省括編

卷十八

四

省括編卷之十八

省括編卷之十九

明都諫錢塘人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晉五十二則

趙張賓晉愍帝朝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畧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省括編卷之十九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  
為天子浚大悅以勒為信勒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  
國當出其不意今飛檄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  
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甲旅  
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  
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戕與琨  
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  
我明矣勒曰我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  
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  
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  
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為前鋒都督設疑兵於  
山上分為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  
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  
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為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  
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闕關江左之志矣

郝鑒明帝朝

省括編卷之十九

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  
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  
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  
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  
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厭義  
士之心今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  
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  
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

孔坦成帝朝

蘇浚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



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

陶回 成帝朝

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

省括編 卷十九

殷羨 成帝朝

峻將韓晃等急攻大業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峻將兵與趙胤戰馬躡侃部將斬之

趙石勒 成帝朝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

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

燕慕輿根 晉成帝朝

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

省括編 卷十九

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

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綠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

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

涼張耽 晉穆帝朝

趙使麻秋等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張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

袁喬 穆帝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

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覬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

又 穆帝朝

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

省括編 卷十九

六

棄去釜餽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屢戰皆勝遂平蜀

涼謝艾 晉穆帝朝

趙麻秋攻張重華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燕慕容霸 晉穆帝朝

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十

省括編

卷十九

七

下九

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開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雋猶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

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容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請武成嚴爲進取之計

燕封奕 晉穆帝朝

省括編

卷十九

八

下九

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雋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泰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在有成資是宜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

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左司馬約參軍事

晉書

卷十九

九

燕慕容恪

晉穆帝朝

閔與燕兵交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

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

段龕

穆帝朝

燕主雋以段龕方彊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罷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

晉書

卷十九

十

雖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罷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

燕慕容恪

晉穆帝朝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格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龔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

燕慕輿根 晉穆帝朝

燕主雋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翊

晉書 卷十九

根欲急攻之評曰鴛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今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鴛與其黨果相猜忌鴛奔野王依呂獲其衆盡降

燕超 帝奕朝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

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

晉書 卷十九

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秦王猛 晉帝奕朝

慕容暉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

燕申胤 晉帝奕朝

秦苻堅遣將軍苟池等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我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

省括編 卷十九

三

燕慕容垂 晉帝奕朝

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

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

燕梁琛 晉帝奕朝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人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繫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卷十九

古

曰有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王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忌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負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大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然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

秦王猛 晉帝奕朝

秦王猛伐燕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寡未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請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

又晉帝英朝

晉書

卷十九

五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勦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鈺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

燕上也臨戰諒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

罪孰大焉他所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謝玄孝武帝

秦苻堅寇晉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梁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威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報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

晉書

卷十九

五

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破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



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

省括編 卷十九

十七

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

燕趙秋慕容農 晉孝武朝

慕容農驛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畢聰等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

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基毋膝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大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

省括編 卷十九

十六

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食美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

秦姚萇 晉孝武朝

慕容泓起兵並陰秦遣鉅鹿公敞討泓泓聞秦兵且

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獻虜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獻虜從戰于華澤獻兵敗爲泓所殺

楊翰 孝武朝

呂先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

省括編 卷廿九

九

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還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衆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克逆寧帝室此桓文之

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先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命子胤等帥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

後秦姚萇 晉孝武朝

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氏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

省括編 卷廿九

二十

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畧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群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甚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

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  
其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  
每遇姚公輒困固其分也

又晉孝武朝

苻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  
繁川軍於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苻引兵逆戰登擊破  
之斬其右將軍吳忠其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  
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  
其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  
此必苻曜堅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

省指編

卷十九

主

三

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謀耳遂進戰大破之

登退屯於郿

又晉孝武朝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如陰審以拒之謂太子興  
曰苻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  
長安與使尹緯讓而誅之

胡三省曰善制敵者因事而爲功苻曜反復於  
苻姚之間而長安距鄭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  
之癰疽也使苻召之曜必不來苻在長安曜亦  
畏憚而不敢來苻出外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

來二秦交兵邈遠狎至其之北行若不得已者  
苻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爲無能爲者輕  
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  
因事而爲功乎

西燕張騰 晉孝武朝

燕主垂進逼蘇唐壘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  
於群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  
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  
何弊之乘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  
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

省指編

卷十九

主

釗攝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魏拓拔珪

晉孝武朝

慕容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拓拔  
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  
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  
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  
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畧陽公遵將  
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  
術士靳安言於人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  
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

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世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一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叅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兵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衆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警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

備括編

卷十九

三

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謂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畧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餘迸去者不過

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

燕符謨 晉孝武朝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關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上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疾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

備括編

卷十九

三

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整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

胡三省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

燕韓諱 晉安帝朝

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

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燕慕容隆 晉安帝朝

魏園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特重不決將卒喪氣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

省括編 卷九

三

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閹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耻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

燕谷會歸 晉安帝朝

慕容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

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此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才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

劉裕 安帝朝

孫恩北趨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

省括編 卷九

三

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濱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已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何無忌 安帝朝

桓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

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洛州  
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舳舻儀旗幟  
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  
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  
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舳舻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  
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  
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  
之等大破之

劉道規 安帝朝

省括編 卷十九

主一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  
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  
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疆弱異勢今若  
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  
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  
將雄者凡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  
舳舻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關心毅等乘風縱  
火盡燒之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

劉裕 安帝朝

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

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  
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  
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  
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  
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  
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  
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  
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省括編 卷十九

主一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矣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爲  
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繼  
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  
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  
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雖驍勇  
麥禾布野奈何苻苗使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之入  
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庾寧王賀道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成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已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九

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景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潘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探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遣張綱韓範乞師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

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也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九

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秦與赫連勃勃戰敗救不至裕卒滅南燕

又安帝朝

徐道覆盧循襲建康劉裕奔還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

又安帝朝

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



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景及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

省括編 卷九

三

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

卿勿復言

又安帝朝

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

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旣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等三壘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自蔡洲南還尋陽

又安帝朝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

省括編 卷十九

三

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劉道規 安帝朝

盧循以苟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桓謙於道召募義舊得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惶異心劉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遠

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一

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洞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又安帝朝

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

道覆單舸走還盜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疆敵在前惟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劉裕安帝朝

太尉裕伐蜀與朱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一

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

敢戰也因其洵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  
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  
此時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  
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  
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  
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  
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趨南城自潰齡石捨船  
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鼻臧喜擊  
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管屯望風相次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五

奔潰戊辰縱秦成都出走

趙玄 安帝朝

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  
求救於長安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  
諸戎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  
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  
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  
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  
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

南守柏谷塢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  
而進玄戰敗死之道濟進逼洛陽洸出降

魏崔浩 晉安帝朝

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  
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群臣  
議之皆曰潼關大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  
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  
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  
酒崔浩曰俗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  
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

省括編

卷十九

三十六

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  
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  
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  
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  
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  
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  
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  
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  
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  
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

沈田子 安帝朝

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進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圖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軍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

省括編

卷九

三七

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秦主泓奔還灊上

王鎮惡

安帝朝

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竝家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

卒所蹂踐不戰而潰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

續晉 八則

晉王胡

惠帝朝

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率眾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于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于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晉陶侃

愍帝朝

晉愍帝建興三年陶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

省括編

卷九

三八

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歛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弢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晉李矩

愍帝朝

漢主聰遣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榮陽太守李矩暢屯韓王故壘相去六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襲之士卒皆疑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助之眾皆

踊躍爭進，遣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管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晉周訪 愍帝朝

杜曾逐王廙，乘勝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

省括編 卷十九

三九

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張賓 晉懷帝朝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

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省括編

卷十九

四

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敗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展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慕容廆 晉元帝朝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愆意。慕容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虜虜曰彼信崔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差防一則疑吾與苻譚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衆曰崔虛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四十里虜簡銳士配號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省括編

卷十九

聖

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後趙石勒

晉成帝朝

晉顯宗咸和三年後趙石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攻蒲坂趙王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羗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坂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朔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省括編

卷十九

聖

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可知矣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走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趨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

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輦轡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堪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戰時更大飲數斟西陽門揮陣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墮

省括編 卷十九

聖

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載曜至襄國已而殺之

晉江道 穆帝朝

道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省括編卷之十九 終

省括編卷之二十

兵類南北朝 九十四則

魏主熹 太武朝

魏主伐統萬至拔鄰山築城拾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

省括編 卷二十

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

又 太武朝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



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擲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

省括編

卷二十

二

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

魏安頡

太武朝

魏尉眷攻夏主于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

還城夏主乘勝日來攻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欽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

省括編

卷二十

三

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魏崔浩

太武朝

魏主將擊柔然內外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護後有疆圉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之柔然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助戰北比吾破蠕蠕往

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伐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急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難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

省括編

卷二十

四

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慙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又太武朝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

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成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

省括編

卷二十

五

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船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并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

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王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進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王仲德

文帝朝

司充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

省括編

卷二十

太

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魏崔浩

太武朝

魏主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

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倖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

宋蕭承之

文帝朝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

省括編

卷二十

太

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去

宋檀道濟

文帝朝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又

文帝朝

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張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爲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拂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參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

省括編 卷二十

有千餘人

魏太子晃 太武朝

魏王如漠南，甲辰拾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王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王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王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遠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

魏王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王深恨之。魏司馬楚之 太武朝

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省括編 卷二十

宋宗愨 文帝朝

宋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以宗愨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愨爲前鋒。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愨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襲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愨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魏陸俟 太武朝

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犖，平時猶不可

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一

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宋沈慶之 文帝朝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討之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又 文帝朝

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克軍食

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宋張暢 文帝朝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外翼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一

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王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

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王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

宋沈璞 文帝朝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二

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小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

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聞盱眙有積粟一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王還攻盱眙不克

宋劉興祖 文帝朝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三

熟因資爲易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豈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裴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胡三省曰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

宋柳元景 孝武朝

武陵王駿討劭以柳元景爲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左右唯留數人傳宣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

省括編

卷二十

十四

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

宋朱脩之

孝武朝

南郡王義宣起兵檄雍州刺史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將兵擊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

宋垣護之

孝武朝

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

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

宋沈攸之

明帝朝

晉安王子勛起兵尋陽四方響應宋明帝以殷孝祖爲統軍討之進攻赭圻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五

王范潛帥五百人降於陶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督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



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辛卯方興率諸將進戰大破之

宋呂安國 明帝朝

杜叔寶謂臺軍任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齎齋一月糧既與劭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

省括編 卷二十

十六

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但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劭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

參候叔寶果乘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

宋張興世 明帝朝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七

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足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直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

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與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  
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  
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  
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  
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  
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  
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顥并力更攻錢溪  
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  
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  
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表顥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

省括編

卷二十

十

溪城由此得立胡道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  
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  
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  
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  
湖袁顥駭懼攸之日暮引歸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  
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表顥俱  
戰敗走死壽陽平

魏鄧琬之帝朝

魏遣東平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

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鄺範  
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  
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  
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  
備白曜夜中部分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  
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鄺範曰齊形勝之地宜  
遠爲經畧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  
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  
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鄺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彌日  
勝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

省括編

卷二十

十

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  
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  
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廩溝二戌一旬中  
連拔四城咸震齊土

又文帝朝

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  
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鄺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  
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  
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  
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

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宋沈攸之

明帝朝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三

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

宋垣崇祖

明帝朝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

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人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

宋蕭道成

王昱朝

桂陽王休範反起兵尋陽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一

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官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當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

宋蕭贍

順帝朝

初道成以世子贖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脩治器械以備沈攸之及徵燮爲楊州以贖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燮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二

屯淝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淝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西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奉燮鎮淝口贖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贖眞我子也以贖爲西討都督贖啟山圖爲軍副

宋臧寅

順帝朝

沈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旣相與

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叅軍集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宋劉善明

順帝朝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三

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贖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軍遂大散攸之走死

齊垣崇

高帝朝

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耻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四

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斬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魏傳永 文帝朝

齊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傳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

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王遣謁者就拜永安遠

省括編

卷二十

二十五

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王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又宣武朝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傳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

遂軍於城外總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齊蕭衍 實卷朝即東昏侯

蕭衍起兵伐齊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

省括編 卷二十

王太

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率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

又 實卷朝

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胃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

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

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默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沔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

省括編 卷二十一

王太

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縣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又 和帝朝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于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王蘇隆之厚加賜

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旬旬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

又和帝朝

諸葛編 卷二十

二十八

魯休烈蕭瑣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汭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襄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穎胄以道恭與瑣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卒夏侯詳祕之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赴之瑣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

又和帝朝

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

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口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

齊楊公則 和帝朝

楊公則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昏夜選勇士攻公

諸葛編 卷二十

二十九

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邊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

魏元英源懷 宣武朝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



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徐楊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竣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一

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使爲經畧旣而不果

梁馮道根

武帝朝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

史

梁蕭淵藻

武帝朝

益州民集僧護聚衆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魏楊椿

宣武朝

魏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丘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一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梁韋叡

武帝朝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

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州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二

摩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蕘者皆爲楊大眼所畧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

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遜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關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三

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魏于謹

明帝朝

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北遁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沉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

或勸之仕諱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騮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

魏楊侃

魏蕭寶寅反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承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湑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

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實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魏爾朱榮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剽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

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捧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梁陳慶之 武帝朝

梁主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

之將兵送之還北

顥克梁國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

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

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林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

楊昱

魏楊侃 莊帝朝

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畧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

者括編

卷二十

三十七

乎今四方顥顧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伏波將軍正平楊樹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率麾下南走慶之收衆東還

魏侯淵 莊帝朝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

魏賀拔岳

莊帝朝

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倓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爾朱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

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主度爾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

魏宇文泰

閔帝朝

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

省括編

卷二十

三十九

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行臺

又武帝修朝

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印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高歡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焚

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丙午歡引軍渡河丁未帝西奔長安

又文帝朝

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百作浮橋以示必渡

諸括編 卷二十

四十 三百九十一

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

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迅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

沙苑之戰 魏文帝朝

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

諸括編 卷二十

四十一

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異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黑熊與使者曰老黑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黑熊曰何不早降黑熊大呼曰此城是王黑熊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耻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熊之兵邀其走路使無

卷二十

卷二十

卷二十

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覲歡軍武從三騎皆殘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

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關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高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

卷二十

卷二十

卷二十

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

東魏高季式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



國家同安其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印山之戰

魏文帝朝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

省括編

卷二十

四十四

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印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印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等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

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

省括編

卷二十

四十五

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初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奚達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棄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

曾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六

三十九

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鋒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胡三省曰印山之戰蓋俱傷而兩敗宇文泰雖力屈而遁高歡之氣亦衰矣安敢復深入乎

魏韋孝寬

文帝朝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集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縱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

曾括編

卷二十

四十七

四十八

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瑱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瑱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則募格於城中二日斬城王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

梁羊侃 武帝朝

侯景反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

省括編 卷二十

四十八

三十三

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謀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已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是夕朝廷始命戒嚴

梁傅岐 武帝朝

陳昕爲侯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勅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

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了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固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

省括編 卷二十

四十九

三十四

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

文蔚曰朱异誤舉事至此而猶使之在側何也然异邪謀則聽智謀則不聽豈非天耶吾著傅岐而削异蓋深恨异也

又 武帝朝

景衆亦饑抄掠無所復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主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卒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

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利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利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一

言次

中出質於景又勅諸軍不得復進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

魏楊忠

文帝朝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漂頭獲仲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於忠

魏于謹 恭帝朝

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楊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一

言次

周楊忠 明帝朝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王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密令所親中兵叅軍裴藻託以私假間行入關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

滑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滑難爲小司徒

鎮城防城太都督之任京

城虎牢城之東偏也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兵救之乘勝深入軍於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

隋書

卷二十

五十三

三

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

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北齊盧叔虎

昭帝漢朝

齊王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彼強我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

隋書

卷二十

五十三

三

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周韋孝寬

武帝朝

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

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周趙文表 武帝世朝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恒稜猶豫未決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四

三十七

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刺史

北齊源文宗 後王朝

陳伐齊齊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

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上且琳之於瑱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連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兵卒敗尉破胡走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五

三十九

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

北齊祖珽 後王朝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爲刺史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旣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

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

周于翼 武帝朝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北齊高阿那肱 後王朝

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六 三四十五

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王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齊師大潰齊王奔高梁橋

周梁士彥 武帝朝

周主入平陽以將士疲弊欲引還梁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此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

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

周宇文忻 武帝朝

周主攻晉陽東門際昏遂入之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周主僅得免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七 三十八

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

北齊高孝珩 後王朝

齊王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王



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王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

北齊高勣 後王朝

是時人情惴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王不能用

陳蕭摩訶 宣帝朝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一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距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舉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走不得達衆潰爲周人所執

陳毛喜 宣帝朝

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

周宇文忻 靜帝朝

尉遲迥與韋孝寬大戰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

省括編 卷二十

五十二

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城破迥自殺

周于仲文 靜帝朝

迥將席毘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毘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毘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毘羅恃

向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毘羅衆大潰

隋高祖文帝朝

隋王問取陳之策於高祖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王用其策陳人始困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六十一

陳蕭摩訶後王朝

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王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王召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一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京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公流赴援此良策也陳王不能從

隋賀若弼文帝朝

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遣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濱內使陳人規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草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六十一

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

隋來護兒文帝朝

越州高智慧舉兵反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南陽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

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

隋楊義臣 湯帝朝

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徑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二

隋劉方

湯帝朝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閩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履其上以兵挑之旣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

隋李密 湯帝朝

先是楊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爲謀王謂密曰子

常以濟物爲已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遠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旣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三

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

又 湯帝朝

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官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

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置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囑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及於皇天原玄感戰敗走死

隋張須陁 煬帝朝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齊郡丞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四

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隋楊義臣 煬帝朝

帝遣大僕卿楊義臣計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

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曰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殺之

隋裴仁基 皇泰主朝

密既破宇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克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五

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克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還我且按甲世克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克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方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密亂遂潰

經南北朝 十三則

宋檀道濟

初檀道濟伐匈奴大衆未集而爲虜所圍數重是時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士卒悉解甲勿動旣而道濟曰服乘輿徐出向圍以長策爲虜所憚虜相與謀曰檀公今居死地卽白服在軍猶不懼此伏兵誘我也遂不敢戰

宋沈慶之 文帝朝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往時恐重辱王

省括編

卷二十

宋

文帝朝

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

宋柳元景 文帝朝

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惟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

省括編

卷二十

宋

文帝朝

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遂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蠡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拓跋英庾域

齊明帝魏文帝朝

齊明帝建武二年魏王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步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

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服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圍數十日城中忉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廼安會魏王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八

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邢巒

宣武朝

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梁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

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衆不患其無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聚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斃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

省括編

卷二十

六十九

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城北沮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楊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卽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

武帝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城中知有外援  
勇氣百倍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  
大眼退走

湛僧智 梁武帝魏明帝朝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將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  
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  
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  
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心無侵暴受降納  
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一 四十六

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

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  
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  
長成功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陳慶之 梁武帝魏明帝朝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  
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  
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  
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  
兵遂退放獻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眾五萬救

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  
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  
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  
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  
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  
敝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  
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  
極多今諸軍皆無聞心惟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  
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一 三十九

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  
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  
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  
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慶之陳其俘馘鼓譟  
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屍咽渦水

金墉之戰 魏文帝東魏孝靜帝朝

梁武帝大同四年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  
于金墉高歡率大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  
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  
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侯景不能



止遂與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陣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喪膽泰賞斬敖曹者布絹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三

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將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是口東西魏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舉稍陷陳被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蔡祐下馬步鬪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祐等守持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

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

侯景 東魏孝靜帝朝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陣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儀同三司段韶夾渦水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省括編

卷二十

十三

梁羊侃 武帝朝

梁武帝太清二年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王以宣城王利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爲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四

五十六

梁陳霸先 孝元帝朝

梁孝元帝承聖元年二月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辨江州刺史陳霸先討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舻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辨於白茅潭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僧辨等至蕪湖景聞之懼

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人助之曰西人

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將退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辨至姑孰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舳舻千艘載戰士僧辨令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辨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五

四十六

僧辨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師徒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辨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人鐵騎八百餘匹陣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

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辨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辨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關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

隋竇建德 煬帝朝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帝詔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亂世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六

三六六

雄以爲畏已不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衆約日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縣志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隋王世充

皇泰王朝

李密以東都兵數敗謂朝夕可平王世充嘗十治械陰圖取密隋軍乏食密軍少永世充請交易密難之

邴元真等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多歸密既得食降者卽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有夢周公令其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慰問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死軍中多楚人信之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出師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力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以逼東都世充還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七

四百九

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固守蓄力以待之計日可破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乃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亦言於長史鄭頊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急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爾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

中命軍士秣馬蓐食與衆決死生誓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虜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引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歡呼伏兵乘高馳下密密衆大潰馳向洛口元真意先叛密至是遣人潛與世充通單雄信亦降於世充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運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皆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

省括編

卷二十

七十八

二百三十六

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省括編卷之二十

省括編卷之二十一

明都諫錢堪編  
侍御仁和楊建德校梓

兵類唐

八十八則

唐高祖

隋煬帝朝

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王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七十九

二百三十七

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

唐太宗

隋煬帝朝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

舉李世民曰今未菽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三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時右軍嚴而未發世民乃與

省指編

卷二十一

三

隋書

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又隋煬帝朝

辛巳出東南由山足細道趨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

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徐洪客

隋煬帝朝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省指編

卷二十一

三

隋書

之銳公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太宗

隋煬帝朝

淵率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侍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軍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華陰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

呂子臧唐高祖朝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

三

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粲圍鄧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馬元規亦死

太宗高祖朝

秦王世民至高墪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

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千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

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西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

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墮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盛彥師 高祖朝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南山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

安興貴 高祖朝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論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安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

著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寶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

省括編 卷二十一

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

太宗 高祖朝

竇建德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窮蹙垂將而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克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二旬兩王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克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克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

省括編

卷三十一

九

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克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王世克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又高祖朝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克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

省括編

卷三十一

九

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溢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旦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

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奮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精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

傷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眾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

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

王世克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

李靖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趙郡王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

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軍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孝恭勒兵圍江

卷二十一

封德彝

十二

陵銑內外阻絕下令開門出降

封德彝

高祖朝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唐王謂羣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璠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劉世讓

高祖朝

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

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柴紹

高祖朝

柴紹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

卷二十一

十三

聚觀

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李靖

高祖朝

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

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爲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四

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祐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祐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執公祐送丹陽梟首分掠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

太宗

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

州勒兵將戰已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圖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五

見世民輕出又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槩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又太宗朝

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六

唐書

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色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卽日還宮乙酉又幸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七

唐書

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旣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太宗

帝伐高麗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曰巖城請降旣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

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勛乃退上受其降以爲嚴州

對盧 唐太宗朝

高麗北部獮薩延壽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八

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戰敗請降

李道宗 太宗朝

初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

太宗

上之克曰嚴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

其城王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海中此兵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請於上曰奴旣委身大國不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十九

敢不獻其誠欲天子蚤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獮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

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鳴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鳴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攻久不下上以遼左蚤寒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勅班師

李靖 太宗朝

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勿勿吾不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憶也

裴行儉 高宗朝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行儉嘗爲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

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

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旬約秋中拒漢使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旬途中獲都支還使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與遮旬使者同來行儉釋遮旬使者使先往諭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又 高宗朝

裴行儉大破突厥於異山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



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  
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  
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遠命移就高岡諸  
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  
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又高宗朝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與  
阿史德溫傳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  
管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

補括編

卷五十一

三十九

念與阿史德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  
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  
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敗曹懷舜受賂約  
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  
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  
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猶  
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  
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  
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  
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

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  
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  
溫傳歸京師

王方翼 高宗朝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  
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麴與車  
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  
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  
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  
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

補括編

卷五十一

三十九

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其  
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魏思溫 武曌朝

李敬業開兵討武氏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  
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  
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  
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  
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  
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  
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

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張仁愿 中宗朝

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

舊唐書

卷二十一

二十四

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諸真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

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突厥瞰欲谷 唐玄宗朝

毘伽可汗欲南入爲寇瞰欲谷曰唐王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毘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

舊唐書

卷二十一

二十五

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毘伽乃止

又 唐玄宗朝

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毘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毘伽聞之大懼瞰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

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駿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毘伽欲擊之噉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

張守珪 玄宗朝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

王忠嗣 玄宗朝

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囊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

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段秀實 玄宗朝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殺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馬燧 玄宗朝

顏杲卿密使人入范陽招買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七

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勣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李光弼 玄宗朝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出井陘已亥至常山常山

圍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上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發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

舊唐書

卷二十一

二十八

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博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李萼

玄宗朝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

舊唐書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

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潼關之失 玄宗朝

安祿山以爲守潼關數月不能進議弃洛陽走歸范陽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能從國忠聞之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路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遇乾祐軍會戰大敗翰遂降賊於是河東華陰等防禦使皆奔郡走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張巡 肅宗朝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蒿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蒿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

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李泌 肅宗朝

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二

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警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率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

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李光弼 肅宗朝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史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三

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于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搢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李泌 肅宗朝

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四

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凝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張巡 肅宗朝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又 肅宗朝

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五

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闔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水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  
大木末置連鑲鑲末置大環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  
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  
金汁灌之應投銷鑲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  
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  
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知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  
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  
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  
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僕固懷恩 肅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一

王本音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  
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  
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  
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  
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  
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  
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  
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  
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鄆目難得自拔箭墜去其  
皮血流被面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

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  
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  
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斬  
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  
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  
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  
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  
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  
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  
固請往而復及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七

王本音

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

李光弼 肅宗朝

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  
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  
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  
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  
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  
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又 肅宗朝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

仙侍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八

四百九

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連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擅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

船不得進湏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耀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日越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九

四百八

去矣兵幾何日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雍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郭子儀代宗朝

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

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恐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

楊志烈 代宗朝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一

三

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

郭子儀 代宗朝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

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省括編

卷二十二

四十二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

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

唐書

卷二十一

四十三

唐書

破之

曹王臯

德宗朝

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激之使叛詔荆黔等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臯爲湖南觀察使日驅疲屨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爲逆欲救厄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

猶疑不決臯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

馬燧

德宗朝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

唐書

卷二十一

四十三

唐書

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乃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

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  
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  
人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  
兵平邑浮圖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  
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  
城拒守

李抱真德宗朝

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  
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  
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狗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四

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  
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  
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  
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  
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  
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  
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  
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  
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韓遊環德宗朝

四十五

郊寧留後韓遊環慶州刺史論惟明通鑑文秀受  
詔將兵三千拒朱泚於便橋與泚遇通鑑泚欲  
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賊以迫  
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  
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環曰賊彊我弱若賊分  
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  
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  
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  
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環血戰  
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五

火擊賊賊乃退

馬燧德宗朝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李懷光不  
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  
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帥將士羅拜城  
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光庭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  
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  
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

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城韓遊環進軍通河而至集  
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  
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  
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  
將耳元光使曰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  
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城謂  
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速  
多矣

李晟 德宗朝

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

省指編

卷二十一

四十七

三十七

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  
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惻懼  
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  
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二千伏  
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  
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  
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  
結贊敗走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  
晟馬燧渾城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  
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

我經宿乃引退

李泌 德宗朝

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驪謂之驪軍陳仙奇舉淮西降  
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  
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  
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  
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渾城使其  
將白汝勤追之反爲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勅陝虢  
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  
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

省指編

卷二十一

四十七

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大原倉之  
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  
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  
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  
而追之又遣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  
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  
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  
擒其驪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  
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  
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

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

柳渾李晟 德宗朝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土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八

晉書

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去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管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立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四十九

晉書

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獵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



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于河廓善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胡三省曰獨遣奔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覆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于帝馬寧歸則必言之于渾瑊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巧矣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爲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言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

李光顏 憲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一

唐紀六

都督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蟻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襦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皆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遣使者而遣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於池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

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死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李愬 憲宗朝

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晨之子也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迂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唐紀六

而懈愬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又 憲宗朝

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

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愬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又憲宗朝

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畧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晷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三

又憲宗朝

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署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

又憲宗朝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

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又憲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四

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

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鷺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因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間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五

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又憲宗朝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幸已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太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王式 懿宗朝

浙東賊裘甫屢敗官軍掠明州等郡以王式爲觀察使除書下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睦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睦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式至分

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辛讜懿宗朝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麗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九

三十九

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予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掉小舟得入慆卽署團練判官

又懿宗朝

麗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吳迴代之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西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

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

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五十九

三十九

得其髣髴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讜逐之至晡而還

又懿宗朝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勅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

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鑰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鎖鑰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謹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又懿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六十一

辛讓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讓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讓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張玄稔懿宗朝

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康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麗助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六十二

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許爲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

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晁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徐州遂平

高仁厚 傳 宗朝

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盜橫行邛雅間攻陷城邑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陳敬瑄以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省括編

卷二十一

本志

三十七

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陳僕射慰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前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

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比尚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曰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招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訓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

省括編

卷二十一

本志

三十七

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很狠棄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千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



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

資糧

卷二十一

六十四

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夾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窮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譟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譟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

戶口

又傳宗朝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兵討之夢蝶爲秀昇等所敗陳敬瑄奏遣高仁厚討之夢蝶與秀昇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

資糧

卷二十一

六十五

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葦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砍欲止之衆愈怒其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杭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獻於行在斬之

又傳宗朝

徵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爲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君雄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六十六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而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

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常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可復出矣癸未仁厚陳於鹿頭關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益仁厚兵進圍梓州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

省括編

卷二十一

本

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其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馮行襲

僖宗朝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大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

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歟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

王建 昭宗朝

王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齎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鄭渥詐降以覘之敬

省諸編

卷二十一

本八

五十七

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田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壬寅敬瑄開門迎建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後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卒殺二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穀中

戴友規 昭宗朝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

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畧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王先成 昭宗朝

以孫儒驅淮南人以攻行密故其謀云爾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

省諸編

卷二十一

本九

五十八

謂之洶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

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王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王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以三百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

省摺稿

卷三十一

七十一

三十一

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全所曰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無得輒出淘虜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建得之大喜卽行之

周式 昭宗朝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渚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

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因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義禮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欲爲之死庸可異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綰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

省摺稿

卷三十一

七十一

三十一

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

劉夫人 昭宗朝

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氏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

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鞏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途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

省摺編

卷二十一

七十三

去將何之衆心乃定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叔琮引兵還

高李昌 昭宗朝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謫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

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日偃旗幟潜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

顧全武 昭宗朝

省摺編

卷二十一

七十三

錢鏐如衣錦軍其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與其黨許再思爲亂或勸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頌田頌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瑋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

愛傳璚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關者逃去  
綰等果召田頴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璚曰  
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爲殺士卒璚報  
曰軍中汲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  
亟戰又何大言頴築壘絕往來之道璚患之募能奪  
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  
擊遂奪其地璚卽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  
楊行密曰使田頴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頴還錢王請  
以于傳璚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璚

李神福 昭宗朝

卷二十一

七十四

三十一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  
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  
忠神福遣部將秦皇乘輕舟至瀟口舉火炬於樹杪  
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李廷 昭宗朝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瀟  
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  
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  
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  
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其餘謂之齊山

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廷諫曰今每艦載甲  
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  
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  
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  
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成汭行未至鄂州  
馬殷雷彥威俱遣其將會兵乘虛襲江陵陷之汭將  
士聞之皆無鬪志李神福遣將逆擊汭于君山大破  
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張訓 昭宗朝

淮南將王茂章會萊州刺史王師誨攻密州拔之以

卷二十一

七十五

三十二

淮海都遊奕張訓爲刺史茂章進戰不勝引兵還訓  
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汭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  
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  
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  
使王檀攻密州旣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  
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劉鄩 昭宗朝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  
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歸輩皆安居人各爲  
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獻欬而退攻城爲之緩鄩悉簡

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鄴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使者至始出降

秦裴 昭宣朝

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七十六

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

李存勗 昭宣朝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

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續唐 九則

太宗 高祖朝

武德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屢敗唐將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郡縣俘掠之餘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聞世民來莫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七十七

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惟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永安王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資糧以擄掠爲資利在速戰我



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三年夏四月宋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之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數十合至高壁嶺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萬餘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七

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走世民復追之數十里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使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斬之

太宗

高祖朝

武德三年上議擊王世充秋七月以秦王世民督諸

軍伐鄭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遣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鄭王王世充陣於青城世民亦置陣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望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世民遣王君廓攻轅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七

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劉武周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特釋之而資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聊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趣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寵遇日隆世民逼洛陽管州總管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李

世勛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營汴之間聞之引兵趨管城世勛擊却之榮州刺史汴州刺史陽城令皆來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韓還洛陽鄭遣使求救於夏王竇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言於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其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不如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一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武德四年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八十一

五

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等引兵按行營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鄭太子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美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王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藉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謂世民陳於北邙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

徵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隄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首七千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八十一

五

人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克將士皆疲敝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於唐王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唐王從之世民遣王君廓襲虎牢拔之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

李靖

太宗朝

貞觀四年李靖率驍騎三千白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欲降李世勣出雲中戰於白道亦大破之李靖破之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磧口頡利至不得度酋長皆帥衆降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均擒頡利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幕南之地遂空

石雄

武宗朝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

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創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楊行密

僖宗朝

光啓三年淮南都將畢師鐸發兵討呂用之攻揚州幽刺史高駢迎宣州觀察使秦彥爲主帥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秦彥引兵三萬人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帥軍拒之直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出戰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彥恐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

以順討逆何論眾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粳米於一寨使弱卒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人衝其陣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爭取所積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屍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此秦彥不復言出師矣圍廣陵殆半年秦彥師鐸大小數十戰俱不利城中食盡開門遁去

楊行密朱瑾 昭宗朝

昭宗乾寧四年朱全忠既得交鄆甲兵益盛乃大舉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八四 三頁五

擊楊行密遣麗師古將兵七萬壁清口葛從周將兵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眾輕敵居常奕基朱瑾壅淮水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眾斬之瑾與侯瓚將五千騎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上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

壽擊破之退屯壕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遇後都指揮牛存節棄馬步聞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得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

李唐 昭宗朝

唐昭宗光化二年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群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八五 三頁五

徐溫 昭宗朝

天復元年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可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

李神福 昭宗朝

昭宗天復三年吳楊行密遣將李神福擊田頔頔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

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汧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襍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大敗僅以身免顧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

省括編

卷二十一

八十六

省括編卷之二十一

終

省括編卷之二十二

兵類五代

四十則

晉王存勗後梁太祖朝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一

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昭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又後梁太祖朝

晉王軍于黃礮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所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

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毘城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

後唐紀

卷三十三

三

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吳越王錢鏐

後梁太祖朝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瑒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

南張綱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内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晉王

後梁太祖朝

梁遣將誑趙王鎔據其深州鎔命石公立攻之不克

後唐紀

卷三十三

三

乃遣使求援于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爲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

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雙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

胡三省曰自戰國以來下莊刺虎禍相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苟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多矣

晉周德威 後梁太祖朝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審守

卷二十二

四

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勇斃者二百人聞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鎔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

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威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

卷二十二

五

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寥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譖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又 後梁太祖朝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  
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  
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丁亥周  
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兵三千壓梁營門  
而詬之王景仁韓勛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  
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亘數里  
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衡  
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遽及選卒  
二百援鎗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丘以望曰梁兵爭  
進而鬪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

卷二十一

六

晉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  
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  
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  
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亦  
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  
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  
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  
稍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  
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陣已走爾何  
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

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  
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鬪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  
不顧剽劫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  
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勛李思安以數  
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  
不可勝計

晉李存審 後梁太祖朝

初梁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  
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  
可及賀德倫倫政權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曰吾五

卷二十一

六

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備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博橋使建瑋嗣肱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  
去口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未下帝引  
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  
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

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  
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  
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  
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  
脩之耕者皆荷鉏耨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  
旬餘諸軍始集

晉王 後梁主瑱朝

梁魏博軍亂縱火大掠劫賀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

卷三十二

校張彥者自率其黨拔白乃上勦掠逼德倫以書求  
援於晉晉王得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  
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德倫復  
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  
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  
空頰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  
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頰貝州人  
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鎗効節五百人皆執兵  
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王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

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  
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  
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  
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操甲  
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

又 後梁主瑱朝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  
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  
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環往來  
晉王曰吾聞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年

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  
之云軍已去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  
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  
澤道險葦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  
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  
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  
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  
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  
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

州陳宋口踰潼水而東也於宗城郭軍往還馬死殆  
半時晉軍乏食郭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  
道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郭軍大  
駭詰朝德威畧郭營而過入臨清郭引軍趨貝州

晉安金全張承業

後梁主瑱朝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  
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  
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驛市  
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

晉書

卷三十三

十一

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  
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  
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  
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  
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  
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  
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  
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  
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梁兵之  
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

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先是晉王以德倫  
爲大同節度使過晉陽承業以其新降梁將留之不  
遣

契丹述律后

後梁主瑱朝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  
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  
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  
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  
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  
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

晉書

卷三十三

十一

契丹必如此譟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  
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晉李嗣源

後梁主瑱朝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聞寶李存  
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多吾寡虜多騎吾  
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  
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  
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  
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  
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存審將三

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吾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諸將編

卷二十一

十一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胡柳之戰

後梁主瑱朝

晉王聞謝彥章死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尙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起師趣汴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糧之役所置

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兩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

諸將編

卷二十一

十一

王師銀鎗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

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渠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

晉書

卷三十二

十四

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渠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兜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渠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爲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

胡三省曰周德威之策卽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

待李嗣源取東平哉

吳越錢傳瓘

後梁主瑱朝傳瓘吳越王鏐子彭彥章吳將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已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什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吳徐溫

後梁主瑱朝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率諸將屢敗之徐知誥請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鎬仗

卷三十三

軍

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嘆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殺何爲遂引還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後梁敬翔 主事朝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機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恐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

後唐李嗣源 莊宗朝

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恩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龔貞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驕悍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難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

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

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

後唐郭崇韜 莊宗朝

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龔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管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有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復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詎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



慕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潼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

省括編

卷二十二

六

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踈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欽艦帝蟻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後唐康延孝

莊宗朝

梁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

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兵自石會關趨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陞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九

後唐郭崇韜

莊宗朝

後唐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侯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



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仇耻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常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疑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疑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金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氣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還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

後唐李嗣源

莊宗朝

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李紹奇擒王彥章帝

謂諸將曰鄆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疑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疑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則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疑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尙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

後唐李愚

莊宗朝

李紹琛攻蜀戚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

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楚王環

後唐明宗朝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部狄希瞻夜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

後唐王晏球

明宗朝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地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

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久之王都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將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

胡三省曰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後唐孟知祥

明宗朝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引兵趨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漢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將李筠將兵四千趨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

馬寨先是西川將龐福謝鏗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贊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蘭州矣戊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内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五

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西川趙廷隱

後唐明宗朝

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擊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劔門

西川趙季良

後唐明宗朝

石敬瑭以遂聞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車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又後唐明宗朝

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戊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五

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廷隱入辭璋檄書至又有遣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授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

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李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趨漢州至彌牟鎮延隱陳於雞縱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威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塚督戰其將毛重威李瑋守雞縱橋皆爲東川兵所殺廷隱三戰不利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

附錄

卷三十三

五

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將元瑣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璋至梓州其將潘稠斬璋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

契丹主

後唐肅王從珂朝

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

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收餘衆保晉安寨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

附錄

卷三十三

五

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

後唐龍敏

肅王從珂朝

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石晉李守貞 齊王重貴朝

契丹至泰州已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繞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五

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部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關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既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太原藥元福獨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

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轡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五

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

南唐孟堅 主璟朝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

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

後漢高行周 高祖朝

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

後漢馮道 隱帝朝

諸將討河中永興鳳翔三鎮久無功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李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後漢郭威 隱帝朝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

省括編

卷二十二

三

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捷關好施屢立戰功況地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威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先後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

况烏合之衆乎趙思綰王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劉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遺軍棧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胡三省曰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

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爲緩急耳

周王峻太祖朝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

周張永德世宗朝

柴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於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轎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省括編

卷二十一

三

周藥元福世宗朝

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

周王朴獻策世宗朝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



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疆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上欣然納之

後唐書

卷三十三

三

胡三省曰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

周趙普 世宗朝

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趙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

多詰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大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

後唐書

卷三十三

三

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學究卽普

續五代 四則

周本

吳楊弘演時知兵緩急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請兵於楚楚王

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七千人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嚴可求即其臥內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欲變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日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周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當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盡取江西地

陳紹吳楊弘演時

梁侵吳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禦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吳兵既集復戰于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本徙至深淵及梁兵敗還

望表而涉溺死大半

周世宗高平之捷

北漢主崇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前鋒使與契丹趨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三月周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諫曰賊非不威宜持重以挫之好諫以聞世宗怒并晁械于獄進宿澤州東北漢主陣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穀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

世宗介馬臨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于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

省括編

卷三十一

五十九

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勢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行首馬全义引數百騎進陷陣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畧陣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奮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

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剽掠輜重役徒驚走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喻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復止詞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陣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

省括編

卷三十一

五十九

周李穀

世宗朝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詔親征唐命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白重贊將親兵屯頴上帝發大梁命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遣劉彥貞將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趨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但

且駐蹕陳頴侯重進至臣與二人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衆疲敝收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唐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畧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等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渡淮逆戰于正陽東大敗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

省括編

卷二十三

聖

恐

省括編卷之二十三

明都諫錢塘縣志編輯  
侍御仁穆楊廷鈞校梓

兵類宋元四十六則

潘美太祖朝

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

樊若水太祖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十一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系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十一月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太宗大梁河之敗

王宗沐曰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一舉而滅漢雖其

殘弊垂亡然亦不可不謂武也歸而選將積財蓄力以謀契丹尙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恐喝方彊之虜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庸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懲敗之過而失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岐溝之耻由是江淮飢殘兩川震恐繼遷西跳終其身爲基禍釀衰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不料敵與已之力而浪於戰者其有不敗者哉

田仁朗 太宗朝

省括編

卷三十三

二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水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

張齊賢 太宗朝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

賢還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鎧砦掩擊大敗之

尹繼倫 太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

臂瘡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

曹瑋 真宗朝

真宗卽位改知渭州徙知鎮戎軍曹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兇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四

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

范仲淹 仁宗朝

陝西轉運使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沮潼關西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

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張方平 仁宗朝

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范仲淹 仁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五

初元昊陰誘屬寇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范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寇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寇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寇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

鈞深擣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种世衡 仁宗朝

康定元年夏戎犯延安种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

省括編

卷二十三

本

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内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

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王德用 仁宗朝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种世衡 仁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七

种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赴之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決矣



狄青 仁宗朝

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嶠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諸葛編 卷三十三

又仁宗朝

懷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又仁宗朝

狄青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

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仁宗朝

狄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

諸葛編 卷三十三

九

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密等於城下歛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

又仁宗朝

初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

又仁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十一

其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藩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韓琦 英宗朝

夏王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蔡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

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

不稍加挫折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實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李綱 欽宗朝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十一

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而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

种師道 欽宗朝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平馳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十一

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又欽宗朝

時朝廷日輸金帛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免悼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晉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十一

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募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又欽宗朝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

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綱 欽宗朝

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韓世忠 欽宗朝

欽宗時宣撫使李綱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

齊

卷二十三

南

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宗澤 高宗朝

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

齊

卷二十三

五

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尙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

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賊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

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  
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  
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  
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  
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  
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壅  
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  
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  
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密曰彼甲士其衆姑徐之澤  
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宋

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  
所部相距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  
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  
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  
言必稱宗爺

臨安要害 高宗朝

兀术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  
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  
渡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兀术聞帝在明  
州遣將率精騎渡浙中

韓世忠 高宗朝

金人至鎮江韓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  
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  
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  
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  
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  
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  
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諸  
獲者則兀术也

又高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宋

兀术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  
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  
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  
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箭蓬  
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  
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  
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  
遂大潰兀术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  
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吳玠 高宗朝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一戰玠言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敝而乘之及次一苗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不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大

王德高宗朝

邵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岳飛高宗朝

岳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皋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韓世忠高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北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恥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

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政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之鴟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陷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 高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子

岳飛奉命討楊太于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

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三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太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子

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



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識云

張浚 高宗朝麟節子

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陽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劉錡順昌之捷 高宗朝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避之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

曰晚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糧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

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藏之。金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行，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跽，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笛聲，即聚。金人亦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陂。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省括編

卷十三

五

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蹕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矣。」勳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十八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鷺

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

省括編

卷十三

五

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飲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

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所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罷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二十六

罷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又高宗朝

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孰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

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綠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卽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吳璘高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吳璘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盍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劉家灣

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  
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  
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  
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  
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  
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  
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  
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  
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癸  
亥以驛書詔班師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又高宗朝

主

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  
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迭迭退忍耐堅久令  
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  
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  
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  
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  
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勢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  
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  
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又高宗朝

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官兵非嘗試難知  
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  
息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審漢之長兼收  
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  
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其弓矢  
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  
馬布兩肋之間

虞允文 高宗朝

金主亮將平兵渡江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主

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  
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  
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旣  
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  
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  
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  
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  
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標小紅旗麾數百艘絕  
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

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

畢再遇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

省括編

卷三十三

手

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蒙古劉整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

也請遣以王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王宗沐曰兵法有九地用兵者所必圖然未有

省括編

卷三十三

手

如元人之必以此取勝者其亡金也據會河川以逼居庸則中原震出金中以下漢鄆則汴京危其促宋也蜀據天下之上流而彼自散關大理以歸蜀則夔廬歸峽爲之動襄鄆中原之上流而彼自襄陽樊城以度鄂則建康臨安爲之搖故得地利者有三利焉以高臨下勢便事利一也近已地而據上流進退有資二也下仰上以爲藩蔽撤其蔽則先聲震城守喪氣三也兩軍相持據高者勝趙奢先據北山唐莊宗引上土山是也一水相持據下者勝張興世反鑿錢

湖王濬直擣石城是也自古以兵爭天下者多矣而未有用兵如元之精者以故滅國百餘而盡跨宇內兵無留行吾故著之於此以告後世之談兵利者

元董搏霄 順帝朝

元末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潁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無事屯糧而食然後進有援選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潁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續宋 八則

吳祚 太祖朝

宋太祖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吳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即

吳祚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決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浹旬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餽運艱險上納之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請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

宋太祖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今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機關皆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罷甲蜀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大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為浮橋上設敵棚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卽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閣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至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昭遠走投東川匿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川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詰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宋師玄詰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儒無識玄詰離成都但擣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

縣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感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泣故所向有功

張俊岳飛 高宗朝

紹興元年張俊討賊李成聞其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



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韓世忠 高宗朝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宋

紹興二年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我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岳飛 高宗朝

紹興五年宋與金人議和已定金以河南歸宋高宗遣判宗正事十億金割襄宛洛謁鞏上諸陵道過南

鄧時岳武穆駐軍在鄧因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緩僕辭以王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聳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乃岳幟也遂馳就之岳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也吾當以已兵衛送君行數里二將捷書至蓋僕未行前一日出師也

岳飛郾城之捷

紹興十年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先是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

省括編

卷二十三

宋

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死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衆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以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二十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

撤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相對壘又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視葺諸陵兩河豪傑李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郃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悅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

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因上奏金人銳氣阻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會難失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

省括編

卷二十三

三

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衆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州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宋孟宗政 寧宗朝

孟宗政權棗陽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

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  
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  
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  
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  
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  
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  
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又寧宗朝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  
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渚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

省括編

卷三十三

甲

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  
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園樓  
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  
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  
濕氈析竹以列土戈顏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  
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  
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  
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  
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  
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

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  
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  
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  
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  
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  
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  
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  
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  
呼爲孟爺爺

省括編

卷三十三

甲

省括編後序

治世之道關說以言展錯以事靖  
亂摧颺以兵故一言興邦一舉輯  
事一捷收功其間有大竅會焉倘  
非明而熟于計鮮不當局而迷者  
吾師養谷先生問學家承淵源博

省括編

後序李

雅舉三編六緯二酉兩觀靡不亶  
志潭思乃猶考信諸史于是手集  
成編目其顛曰言曰事曰兵揭而  
表之曰省括蓋取尚書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之義也其首簡則  
侍御楊公 太史陳公 銓部賀公

詳哉其言之矣而復覈于自叙周

不敏敢以管蠡之量究顛穹溟渤  
之無涯哉惟是聞雷霆者震其轟  
陟泰華者駭其絕周幸厠先生門  
墻寔蕪董校讎欸識之役是亦持  
布鼓過雷門而童子跋羊朝夕于

省括編

後序李

于

芻施之麓者能無以其震且駭者  
輒一鳴詫耶竊謂機張而括不動  
省者所以決也故等言也而出好  
興戎縣于語嘿等事也而倪休釁  
啓介于從違等兵也而出死入生  
衡于進止機亦何常之與有或為

谿為谷守雌而得算或若焱若電  
走驚而濟謀或陽南其鉦陰北其  
轍為耳食所熒而闇不及覺或視  
比贅疣實副要腹為膚見所狃而  
燥不及圖有明目張膽堂堂正正  
而迎刃以解有色授魂與徐徐于

省指編

後序李

三

于而垂橐以入機寔至變應亦無  
方古之人所為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者蓋存乎一省矣先生是編由  
春秋迄勝國而款收其巧中之奇  
自安主及庇民而臚列其已試之  
畫凡二千餘年之事與其人俱往

之迹如身介其旁目睹其狀其當  
機者誰耶其出于機入于機而超  
然自解者誰耶夫酌于言筌于事  
籌于兵艱易不侔時夷險不侔地  
口吐一奇人持一幟如燃犀海澨  
珠璫璀璨各獻其珍乃采明月簡

省指編

後序李

四

照乘燃犀者惟所用之矣先生舉  
治世以來天地間一大機括囊而  
括之于一腔而以其所為筌蹄印  
證者志不朽以發人之深省其嘉  
惠天下後世良厚顧周猶願引其  
說焉先儒之言曰誠神幾夫機幾

也誠以神之有妙于先者矣不務  
審幾而聽于機機事也不誠是豫  
而機是虞機心也機事機心道所  
不載幸德立言者諱也矣此編主  
于節善而富于疏謀雖醇駁互見  
而命之曰省括蓋省則誠于思矣

省括編

後序李

五

醇者師其心駁者師其智顧其所  
省何如耳所謂繹志不枉即羿之  
彀率何可廢也不觀孔子之于詩  
乎風而存鄭衛雅而存板蕩而蔽  
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宅之乎誠  
幾動而神隨忘于機而化于道矣

思之時義大矣哉知孔子之所謂  
思則知先生之所謂省

萬曆丁未歲仲夏月吉知上海縣  
事門生李繼周頓首拜謨

省括編

後序李

六

省括編題後

虎林姚元素先生繇庶常登瑣闥晴窻之暇抽繹舊史取古人曰應御變之方彙為一帙而部今之曰言曰事曰兵其世自周迄元其人自明辟察相諍臣策士以運彙纓夷隸罔不收其文

省括編

題後

七

自廟算帷籌工規堯議以及閨蕙嬰智罔不採其纂錄則本左氏短長涑水資治而芻撝子史之雅馴者芟繁舉要由本達枝一切釋官頡滑無取焉蓋一開卷而千百人之機智勇辯千百年之吉凶進退存亡消長瞻如

在心目洵矣保治制勝之的格君周身之穀率題以省括不虛耳

直指楊公悅是編也序而公之梓則先生門人李明府公為政而居中以文學掌故得與校讎之役字比句櫛補苴缺漏康二

省括編

題後

八

季乃絕魯魚刻成先生謂居中宜有言未簡維先生核古證今學體國偕彼機關發我神智合萬人以共射一招公收決拾之利其集思廣益一何忠誠篤摯也願事變相錯若地形然轉圜吐嗟之間乍陰乍陽忽不知其



南北岐而東西從宇宙古今亦  
一大機局而可以陳言故牘膠  
柱而拾瀋哉是趙括之以父書  
敗而齊威公堂上之糟粕徒詒  
輪扁者誚也夫天地間靈明一  
氣鍾於人則無人無機之用矣  
人有機是人而能為紀昌飛衛

省括編

題後

而無奈利害中繫見聞外縛旁  
觀夢於聚訟當局困於掣肘嘆  
惜自完竅會坐失縱昇逢萌之  
巧即有技安施記不云乎射之  
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也人繹其志以各射其鵠機不  
虛張矢無妄發故功成而德行

立則直指公所云澄我神識無  
動機心無傷手於機事真得阿  
衡氏遺旨也是先生所謂省也  
歲在彊圉協洽玄月下澣通家  
後學溫陵黃居中頓首識

省括編

題後

十

省括編二十三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有周易旁注會通已著錄是編  
采史傳中先機應變之跡自春秋至元季彙爲一  
書分言事兵爲三類以省括名編蓋取太甲若虞  
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之義然兵亦事也分類未  
允間有論斷亦未見特識特書生好談作用者耳

智品十三卷(一)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  
斯行刻本

智品題辭

太原王錫爵撰



余兩年來與士大夫語未嘗不  
流涕為言樊侯也樊侯六年崑  
山腹未飽崑米安所過取於世  
而中天至此傷哉天乎然余第  
知侯廉耳侯沒而崑之人思侯  
痛侯日為余言侯治行乃知侯  
非直確確如石而已蓋周官六  
計所謂廉能廉善畢具焉百  
而下乃僅僅典乳姑減菹菜蕪  
並名得無猶有介然不甘受之

色乎頃讀侯所銓次智品益愜  
然悲之侯所品一神二妙三能  
四雅備矣跡崑之人所以頌侯  
者則猶四之中一之下也傷哉  
天乎吾安得起侯于九京而使  
之自窮其品也哉

乙巳冬十月題

智品叙

孝介樊公酷嗜讀書署中與中  
馬上舟中旅次無聊之際風雨孤  
燈之夜無不寓之于書是僕以  
膏粱而饑以膏粱矣而公之言  
匪直咕嗶汲引爾也以為之  
多矣不獨于智者智之用存之  
如日在人如目無學無術而人  
之國僥倖何異瞽者路夜有  
求于途室之中乎故即古之人  
用子之智一一詮之集為一書名  
曰智品肯曰祿以古事此秦

絨人陽垣而洞五臟之術也不  
待占候視色而吉凶生死之狀  
了然於胸中矣次曰妙之以圖  
應此呂果夫人与齊俱入与汨偕  
出之奇也作風清另以爲一  
陽侯之陰無非坦途矣次曰能  
以蜀機此居牛垣一解解主生  
而芒刃不挫之身也而挑釁傳  
刺皆衆理解矣次曰雅之与俗  
似無不靡醜在淺陋在夫性  
子智深而勇沉禮行而孫出  
夫是以百未而百蜀也次曰具

夫取在孫室而取狸狸捕鼠  
亦世之不少在故有誘儒敵  
于小用也士捷于小志合衆以  
成其大正大人之事也次曰誦  
管子曰大勝時也小勝計也晉  
文公誦而不正而城濮之功  
与召陵之捷並合宋襄公偪  
而不知其爲無益之辱誠之敗  
也宋曰盜之何爲孫讓薛政荆  
軻之後有盜名無盜性衣冠仁  
義之士有盜性無盜名夫管  
仲遇盜取二人焉管仲言之吳取

運中壯士數千輩二及戴淵討  
陵祖逖者而人皆立功其主顯  
名後世盜賊所不敢犯而  
用之不以其道遂至凶于而身  
禍于而國辨之而不吝辨耶七  
品在公死以為之起乞乞之智  
也稍見智之用若此者耳然其  
未成而遂沒予與公居同里自  
為許生時即相遊愛聞其議論  
最稔公沒七年而予乃從其弟  
升之嘗當此志誦之反復不  
能忘年因推乃之與中不揣

因陋而妄取成之為綜其其  
所至重複而增補其未備其  
弟升之為智一集其後遂  
與為世人所未發予探其此  
本相嘗明在保入之視原稿  
蓋有十之四猶不敢遂以為成  
也僚友陳公等見而悅之遂刻  
刻之署中以公同好客者曰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樊公何如  
人予曰然樊公予之畏友也性  
剛毅然自立要而然抑鬱  
中不折其志蓋富貴於焉

中不為其神惘惘者又曰若  
不出諸口而忠實誠心任事士夫  
夫死之日知與不知無不盡哀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公甚似之  
歷官十載不滓一塵辭榮俸倍  
親族比之六所共知也是以謚

智品

序

曰孝介先生語具江夏太原  
傳記中不具述然予獨賞其  
趨藩之日玄纓色卻弟金如  
州齊及登第淚下如雨推因  
宅甘貧更約以安其弟法何  
著心守夫老義之喜樊公之然

一也如傲一也如受樊公不屑  
一也如不受一也如傲如子  
武帝僅仙優蓄之取又上  
封禪之書則以道事君非所  
以望于相如樊公其有也人  
悅之好色富貴無足動心

智品

序

九

者則廓廓然何左而不備  
然又在商時排大瑯勇之責  
育夫惟有不為而後所以有  
為故曰吾歎之臣而有王佐  
其在新人歟  
甲寅孟夏友人於倫撰



智品漫記

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塵尾休譚舟楫自濟珠玉在前覺我形穢鮑渥當路牽裳遠避三人我師安問純疵苦在塵紛隨手作記

日慎居士題

一神品

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覩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卽如神之智何讓矣

二妙品

妙品者機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

宵人忸怩以韜穢羣豪跼蹐而斂暴功什百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

三能品

能品者事已遂而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卽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

四雅品

雅品者以凱正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杌非機非杌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不非畫地拘方以異耦變借務者也

五具品

具者備也可備爲有事之用具者器也可通於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解頤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破結聊存以資用具耳

六謫品

謫品者踪跡詭秘蹊逕回環揆之正人端士多有不爲而於事亦或有藉僥堪稱藥囊中硝砒乎

七盜品

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杌橫心穿窬對面譬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昇之彀中良足畏焉

楚黃樊王衝玄之父評品

於 倫傳之父增編

古潤談自省李曾

宛陵黃一騰仲昇

滇屏陳龍光伯爲

武林錢養庶國蕃

楚郢胡承詔君麻

大梁蘇 進瞻叔

姑熟李萬化君一

新安程國祥解著

臨沮張斗樞惟玄

金沙虞德隆元起父訂正

弟樊玉衡升之父校閱

卷之一

神品一

堯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

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

知之使治水禹稽首讓于益歸變帝曰何斯若真

出爾命圖元乃天禹方讓隱其所握括地象之圖

乃天使汝治禹曰臣觀河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

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帶足入淵禹乃拜辭傷先

人之功不成受誅愁然沉思乃北見六子獲玉匱

之書以從事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於濁水發金

簡玉字於玄夷蒼水使者念是時水之患河爲甚

濁河所被冀堯重而雖輕涉之所被徐輕而充重

青冀堯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

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於

華陰東至底柱鑿孟津疏三門以奠西河新二渠

過洛水至大陸散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又準

地之勢自北而南充青徐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

於青徐雍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揚下於荊荆下

於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堯青又

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於揚西次於荆

於豫次梁次雍以奠江河之上流而洪水定

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

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癰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僨者延之而上公級而立管子曰言伐莒者子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艸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艸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龜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長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色武長弘先知之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問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卷一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女何以爲哉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

趙孟趙孟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

卷一

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涸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窟羅故剝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于外而黃鍾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于是遂回

三才渡而還

延陵季子遊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  
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  
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  
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  
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  
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  
知其國之亂也

吳使季札聘魯札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遂

智品

卷一

七

聘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連納邑與政平仲是以  
免樂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識謂曰鄭之執政  
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其萃于三族乎  
子路爲滯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子  
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  
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  
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  
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

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  
以汝私饋之是法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  
已則可否則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  
路者果至

子列子窮容親言也客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子列  
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  
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

智品

卷一

七

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  
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  
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責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  
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  
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  
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  
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

子釋之勿出于口知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襲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不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

智品

卷一

八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冀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冀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智品

卷一

九

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美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邱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劉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

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漢惠帝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初夏侯勝為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曰大將軍霍光是時光

卷一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申屠蟠生於漢末時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

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諸葛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見底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踟躕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王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曰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祜不



然之夷甫拂衣而起。姑願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歟？答曰：化者必此人也。

桓溫豪爽，有風骨，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礫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後溫將伐蜀，朝廷皆以蜀道險遠，溫衆少，深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琅邪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

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懷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

梁竟陵守孫暲鄣城守，張建竝降。裴俠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君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

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豎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

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歛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衛公李靖爲僕射，侯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令衛公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將反，至于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

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義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太白屢畫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時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會宴宮中行酒令言小名君羨曰言名五娘帝愕然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尋殺之帝密問太史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帝乃止

卷一

曹瑋爲定帥王驥至定治事瑋謂駸曰公事已畢當還明日當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駸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

畫者圖而觀之畫英物也必爲遠慮公其勉之  
定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二十年前上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王安石用雍言果驗云

李待制師中在仁宗朝因邸吏報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爲今鄆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世貴其先識

卷一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兵部韓宗師問宗丞程伯淳曰今日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

初劉誠意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

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謁賈磁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冕見其膽不足而去。又謁方宮珍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謁我。太祖入其境。便傾心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樊升之曰。易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然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皆自然神至之符也。寧待形迹擬議。思慮卜度哉。此惟聖人然後有之。亦不必聖人也。豪傑之士。往往有之。噫。所謂識者。無非神也。神有大小。淺深精粗而識。因以判焉。若夫倚辦于見聞。推測間矣。焉得神。

智品卷之二

妙品一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眾何。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謳。女爲我和。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齊桓公謂管夷吾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及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

卷二

二

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壻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逆謀必忠不撓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卷二

三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女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

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

卷二

四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薺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薺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阡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棗若此則空閒有以

相給資則北郭之民有所讐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吉桓公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於是制國以爲

卷二

五

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

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饔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子伍整於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旣成令勿使是故國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睦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

卷二

大

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食女母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至

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卷二

七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斤澤山間垠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

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  
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  
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  
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帥置屯  
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  
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  
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  
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  
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  
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農

卷二

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  
其根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耻若此則菹菜鹹鹵斤  
澤山間壤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  
者不衝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  
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  
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  
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  
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

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  
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俗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  
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  
管子對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  
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  
齊若流水

卷二

九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  
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衆八寸者八千七  
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  
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  
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  
得人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  
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  
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  
陰里之謀也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每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于梁父者令天下諸侯曰諸侯從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買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卷二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

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哀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

卷二

十一

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予使吾萌春有以傳  
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  
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  
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  
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  
於此此之謂反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欲以東  
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  
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  
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  
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  
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  
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龍鬬於馬渭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  
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  
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  
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  
鍾鼓之聲吹笙篴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  
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  
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  
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  
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  
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  
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  
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給管子對曰惟繆  
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  
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  
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  
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貪萌使有以給  
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  
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

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翫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鬻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翫燕水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賈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裒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語

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相賭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纈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羅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立功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

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于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籍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鴈臬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公子重耳出亡于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振髮而應之曰吾鳧須也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

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也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奢奢而目而見我邪汝曰若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于鳧須矣君請赦鳧須顯出以爲名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于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翁然晉國皆安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園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假之人也然且至而

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取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此力也至于說人主不與子比智也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受諫者聖君受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黷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

卷二

十八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反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見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罷罷楚人歌之曰新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

人乎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厠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柳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見曰臣聞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王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塋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

卷二

十九

王六蓄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腹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藋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

海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  
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  
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  
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月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周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齊景公常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樹菽粟食鳧雁出  
而見殯謂晏子曰此何謂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

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  
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  
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  
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  
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  
與百姓同之則何殯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  
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圉府惠不遍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  
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  
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殯何足

恤哉

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則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  
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畫被髮乘  
六馬御婦人出正閭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  
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  
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則跪擊  
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下大夫之  
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則跪以辱社稷  
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  
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  
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  
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  
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拔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  
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  
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  
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  
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  
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故反  
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  
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亦加焉而況  
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  
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后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  
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鼫於君拂也君  
胡不問於鼫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  
何必鼫哉遂輟田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進  
朝侍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  
歎何也合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  
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趙襄主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  
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  
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遠  
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  
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  
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于公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  
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公曰客子爲樂對曰臣不能  
爲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  
昧死御公曰諸咎犯申其左臂而屈五指公問于  
隱官曰占之爲何皆曰不知公曰歸之咎犯則申  
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楮盡而峻城關二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使士渴四也  
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犢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  
得達公曰善乃并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亡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其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隄爲陵于荆臺未常有特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

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恐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于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義禮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蓬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蓬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

財三者固可得而託也。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吳善用之，釁釜黃生于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釜黃生于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哲，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哲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還重于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既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夫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恠恠，顏乃趣救之。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吳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

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大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

卷二

五

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

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

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

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

釋交而固桓子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

亦與之桓子又求蔡羣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

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

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

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

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

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

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

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

所嗜好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

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

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

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

智伯

卷二

五

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

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

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

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如倉

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曰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鋏鋏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達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千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智品

卷二

三十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三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于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

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智品

卷二

三十一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見王曰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方能商臺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先以兵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嘿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

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鍾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后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

子曰善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于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

豈用強力哉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爲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而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并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宣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

卷二

手

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愛民之饑也田取而食之寡人愛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

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

卷二

手

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

曰子無罪于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熟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

卷二

七

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中山安平君以備備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

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蓋王車屬凡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

卷二

七

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樊升之曰高帝曰三者皆人傑吾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擒也噫羽豈獨有一增而已哉張韓陳平皆羽之臣也羽不能用乃走而歸漢高次及南陽之士皆更始之臣也更始不能攝故望風歸



光武二荀陳郭皆袁紹之臣也袁紹不能用乃走而歸曹操自古興王之佐皆敗主之臣信哉夫曹操稱能用人才矣九州百郡十有其八可謂盛矣而徐怨之謂玄德曰將軍推誠與人人士樂用終濟大業曹公雖強無能爲也噫然則玄德公之誠信德量又豈操所得而擬哉今觀諸葛公之託孤五虎將之忠勇用命黃公衡之死而心歎此皆自古帝王所無使備得盡其用者誅操如誅狐兔何足道哉諸葛公當年出茅廬者正此意耳雖然此皆不世之才得一士而可

王者也然人才亦何常有賈山曰夫磽确之地雖有美材不得生焉江臯河瀕不材之木無不隈大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故董允蔣琬費禕之徒賴諸葛公而顯而有宋如康伯可陳亮韓彥國館師之屬皆自沉沒惜哉吾是以痛恨于暗主也雖然又何止是管仲遇盜取二人焉其所使于諸國如公子舉者三人皆曲細之人也田忌策盼子之爲人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能存耳嗚呼聖人得位天下之人皆才也夫使天下之

人皆才聖人亦何事哉坐而據天下之圖而已矣

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疆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

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侍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疆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終身也太後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

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

卷二

四

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

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卷二

四

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蠶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

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  
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  
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  
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  
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  
顧難爲陰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  
疆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之殺  
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

卷二

四

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  
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  
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  
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  
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歲漢長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  
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  
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  
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  
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  
外黃當亢者

卷二

四

韓廣至燕燕人因之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報殺之以求  
耳陳餘患之有所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  
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  
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  
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  
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  
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

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王無東意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殺之良遂間行歸漢朱子曰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張良素多病從帶人關卽舉引不食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陳平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

上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

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要曰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送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

卷二

早六

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

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因問守尉及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謂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于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于靈丘

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卷二

梁孝王

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迺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緼請火於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夫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梁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難

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佗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

卷二

五十

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田叔爲魯相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

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患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卷二

五十一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還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



使杵曰雅春於市

武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仙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朔睹方士虛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知其謾詫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詫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

卷二

卷二

卷二

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樂奈何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于是方士晝寢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喙髯髯類馬色郭郭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苛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齊

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由此朔日以親近

武帝乳母嘗于外心帝欲中意乳母求東方朔朔

曰此非屬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

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待側

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

雄心忍亦深有懷戀乃悽然愍之即救免罪

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

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類短小宣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地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

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宣帝卽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亦未有言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倖仔爲皇后

薛宜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懽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

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懽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懽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

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訓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宜爲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奏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今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梗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宜卽以今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

可憐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鎔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  
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  
乃自乘輕騎案行郡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  
諸將衆遂數十萬開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新市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  
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誚事新貴秀戒續曰此  
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

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  
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不肯拜更始收稷將誅之  
續固爭李軼宋鮪因勸更始執續殺之秀聞之自  
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  
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  
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  
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時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  
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  
冀四州尤甚各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撻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  
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  
懷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  
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  
帥賊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明帝爲太子時鄧興子衆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  
因梁松以練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父之義  
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  
遂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  
下獄死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辟

明帝以宋均爲尚書令均初爲九江守九江舊多虎  
暴嘗募設陷阱均下記屬縣曰猛獸爲民害咎在  
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愛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  
良善可一去陷阱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  
以樞機均嘗曰國家喜文法廉吏然文吏習爲欺  
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也帝善之

荀慈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  
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間慈多節相約不入苟  
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  
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

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  
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月餘罷歸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  
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  
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  
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  
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  
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既至就故爲  
設麥飯蔥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  
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  
不得已令去登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王烈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  
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  
免

郭嘉穎州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  
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  
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  
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  
不仕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  
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  
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  
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  
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  
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卽  
日赦出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  
得出乃反善寵

管寧與邴原華歆爲友時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  
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  
以待寧等寧乃處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  
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  
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鬪  
閱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  
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矣  
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

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發遣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曰國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

程昱事曹公日適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鄆城

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黃育矣

先主入益州張飛隨諸葛亮沂流而上至巴都巴都太守嚴顏初聞迎先主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及飛至嚴兵阻守亮謂飛曰嚴顏義不屈卿何以處之飛曰顏身為亡虜不降則死耳亮曰卿等方與劉豫州共定天下借資于蜀今初入人國如何殺義士飛曰已諭乃下令曰軍

中敢有害顏者誅無赦卒生獲顏左右將至帳下引見飛呵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便斫耳何為怒邪飛壯其言親為解縛延之上座謝曰卿豈不聞商亡而微子歸周乎劉豫州與振威俱託宗室一姓相承何用為嫌厚加禮意引為賓客亮謂先主曰飛武人也而義釋嚴顏有國士之風先主悅賜飛金五百斤銀千金錦十匹以飛領巴西太守封新亭侯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聞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丞相征南中孟獲率衆降遂至滇池南中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政教十年之內辯首可化為編氓此上計也亮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立

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舉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初定。夷漢初安。故耳。卒如亮策。

劉先主用法正言取劉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先主乃厚待靖。

法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殄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

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什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師。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

東曹掾楊戲。蔣琬時與言通。不應答。或以爲慢。琬曰。

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

魏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丞相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分。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以下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日。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

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涌。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售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魏軍次興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櫟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論未嘗切悞。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孫翊性峭急。喜怒快意。吳郡太守朱治數責論之。翊愬於吳主。吳主望治之督翊也。而素敬治。難自詰讓。忿忿不解。諸葛瑾揣知之。而不敢顯言。乃爲臣論以獻。其指以爲人臣之事。君能出其身以攻其所愛。此其爲國不顧身社稷。未必無係也。吳主覽而歎曰。孤聞命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校尉殷模獲罪。羣下多爲之請。吳主益怒。惟瑾默

然。吳主曰。子瑜獨無言乎。瑾避席曰。主臣瑾與模俱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幼歸命。至尊在流隸之中。蒙生全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荅萬一。至今模孤負國恩。自陷罪戾。模之過亦臣之過也。臣謝過不暇。何敢復開口乎。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

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來虛譽。亦遺山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瑯琊王入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祇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



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下壺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闓孔衍皆爲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土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

新書

卷上

本

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官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議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

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瑯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東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壽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壽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人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媒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瑯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桓溫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晉穆帝時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王羲之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軍士欲圖萬以安故止

本紀

謝安相晉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閒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此時方與客

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蘇東坡曰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

謝安知桓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傳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煥然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傳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智品

卷二

本紀

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且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不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王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且宜宥之

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選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

晉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奔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皇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太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趙思綰少時求爲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閉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丞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陳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

慕容垂稱帝于中山其子盛在長子謂慕容柔及弟會曰主上已東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

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  
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雋  
及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  
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  
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  
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張季鷹辭齊王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  
已大有四海之名者未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  
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  
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俄而齊王敗人皆謂爲見機

青龍時禁地多鹿有詔殺鹿者死并籍其家有不告  
者同罪禁地廣輪千餘里鹿日蕃息百姓病之是  
時蜀兵數犯境帝問曰柔曰安得猛士使守西界  
而虜不敢犯乎柔對曰臣聞聖王用兵百獸皆可  
使戰今禁地有鹿可萬頭陛下何不使之帝笑曰  
聞有驅虎豹而軍者矣未聞使鹿也柔曰何但鹿

亦可使昔衛懿公有乘軒之鶴而民不得餘杭  
稻戎人伐之公使國人途之國人不往皆曰使鶴  
今天下未一戎馬在郊正宜積穀養民以卒大業  
而乃有獵禁羣鹿暴犯殘食生齒民雖障防勢不  
敢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方今天  
下生財者少而鹿之所損者多卒有兵戎之役水  
旱之災何以待之于是帝悚然更令使民得捕鹿  
無傷禾稼

蒼梧漸行凶暴屢欲害蕭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  
軍府時暑熱道成晝卧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  
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衽  
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  
射棚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電箭射之乃  
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  
此棚何如

斛律光聞琅瑯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  
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  
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  
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

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白不復然願寬其罪

元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召其母子侍堂下觀景伯供虔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其心未也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乃聽遣卒以孝聞

高涼王那等破益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

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

李崇當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荀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歛引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尚書令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司空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羨之起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沈約曰廓固辭銓衡耻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暗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周遣杜杲送陳安成王頊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蒙

禮遣貴周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去年陳以  
魯山郡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  
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惇睦九族恕已及  
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  
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慙曰前言戲之耳待  
杲有加

智品卷之三

妙品二

唐太宗幸慶善宮大宴會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侍  
城王道宗諭之敬德拳歐道宗目幾眇帝不憚而  
罷謂敬德曰乃今知韓彭蒯醢非高祖之罪也敬  
德由是懼而自戢

帝以盧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拜謝而去既而悔  
之辭以疾帝怒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  
如人魏徵曰文宣狂暴狀魏儋除光州長史不肯  
行文宣赦之此其所以也帝曰然向者盧祖尚雖  
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  
宣矣徵善回人主意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變帝  
亦為之霽威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  
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

魏徵日親於唐太宗時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  
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耗昏不能  
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  
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致觀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以  
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年一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祥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布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與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知品

卷五

上

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后曰柰何有武氏臨朝萬萬之謠對曰陛下改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后大悟卽有歸中宗之意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寤他日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又曰夢雙陸不勝河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以警陛下乎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知品

卷五

上

東都次峭谷以馳道監黜河南尹及知規使等官璽曰陛下始巡幸卽以道不治罪二臣繇此相飭後必有受其蔽者乃免黜璽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愔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愔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

唐肅宗時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數干上前詆訐二人罪



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倭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倭死於是廣平王倭及李泌皆內懼倭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倭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倭曰先生去則倭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倭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不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管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泌及此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

僕固懷恩反刑部尚書顏真卿言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李抱玉弟抱真亦言朔方將上思子

儀如父兄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

李泌爲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

晉書

卷三

六

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軍手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

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山人李唐見肅宗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歎畏張后不敢詣西內遲乃往朝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

晉書

卷三

七

有不喙輒擊傷市人椎金鬲瓮盜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侯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還老嫗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

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郭惡子弟。以貨策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郭賴以安。秀實之力也。

涇川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

智忠

卷三

人

七

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其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載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慙服。德宗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

智忠

卷三

九

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

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歿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

智品

卷三

十

舊制天下錢帛皆貯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貯於太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復窺其多少。宦官盤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請出之以歸有司，帝詔財賦皆歸左藏，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李抱真當朱泚之亂，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

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雖豈可拾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真因退臥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留臂爲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部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智品

卷三

十一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受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鳴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

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如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蔽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

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勛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關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

臣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泌曰臣聞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墜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輩少華死之於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輩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

辛未嘗見也所以妖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

智品

卷三

七

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歸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

辛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智品

卷三

七

荒旁警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授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



強自慈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  
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  
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  
萬匹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  
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  
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  
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  
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  
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

智品

卷三

十八

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  
發左藏惡繒染爲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  
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  
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  
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  
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  
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  
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  
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  
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智品

卷三

十五

田者什五六

樊升之曰經畫區處以圖萬世之安則子產有  
言政如農工是也經畫區處以應一時之卒則  
子產遇火一切火政是也記曰怠則張而相之  
敝則掃而更之周悉委曲中人情合事勢賈生  
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山傳之名言  
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  
野平江伯之漕運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  
築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  
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

出如流水矣雖然歷觀前世畫當而行者有幾  
賈生且以憂死李范且以誅君車裂吳起  
肢解然則王荆公之于宋又何足怪也韓富諸  
君子持之于上吠形吠影之輩持之于下一議  
未立壞之者如蝟毛而起雖欲有爲可得耶知  
司馬不能過之于紹聖之後固知荆公不能得  
之于元佑之前也噫

德宗謂李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  
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  
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

增品

卷三

子

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  
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  
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  
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  
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  
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  
此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  
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  
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

增品

卷三

子

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  
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  
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軌奴自  
言本皇族見獄賣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  
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令捕送內侍省推  
鞠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  
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  
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  
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  
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軌奴等八人北軍之  
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  
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  
上亦有之泌曰軌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  
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  
李泌在德宗朝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  
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  
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  
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  
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  
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長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遲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必見陝州進秦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仇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

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

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必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

生汝爲我賞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去向

李泌在德宗朝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

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

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處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

身泌曰臣之上意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泌感激速還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臯至潤州泌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泌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

唐紀

卷三

唐紀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

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

唐紀

卷三

唐紀

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

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典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

智品

卷三

三

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且卽降白麻除典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需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暮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歟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裴度爲相時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

智品

卷三

三

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

淮西將李祐有勇李愬擒之待以客禮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謀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喜曰罰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或與同宿密語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

智品

卷三

三

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李愬之夜襲吳元濟也用降將李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磯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轡發刀鎗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澤阻輿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愬不敢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

城雪甚城旁皆驚驚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

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余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卽單騎來降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廝役悉用其

智品

卷三

三

舊

鄭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緊移黃巢文謀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羸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高仁厚圍楊師立於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

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高仁厚攻圍楊師立夜二鼓忽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大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

智品

卷三

年

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開賊昨夜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

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曰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復出矣高仁厚受命往伐捕盜使楊行遷討盜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獄云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厭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朕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



以安眠飽食晷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

卷三

三

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實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

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

卷三

三

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將軍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

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楚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鉄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鉄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

宗

卷三

莊

宗大怒叱去斬之伶人教新磨者率諸伶走追

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唐主良太祖威名用間於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餽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問乃不行

馮贍知梓州繼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淵聚亡命三千餘衆於村民夜攻州城贍口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槌相擊耳可恃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贍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等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

宋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難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

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閤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

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情皆普之謀也郭進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訴公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口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賊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

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使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

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太宗不豫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錄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

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

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放乃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

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王旦爲相時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

王旦爲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

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

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諫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曹瑋爲邊將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泣

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璋又使論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襄王

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以準叅知政事

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王曾疑太重丁謂執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會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蹴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嘗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旣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旦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

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責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由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告中外一云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畧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選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

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

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

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惟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攸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張乖崖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於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馳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千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皇祐二年吳中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衍義而吳人喜就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駁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宴然仲淹之力也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趙清獻公忬熙寧中以太資政知越州兩浙歸鄉米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公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程顥爲鄆縣簿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狀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

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州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

辯

東坡論高麗進奉狀曰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資金塔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遣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奏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

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宋張方平知諫院值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

卷三

自序

宜第今日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愆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洲劉綱繳奏偽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以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



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縛社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璫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璫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种世衡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墮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

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卽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至部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輯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那有可觀淮言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歛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九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趙汝愚先用韓侂胄通宮掖立寧宗事成加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

邵靈甫宜與人僦儻樂施予家蓄數千斛歲大饑或人請糴荅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曰

衆饑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  
泅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轍盡溪入  
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誠得救荒之法

金宣宗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  
鄭氏以年老侍側宣宗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姐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  
閤寵貴妃陰發機慧嘗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  
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  
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  
立皇太子守緒

元康希憲受命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與魯  
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  
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  
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  
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  
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  
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  
鄰與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  
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越甘州  
廉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

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  
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  
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出  
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

虞允文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  
選之自中書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  
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  
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  
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

光顯狀恐不免爲人構間今爲我飲此酒切勿如  
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  
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敢忘  
也乃再飲而別後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明  
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  
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  
百餘字乎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  
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國初陳壁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  
海牙茂才等相望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

攻兆先營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旁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我又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

陳友諒戰敗鄱陽高皇帝遣書令速決戰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軍之戰死者

成祖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修撰李貴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定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止

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率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穰碑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

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初仁宗監國時命皇太孫出居庸迎太行皇帝龍舉皇太孫瀕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妨偽仁宗顧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亦開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仁宗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因顧士奇曰汝此

智品漫記

卷三

五

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乎宣宗崩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兵部侍郎鄭瑩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將誰歸竟寢

景泰中帝意欲易太子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為之嘿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智品

卷三

五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弘治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收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

智品

卷三

五

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時以孔鏞爲田州知府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盡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

智品

卷三

五

元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爲行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今開門去衆請從主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出戰門前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匪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胥裸人於樹者彌望見鏞呼號求救鏞問人乃庠序士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及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敕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

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鑄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鑄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鑄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鑄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鑄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鑄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鑄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旣効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卽解縛還其中裾諸生奔競去鑄鞍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鑄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鑄

任不復出

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鑄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鑄入復閉門鑄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

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蘄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塲准爲縣明年田租聽電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厰者頃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今且沃錫旬日畢辦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

陽明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名陶白  
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  
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獻兵一千名萬  
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  
平衛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中量留湖  
兵及調武靖州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  
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  
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  
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  
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稠狼卒憑藉兵力以

智品

卷三

五八

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  
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  
索皆言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  
隙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  
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  
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  
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  
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稿以魚  
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  
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

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  
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  
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迫既往之  
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我官府亦就實  
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就爲之選  
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流散一面清查侵佔田土  
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  
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  
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

智品

卷三

五九

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  
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待於甲兵者也  
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情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  
上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  
衆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  
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騰  
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  
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  
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  
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請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等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陽明先生見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于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

智品

卷三

六十一

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上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

智品

卷三

六十二

新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

任憲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

計年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酋長黃金泉盧珂等果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王文成公初撫贛時見各屬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藉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

智品

卷三

公

五

軍卽倩狼達乃行文各兵備官曰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問戍以典師豈以一州八縣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近據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于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于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

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敢千人

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選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

智品

卷三

本

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後廣東韶州府申欲留兵防守公復諭之曰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各掌印官務體立法不得已之意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

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徂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

智品

卷三

本朝

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王文成公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曰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智品

卷三

六十五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閑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

獬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獬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獬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材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

智品

卷三

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致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謫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

江陵曰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境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緝四方奸徒毋令教唆誘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有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屈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至紛紛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

智品

卷三

或云某官羅姓者曾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於河卽嬉笑舟邊羅君遣人禁之男女鼓譟大罵人多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告之縣稍鞭數人既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懼其相整也相聚求預備之方羅公亦心計之是日又泊舟此處大言曰此處民被我前處治一番今乃大變好了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樊升之曰天下之事一而已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是以壯馬健兒不如老婦吹簫虎步淮南亦有元龍三書王文成公曰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

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當時釋思田  
作其新附之氣揭斷藤而掩其不備之機疾如  
雷霆翕若風雨可謂妙矣雖然猶不難也至其  
一切處置之妙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  
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者其妙又  
何如雖然猶不難也其在南昌忠泰引軍塞城  
洩發啟隙禍在反掌而先生處之所以怒敵而  
附我者蓋妙於無形而入不可知之神矣夫我  
賞而彼禁則衆將何怒民去而城空則衆將何  
乘而北軍不習水土死亡日有先生遇之拊棺  
嘆息厚與餽錢一以撫其衆一以憐其情時新  
經兵火命民祭享陷陷莫亡家家哭泣百萬之  
師聞之一時愁怨泣下前無見敵之利而後有  
鄉關之悲直我而不直彼怨彼而不怨我忠泰  
雖欲不歸得乎垓下南哭泣壯馬健兒  
誠哉不反故坡公聖於文者也譚笑怒罵皆是  
文章曹公聖於兵也拊手歡笑卽是兵機然則  
妙豈在遠遠卽不妙矣故曰因其固然